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續編（一四）

盡言集

宋劉安世撰

孔氏祖庭廣記

金孔元撰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宋張栻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四部叢刊續編史部

盡言集

卷一至卷十三

上海涵芬樓景
邱常熟瞿氏鐵
琴銅劍樓藏明
隆慶覆宋刊本

盡言集序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噐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

二聖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哉噐之在諫垣專
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參
識其人讀其遺藁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
月日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知温州軍提舉學
事兼管内勸農使張九成序

刻盡言集序

吾友銅梁張肖甫飭兵大名大名宋元城劉先生鄉也肖甫乃刻其盡言集以風示宇內移書要余序曩余與肖甫同游大名數謁先生祠歎其言不傳其後於京師錄斯集於李文達公之裔孫錦衣汴所誦之輒扼腕憤歎熱衷而汗顏媿不能如先生盡言也乃今肖甫刻之是宜余序序曰昔孟軻氏稱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致不動心故也先生遭宋熙豐之後爲司馬光呂公著所薦職諫官累



歲正色立朝數犯逆鱗小人乘之譖以投荒凡
今甲所載遠惡地無不周歷蔡京卞革期寘之
死梅守勸使自爲計先生色不爲動既老梁師
成欲大用之而使人諷爲子孫計先生曰吾若
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嗟乎斯豈富貴貧賤威武
所能動耶蓋先生師司馬文正終身致不妄語
之功友范祖禹同心知諫而厥考太僕公介行
危言讞不得爲諫官母夫人又勉以捐身報主
其父母師友之賢忠孝正直所繇成也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斯集也人臣之龜鏡也哉初先生

自謂不爲子孫計今去先生四百餘年其後人在杞者詩書世業科第嗣興當時附京下佞師成計子孫者今何如哉肖甫好古崇賢計世道乃刻斯集其有所感也夫

隆慶庚午冬十二月甲寅前進士金華陸東序

刻元城先生盡言集序

余少聞長者言元城先生直言被竄事心竊壯之稍長爲儒生至郡謁先生祠輒低回留之不能去則私臆以爲先生在當時目爲殿上虎其忠言讜議當有著成編帙皎皎在人聞見者何宋史之寥廓也及讀其門人所爲語錄則又蕪漫不足發而文詞亦不少槩見於心甚弗當豈所謂殿上虎者固盡是耶去歲銅梁張壚山公憲副來鎮吾郡亟慕先生欲標榜以式後進求先生遺言不可得博搜之久乃得其盡言集於

大梁

宗藩西亭處則大喜而集仍手抄不便傳誦因命郡守暘谷王君清戎雲嶽朱君司理龍陽蔡君梓之成會公以文武才擢陝叅政治行有日猶以序命余曰公先生里中公敢言類先生是序公不得辭且集湮沒二三百載今始顯出詎謂無待余承命逡巡曰唯唯否否何敢當第先生之所以盡言與公之所以刻是集者則不可以不之序也序曰夫古稱盡言者至龍逢比干極矣在漢則有汲長孺在唐則有魏陸二公

在宋則有先生而先生之爲諫議正當熙寧元祐章惇蔡京諸黨進退之間而宋北狩南渡未然之際乃先生之所建白每以辯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攻擊章蔡諸䟽至二三十上不止甚或犯主顏色雷霆震怒旁觀縮朒先生則少停復奏不爲竦撓嗚呼其亦苦且危矣語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先生謂乎使先生之說果行則章蔡可以不橫元祐可以不疊徽欽可以不北而高孝可以不南宋之社稷至今存可也柰之何鑿柄之不入而春循梅新高竇

雷化諸蠻烟瘴雨之區卒爲先生奉母延喘之
所也悲夫然於先生則何病矣徒今後之論國
是者惟三致嘆於當時之君臣而已且先生之
所以能盡言若此者蓋緣先生久從司馬公游
得誠之一言爲盡心行己之要而求誠之功又
始不妄語所得固非淺鮮者故能誠以事主引
是非爭天下大體死生禍福視如浮漚而將與
孟子剛大不動心者埒矣由是觀之先生誠何
如人哉先生誠何如人哉今去先生久矣而鄉
後進小子仰先生如太嶽北斗之不可即縉紳

大夫游吾郡者聞先生風則思願為之執鞭而
有不能孰謂忠義之心果古今殊乎夫君子愛
其人則思永其傳希其踪則思踐其實茲集出
將使後之論先生者得與龍逢比干諸公同游
而鄉後進與縉紳之仰止先生者各砥礪其廉
隅節槩以無負先生而特事國運且有賴斯固
壚山公與郡太守諸君刻布是集之意已然壚
山公蜀人也昔蘇長公稱先生為真鐵漢至今
名為確言乃公亦炳播是集殆又為先生之鍾
期乎然余則非其人胡足為先生序亦少致嚮

慕之私云集凡三卷刻之郡署中

隆慶辛未正月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前吏科給事中郡後學石星撰



劉元城盡言集序

古人所謂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言非難盡言為難盡言非難盡言於君尤難噫若劉元城先生者其殆能人之所尤難者耶先生魏人也宋時舉進士初除諫官即欲以直諫報主又慮坐是罹罪貽母氏憂乃入白母太夫人欲辭職終養即是可以覘先生之孝母太夫人述先君子欲為諫官而不獲之故再四勉慰強使就職先生拜謝教及入諫垣遇事極言畧無顧避即是可以知先生之忠古人謂出處可卜事業先生

忠孝根於天性故其出處大致如此閱盡言集
中如論胡宗愈除職不當至二十一疏論章惇
蔡確強買譏訕各至十一二疏他多類是正言
讜論百折不迴必斥其人寢其事而后言乃已
於乎以一介士而與萬乘之君角勝負校是非
於雷霆之下斧鉞之前真乃批龍鱗觸忌諱瀕
九死而不回者廷臣所謂殿上虎坡公所謂真
以是與龍逢比干而下如先生者廼僅
逢比干不幸而死於諫先生幸而得不
竄逐炎荒遍歷惡域幾十數年而卒

得全軀以歸然則所學於司馬公之誠至是益可驗矣或曰集名盡言取言無不盡意也得無與不妄語者相戾乎余曰世之高談闊論者孰肯吐肝披膽於君前而犯顏敢諫之臣多得之深沉不伐之士吾是以知盡言者固自不妄語中來也是集也廬山張公祖購之四方者累年一旦於汴中

宗藩西亭氏得之如獲拱璧然時尚抄本也迨隆慶庚午公以蜀中鉅儒奉

命節鉞天雄下車即訪元城故里遂錄而鈔諸

粹與先生語錄行錄並傳於世既成囑余叙諸
簡端余曰先生之芳聲偉績直與天地齊日月
炳奚俟余叙為者第余忝與先生同桑梓而高
山仰止之思不能一日釋諸懷且張公之誠心
直道大類元城而一念秉夷好德之衷又勃勃
然有不能已者余兩重之是以敢忘蕪陋而謬
為之叙若廬山公之芳聲偉績與元城同垂不
朽者又自有太史公筆也余何容贅焉

明隆慶辛未春二月朔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前行人

司行人魏人右川張應福誤



卷之三

九

元城先生盡言集目錄

第一卷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論命令數易一首

論寺監官冗一首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二首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二首

論歐陽棐差除不當九首

第二卷

論御史黃庭堅事乞行辨正二首

論韓玠差除不當二首

乞罷近臣列薦事一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一首

論買樸坊場明狀添錢之弊一首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一首

論何洵直差除不當二首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一首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一首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一首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一首

第三第四卷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十一首

第五卷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十一首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四首

論謝懔賜進士出身不當事二首

第六卷

為歲旱地震星殞乞下詔罪已許中外極

言關政諸路賑濟警備賊盜等事一首

為愆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後一首

為愆亢乞罷上元游宴二首

為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一首

為愆亢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卹刑一首

為愆亢乞罷春宴一首

為歲早乞講荒政一首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

根治事三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一首

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游宴事一首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一首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獎用事一首

奏乞罷修城壕三首

論蔡確不合陳乞穎昌府一首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饑民一首

第七卷

論謝景温權刑部尚書不當九首

每黃二首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一首

論趙尚無名進職等事一首

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一首

第八卷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十四首

奏乞罷畿內保甲一首

論黃廉除起居郎不當事一首

論陝西塩鈔鐵錢之弊一首

第九卷

論蔡確作詩譏訛事十二首

論曾肇知鄧州不當事一首

論樞密院闕官事一首

論畿內買草事一首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一首

論周禮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一首

第十卷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六首

第十一卷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二首

權給事中封駁沈括除命一首

論沈括吳居厚等牽復不當二首

論臺諫官甄乞內置籍二首

論役法之弊一首

論堂除之弊二首

論乞更張常平之弊一首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四首

薦傅堯俞蘇頌可任大事一首

第十二卷

論楊畏除御史不當五首

論大河利害五首

論修河物料科買搔擾事一首

乞諫官各鑄印事一首

論犯賊人於寄祿階改左右字不當事一首

論執政不合留占配軍充宣借事一首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二首

乞早補諫員等事一首

論朋黨之弊一首

第十三卷

論鄧溫伯差除不當

引疾乞宮觀事一首

乞別差官看詳役法事一首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事七首

應詔言事

時為寶文閣侍
制樞密都承旨

盡言集目錄終

盡言集卷第一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右臣近被聖恩擢寘諫列內惟譎薄媿無以稱
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 陛下所以不
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為朝廷美觀而已
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
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
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
意盡愚臣平昔之所學惟 陛下毋憚煩而試
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



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
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
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
也今 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
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
他哉特以 陛下至誠虛已首開言路故人人
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
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

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 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 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為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 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

而不敢受若果出於 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邪則 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惟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 陛下視今日何如 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為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

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為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瞽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叅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命令數易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

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
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
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
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
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
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
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
允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
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
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獨除者吏不

知所守民不知所從來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
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
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
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
居無事之時輕嫚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
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為
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
大臣公心協謀博極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
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
憚於嚴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為審讀以應故事

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駁之職庶
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取
進止

論寺監官冗

臣伏見先皇帝考古職典建置治官天下之
務必總於三省散隸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
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
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即政之初
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
之慮是以專置官司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主

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議者處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少卿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衛尉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增乃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為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謂臯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

是二垂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
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
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
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爲切理今百
司申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悉稟六曹
不惟虛煩文移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間多
異同内外有司艱於遵奉加以官吏猥衆糜耗
廩祿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酌典故
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
省之或事務實繁及政體所繫不可罷者亦宜

裁為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

右臣伏見 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
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
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
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
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寢
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
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
門恐非 祖宗之意伏望 陛下明詔執政今

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
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
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
使

再奏

右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
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
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
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
紳宿望始効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

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弊原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倣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

右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

只是數處閑慢監當司務原其深意蓋謂父兄
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是要劇為大臣者既
不能人人為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振滯淹提獎
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為子孫之謀援引親屬並
據高勢根連蒂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
膏粱之驕氣寢成大弊有不勝言是以 祖宗
立法務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違自王安石秉
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
十年間廉恥掃地 陛下踐祚之初厲精求治
剡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

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而在位之臣化上之德宜盡忠交儆務為正直而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條列其弊屢欲面奏偶以秋暑尚熾伏恐久煩聽覽用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除尤多不協物論是以不避煩瀆聖聰湏至具章疏論列臣伏見太師文彥博之子及為光祿少卿保雍將作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民近遷都水監丞女婿任元卿堂差監商稅院孫婿李由堂差監左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

陳乞之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勣今年
知潁州纔及成資召還為少府少監希純去年
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丞女婿范祖禹與其
婦翁共事於實錄院前此蓋未嘗有而次壻邵
觥為開封推官公著纔罷僕射即擢為都官郎
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
士未及又擢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瓌寶亦自
常調堂差知咸平縣妻弟魯君貺今年自外任
擢為都水監丞姻家張次元堂除知洛州胡宗
炎擢為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

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
日拔擢除授也官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
近方收為堂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壻趙演宰相
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壻王讜京東
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
拜相之初即用其姻家韓宗道為戶部侍郎妻
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毅近自常調堂差知長
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檢院臣聞
鼓檢院乃天下訴寃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為
之熙寧初嘗以宰相子曾孝寬判鼓院是時言

者以此論奏即今罷免而公亮陳乞監皮角場
此近例也孫固及右丞王存姻家歐陽棐除
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郎宗愈之弟宗
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棐外未聞其
入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
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臣
之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之所共知其所不
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于茲四
年未嘗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為
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為忤此臣之所甚懼

也昔崔貽孫為相未踰年而除吏八百員不避
姻故之嫌後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
藉口而欺罔世主臣常疾之今考其傳蓋亦有
說且唐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兵興政事紛亂
官賞差繆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
賂盛行剗塞公路網紀大壞常袞當國力懲其
弊凡奏請一切杜絕而矯枉過正賢愚同滯及
崔貽孫之相則薦舉者惟其人推至公以行之
故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後之大臣能如貽孫之
盡公則縉紳之間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黨所

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
過飾非及致人言又從而尤之亦已過矣今上
等知州通判在京寺監宮教畿內知縣之類號
為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資任未至甚高固若不
足寘如議論而常調之人一蒙選用即今後每
任例得朝廷差除不復更歸吏部以上較之僥
倖不細况有司員多闕少四方寒士羈旅京師
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又守
二年遠闕則世祿權要之家何幸而踈遠平進
之士何獨不幸也臣伏見自来畿內知縣皆選

士使能之地近聞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大夫皆謂毅素號闖茸亡狀特甚止緣范純仁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間人材粗堪或到官已久未至曠職固難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盡罷但以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衆論喧然為之不平者久矣竊恐陛下九重深遠不能盡知故敢畧具所聞上補聰明之萬一伏惟機務之暇留神省覽仍願陛下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庶幾不廢

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貼黃

臣孤立小官蒙陛下誤有拔擢寘
在諫垣苟緘默不言足以全身保祿
而今日之論遍及柄臣既犯衆怒決
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
陛下亦非敢招撻大臣私事以為捍
闔之說蓋得於衆論所共不平者須
至一一奏知惟乞聖慈特賜詳察

又

臣方欲發奏又聞除知貢州錢暎為
福建路提點刑獄亦是呂公著姻家
其勢如此不已臣故不敢不亟論也
願陛下早以臣言戒飭輔臣

又

內歐陽棐除省郎不當臣已別具狀
論奏亦乞早賜施行

再奏

右臣近曾論列朝廷差除多涉嫌疑頗招物論
及新知長垣縣宣德郎王毅尤為闖茸人皆傳

笑欲乞特行追寢至今未蒙施行日近復觀除
目內奉議郎程公孫堂差監在京都商稅院葛
繁軍器監主簿臣聞二人者與執政皆是姻家
衆論益喧無不憤歎以謂孤寒之士待次選部
動踰歲月不得差遣及有注授二年遠闕今公
孫輩本係常調止緣執政姻戚而京師優便之
職無名輕授墮紊紀綱滋長僥倖甚非所以稱
陛下為官擇人之意伏望聖慈罷王教程公
孫葛繁新命以伸公議

貼黃

臣聞程公孫乃呂公著男希純之妻
兄葛繁係范純仁之同門壻而執政
徇私牽意無所顧憚如此之甚竊慮
陛下體貌大臣重傷其意欲乞去此
貼黃付外施行

論歐陽棐差除不當

右臣近聞大臣嘗薦考功員外郎歐陽棐謂有
史才朝廷過聽遂用為著作郎中外喧傳皆謂
大臣不當輕進姦慝誤陛下知人之明累公
朝責實之政臣忝在言路義當論列不避委曲

上頌聖聰按棊憑藉閱素無聲問才旣暗陋
性復回邪造請權門不憚寒暑與程頤畢仲游
孫朴楊國寶輩交結執政子弟叅預密論號為
死黨縉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齒豈可叨竊
誤恩列職太史昔劉知幾之論以才學識為史
官之三長今棊諂佞淺薄背公成朋雖有口耳
之學亦何足取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材如此之
甚伏望聖慈因其辭免追還新命非惟少抑奔
競之風庶亦漸消朋黨之弊

貼黃

勘會著作郎之任典領國史清切嚴
重非他官之比自來由此遂為兩制
豈容小人輒爾冒處伏望別加遴選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歐陽棐朋黨邪佞不當塵玷太
史伏蒙 陛下特徇公議已令追寢縉紳傳誦
莫不相慶如聞近日復授集賢校理前後反覆
臣竊疑之恭惟 祖宗以來尤重館職之選蓋
將養育成就天下之才以備朝廷緩急不次之
用惟是行義著顯問學高明卓然有聞於時尚

猶召試而命爾後或詔執政俾薦所知數十年
間纔三四舉何嘗輒以名噐私假匪人如柴亡
狀已具前奏旣不可當著作之任豈宜復充館
閣之選不試而授尤非常典臣恐姦邪浸盛壽
害日深與其悔於已然不若止於未兆伏望聖
慈念君子小人消長之漸繫朝廷治亂盛衰之
機罷柴館職以慰正人之望

第三

右臣近以歐陽棐旣罷著作復除集賢校理不
試而授尤非常典再具論奏乞行追寢今已累

日未聞指揮按斐問學未優趣向淺近考功之
政暗滯亡狀特以陰邪附會取悅權貴是以造
為虛譽名過其實執政大臣姑欲成斐而不論
人材之如何公議之可否廢 祖宗之典故而
與臺諫立敵此乃衰世之弊風恐非聖朝之美
事伏望 陛下特垂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罷
斐館職以抑朋黨僥倖之弊

第四

右臣近為歐陽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兩具
論奏皆為執政沮抑莫肯依公施行須至再瀝

書言集卷一
一
懇誠上瀆聖覽臣聞

祖宗設館職之選所收

天下之賢才而長育成就以待不次之用自來
必求文學行誼卓然有聞於時者然後以朝廷
之旨召試而命之 仁祖中年始詔執政各舉
所知 英宗紹統亦遵故事未嘗不加較試遂
授職名惟是臺省之官縉紳宿望或累持使節
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槩猥以庸
才徒藉闕閤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因緣附
會造為虛名遂致呂公著薦充史官孫覺舉以
自代而執政止為二人稱獎共力主張不議人

才之不堪公議之未厭苟徇權貴之意輕廢
祖宗之法臣誠愚直私竊惜之况 陛下平日
用人或有未允臺諫論列不憚追改豈有緣大
臣之繆舉而不卹衆人之公言才罷著作復除
校理竊弄朝廷之威福蒙蔽 陛下之聰明臣
若不言則為負國伏望聖慈察臣志在徇公深
疾朋比特除中旨罷集館職振人主之威令破
執政之私謀非獨賤臣免廢職之譏亦使小人
無幸進之漸

貼黃

歐陽棐自來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
孫朴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
縉紳之間號為五鬼又與王存係正
親家附會權勢不畏公議今來執政
顧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聖慈
只作中旨罷棐館職所貴大臣見
陛下耳目寢廣周知外議除授之際
稍有畏戢

第五

右臣近為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三具

論奏未覩施行雖屢瀆天聰難逃罪戾而不協
公論終決是非輒復開陳敢冀採納按棊姦邪
庸陋亡他行能資藉家聲傍倚權勢以獵取虛
譽大過其實昨在考功殊不事事升降予奪多
執偏見士人被枉凡有申訴棊必遷怒曲生詰
難行移會問動經歲月孤寒貧窶之人困於留
滯往往破壞資考苟求出都嗟怨之聲播在群
聽方朝廷綜核名實宜在降黜遽聞遷陟俾長
著作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不旋踵直除校理
進退無義臣竊惑焉若謂棊之文行政事足以

厭服士論邪則不當罷著作之命矣惟其人材
亡狀如言者所奏是以收還新恩用慰公議不
識何名復授館職前日之罷是則今日之授非
也今日之授是則前日之罷非也 陛下以此
觀之則是非可否之論決矣或者又謂大臣掌
有論薦重違其意遂貼職名審如此言尤為不
可昔申屠剛以謂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
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人主猶
不得以私之而况大臣乎伏望 陛下謹守
祖宗之典章慎重朝廷之名器稍收威福之柄

杜塞僥倖之門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棊館職示天下以至公之道不勝幸甚

第六

右臣近以歐陽棊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四具論奏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朝廷之視館職固為細務而所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開陳者豈獨以棊之人才不堪蓋所可深惜者國家政事之大體也臣竊膏思之太史之任誠儒學之高選陛下既用言者之奏罷棊著作不識何名直除校理以品秩言之雖在著作之下以恩

數論之則過於著作遠矣今禁之寄祿官已係
朝奉卽若帶館職則來歲郊禋便得奏薦子弟
是名為降等而實加厚也且以人言而奪其新
命曾不旋踵而所授反優於前日朝廷予奪取
舍之體固當如是乎臣伏觀 陛下即政以來
未嘗不以至公為治如隸亡狀必無所私而臣
反復論列至於四五區區之誠未蒙開納雖朝
廷之微意莫可得聞而中外之公議均謂不可
臣既有言責苟未斥逐終不敢泯默以負 陛
下圖任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

事理罷棊館職以慰縉紳之望

第七

右臣昨以歐陽棊除館職不當臣累次論奏至今不蒙指揮近日復聞用為職方員外郎除目既傳中外駭愕何者棊以陰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昵之勢百日之內三被榮恩雖臺諫交章盖有不能奪者而又繼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無復有公議也臣既有言責目覩僥倖苟不反復開陳以破小人之情狀則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是以願終言之去

歲左司諫韓川嘗言王伯虎鄧忠臣以謂不堪館閣之選二人者特以人才不高或曾經罪廢雖已叙雪尚皆落職授外任差遣今隸才旣猥下性復愴回已交結執政子弟預五鬼之目為清議所惡加以考功亡狀屢致人言固已置而不問偶用大臣之薦驟遷太史之職 陛下幸聽臣等論列而大臣亦恐甚喧物議遂令追寢自尔姦邪朋黨耻於不勝爭為游說必欲復用於是有名直除館職臣累疏極論不蒙施行縉紳之間皆謂伯虎忠臣孤寒之士無人主張故

韓川一言而遂令罷免棐則以大臣力主而執政多是姻家故愚臣之論至於五六而猶不能回 陛下以此二事對而觀之則朝廷之公私可見矣今既力排公議使棐濫得美職而棐入館未及一月復授郎官慰滿其欲必謂臣等既為朝廷不聽其言無敢復議急加引拔以快私心滋開群枉之門以累至公之政下無顧憚漸不可長伏望 陛下特施睿斷稍正紀綱罷棐誤恩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而朝廷名器不為有力者可以幸得非臣一人之私願實

天下之所望也

第八

右臣近嘗以歐陽棐入館未及一月復除職方員外郎質之輿議皆謂僥倖太甚遂具論列乞行追寢今已半月未覩施行臣聞棐亦以恩命頻數人言藉藉居不自安露章遜避而近日傳聞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臣猶當援引義理反復抗論尤期開允庶不曠職若出於大臣之謀邪則不過巧進邪說癸惑聖聰阻遏言路以快其私意而已進言者必

曰柴嘗為郎官矣今復還之未見其過此則謬
妄之甚也且柴既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
職臣等論其不可章五六上是特用臣之言去
過復與一開曹則合公議矣然而力執正論必
貼以職者非館閣之清選優異於郎官乎又不
即時兼除省郎而復命柴主判鼓院者蓋郎官
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柴去
彼就此不見其有太優之迹足以解塞人言及
人言既已沮止不行而柴得就職旬日之間復
有此除是將朝廷爵祿之柄僅同戲弄使小人

用機巧而取之欺罔 陛下—至於此臣前章
以謂柴名預五鬼為清議所惡者非苟以流俗
不根之語妄加之也方今士大夫出入執政之
門者比比皆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
進不以道故此五人獨被惡聲 陛下試以今
日柴事觀之如王伯虎鄧忠臣孤寒之士用韓
川一言則皆落職外補柴則百日之內三被恩
命雖臺諫交章藐然不顧自非大臣力主而孫
固王存以姻家之故共為營助何以至此古人
以謂去佞如拔山者正謂此尔然則名號著於

前而事實驗於後雖欲以人言為妄不可蓋也
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又曰欲人不知莫若
不為苟有其實名必隨之安可逃哉今 陛下
富於春秋 太皇太后不出房闈正是辨別邪
正謹守法度之日而大臣好勝自任不卹是非
使 陛下納諫之美漸減於初年小人之道寢
長於今日臣竊憂之惟 陛下力主正道以折
羣枉罷棊新命慰荅僉言使姦邪無幸進之階
威福免下移之患非獨臣惓惓之誠蓋天下之
望於 陛下者如此伏乞聖慈少賜留聽不勝

幸甚

第九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職方員外郎不當臣兩曾
奏論未蒙指揮而棐自以恩命頻數懼不敢當
近聞已有朝廷指揮不許辭免臣竊謂朝廷除
一即官固若不至大體未足深議然縉紳之間
皆謂出大臣之私意而有累 陛下至公之政
此臣所以不敢苟避衆怒而必欲伸天下之公
論也臣竊計進言者必曰棐嘗為郎官矣復以
授之似不為過此乃欺罔之甚臣請有以折之

且斐昨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蓋以館
職清選優異於郎官也然不即時兼除省郎而
復命斐主判鼓院者豈非郎官俸給優厚資任
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斐去彼就此不見其
太優之迹足以弭塞人言及臣等所論旣已沮
遏不行而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使
小人用機巧以攘國家之名器此臣所以不敢
不辨也進言者必又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
根之言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
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

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畢仲游揚國寶歐陽棐
孫朴五人者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
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
必皆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
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
程頤則先以罪去 陛下所知孫朴則偶以妨
礙未敢超擢外其畢仲游自監當又試中館職
亟除河北提刑仲游以私計不便為辭即授開
封推官揚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
士尋擢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未出京間又移

陝西尚賴 陛下聖明察其無名數遷職任遂
令寢罷歐陽棐考功亡狀嘗致人言則隱而不
問大臣一薦遂用為著作即臺諫交攻僅得追
寢曾未旋踵直除校理入館未及一月又授職
方三人者才學庸常性資狡獪惟是挾執政之
勢所欲必獲朝遷莫徙畧無公道上欺主聰下
拒人言欲望士心厭服衆無異論何可得也今
二聖臨御責在大臣若差除未協公議惟臺諫
官得言之耳今則專權好勝一切不畏人言故
臣論一歐陽棐前後兩事奏凡七章而訖不施

行致 陛下諫諍之路漸衰小人之道寢長臣
雖愚暗深以為憂伏望聖慈杜姦邪幸進之門
念威福下移之患特出睿斷寢罷誤恩力主正
道以折群枉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第一 終

盡言集卷第二

論御史言黃庭堅事乞行辨正

右臣近聞朝廷除黃庭堅為著作郎繼有臣僚
言其缺行尋降指揮已令追寢然臣復聞御史
趙挺之歷疏其惡以謂先帝過密之初庭堅
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無所顧憚竊謂挺之嘗
在本州守官耳目相接不應妄謬審如其言則
間巷小人有所不忍而庭堅為之自若虧損名
教絕滅人理豈可尚居華貫污辱簪紳伏望
陛下以挺之所奏付外公行庶使是非明辨衆

聽不惑

再奏

右臣近聞臺諫官奏彈著作郎黃庭堅在吉州太和及德州外鎮皆有淫穢之行而德州之事仍在 神宗皇帝過密之初臣亦繼嘗論奏乞以言者章疏付外施行今已多日未覩指揮臣竊謂庭堅所犯若果得其實則名教之所深疾人倫之所不齒豈宜尚居清要污辱縉紳若或無有而不加考質則庭堅虛蒙惡聲將遂沉廢是非交錯有害政體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

臺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逐路監司依公體量以聞庶使枉直昭晰中外厭服

論韓玠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韓玠充利州路轉運判官按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以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斗求免陵辱陛下踐祚之初崇尚寬大玠為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尚以為疑遂委別司體量是時玠之叔祖績方為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以實奏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

舉官例各省罷而韓維繼為執政玠之所犯遂
不窮治乃依無過人平除河南通判其誥詞責
之曰西南之政俾民驚擾當時議者已謂罰不
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况兩川之人皆
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為一路之害移之隣
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乞 陛下收
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
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

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一路之吏民
幾不聊生言者交攻詔今可驗提點刑獄郭槩
畏宰相韓縝之勢體量不實 陛下責其觀望
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悉皆省罷而韓維相繼
執政巧為庇覆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
河南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遽復職司
仍舊隣部玠之虐政道路流聞人知復來孰不
憂畏臣聞兩川之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
謹厚知治體之士而玠刻薄急進見於已試固
當懲沮以抑躁暴庶幾異日或可再用而薄責

未久亟委使節質之公議僉謂不可况與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為通判徃徃未復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尤非公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第三

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施行固不足煩煩天聽

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為通判徃徃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竄黜

河南未久遽遷使節輕重倒置有害政體故敢
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廷沮
遏公議不為追寢臣固疑之詢諸縉紳果有異
論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為之地是以臺
諫之奏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况近者
三省奏擬高士英為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
睿斷以謂終是撓法遂行追改中外無不傳誦
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凡是姻戚之家即
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狀論列
即不卹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 陛下至

公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
降指揮罷玠新命以抑僥倖

乞罷近臣列薦事

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
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
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
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
爵祿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衆各知難
而守分今若多為捷徑使之躁求人懷覬覦何
所不至而况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

量往往即加擢任遷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
生不安義命奔競相効無復廉耻非有懲革將
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舉官
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
忠厚之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

臣伏覩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
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
患吏不數易而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
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

既為之置守令矣衆守令而無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為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開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群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為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者為太密而馭大吏者為太畧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寢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將使旨鮮能稱職

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
摺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指
以非為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寬大者有
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
臣嘗攷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
按郡縣每詣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為之佐是
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
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
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掄擇須協公議
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宗課責

轉運使副之詔著為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
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
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亡狀者必行謬舉
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墮上下交儆百職
修舉取進止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

一檢准元祐元年六月七日敕節文臣僚上言
乞罷實封投狀之法奉聖旨令韓維等相度
聞奏今相度罷實封投狀將前界買撲名錢
數委本州看詳若累界有增無減即取累界

中次高一界為額如增虧不常者即取酌中
一界為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陳狀
雖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
相度減定保明申州州委官體量保明申轉
運司轉運司體量得實依所減定施行訖保
明申省如界滿前一年見買撲人不拖欠即
先限一月取問願與不願接續承買如不願
即出榜限一季內許人投狀仍坐家業抵當
數目承買兩人已上給家業抵當最多之人
其所通抵產不得出隣州之外限滿無人投

言集卷二
狀再限兩月依上法餘並依舊條三省同奉
聖旨依

一檢准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
狀看詳買撲場務巧弊百端若祇以酌中定
額即沽賣興盛之處過贏厚利並不增長價
錢偶值界滿未有人承買却便節次裁減官
錢深慮寢久大段虧減歲入若許人明狀添
錢承買人戶自然酌度合直價錢投狀若數
人下狀價同並擇抵當最多人給付即其弊
自革本部今修立到條仍乞先次施行奉聖

旨依一承買場務三年為界於界滿前一年
本州錄合用條及一界額錢榜要會處限六
十日召人於額錢上添錢承買仍具抵常家
業物數所直見在地望召主戶一名委保不
是假名同詣州投狀限滿取着價最高錢數
再榜限三十日召人添價候滿限三十日先
取問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依所添價
接續別立界承買不願或有拖欠即勘會差
價最高人戶名及抵當所在詣實檢估出帖
給付若二人已上價同並擇已業抵當最多

書言集卷二
之人依所着價給賣限外即不得增價爭買
無人投狀再限六十日依上法每經限滿又
無人投狀者准此

右謹如前臣看詳買撲場務其弊莫大於實封
投狀蓋無知之民利於苟得競立高價務相傾
奪止快目前之欲不為後日之計然而一界之
內豐凶不常或遇水旱之災即有敗闕之弊往
往破家竭產不償逋欠身陷刑禁家族流散至
於抵當之物亦多假於親知因緣同保淪胥失
業若此之類不可勝數朝廷比用言者之奏遂

罷實封之法參酌中道立為定額不使愚民貪
得忘患而又兩人已上下狀為給已業抵當最
多之人蓋因其有自愛之心必能為防患之慮
委之場務可無他虞卹民省刑德澤深厚公私
之利莫大於此行之二年幸已就緒而今歲九
月二十九日用戶部申請遽然變法臣詳觀戶
部狀稱若抵以酌中定額即沽賣興盛之處過
贏厚利此乃聚斂誅剝損下害民之論非聖朝
之所宜行也且實封投狀雖非善法然所添之
直人不相知惟至限滿啓封方見合給之主今

則明書錢數衆各見聞又擇價高之人便行給
付民既貪得無有遠圖並驅爭先更進迭長惟
恐失之豈念後患臣竊謂坊場河渡之類既許
民間承買輪納官課之外必有所得乃可為生
今若復開爭端明狀添價人知無益誰肯徒勞
惟是貧迫之人苟求僥倖一遭凶歲鮮不破家
償納不克殃及同保則明狀之害有甚於實封
者矣臣昨於守職之日首論命令數易之弊今
前詔方下普天受賜遽徇邪說輕廢成法使朝
廷救弊之仁未及周浹而細民失職之害旋踵

復生臣雖至愚竊為 陛下惜之况國家賦役之政總於地官方二聖敦尚寬大仁民愛物宜得䟽通知治體之士以司大計而右曹官吏不能推廣上德惟欲盡民之利州縣監司畏省部之勢無敢指言其非者因循日久上下相蒙妄更法度民受其弊甚非所以稱 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天下承買場務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所貴民被仁政不至失業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除韓宗古知潞州仍貼集賢校理考之公論皆謂未安臣聞先帝初更官制以著作校書郎正字隸秘書省為職事官前日帶校理校勘之類並轉一資悉令解罷宗古舊為校理已依上件條制轉官納職今日復有此授顯屬無名若為潞州藩鎮欲示優崇則陝州地望尤高所宜加禮兼陳侗亦是曾轉官罷館職之人向者移陝未嘗復職事體均一予奪頓殊欲望僉議允諧不可得也况王孝先已改濮

州則宗古自合仍舊伏乞追還前命以正國體

論何洵直差不當 與吳安持同奏

右臣等風聞司勳員外郎何洵直除祕閣校理
祕書郎竊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為虛誤
朝廷許納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
特轉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祕書省職事官者
尤為慎選自 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為舉
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無
故再得職名者又祕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
素著未嘗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祕書郎在

洵直有不當得者二蓋已經納職轉官而復還舊職於法不當得也雖曾中高科而行義不為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得而朝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安乎臣等蒙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材為乏是以常願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令洵直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人豈勝幸甚

貼黃

臣等切見韓宗古昨除知潞州復與舊職是時臣安世已曾極論於法不當得朝廷之命遂寢今來洵直與韓宗古事體相類伏乞照會

再奏

右臣近嘗論列何洵直差除不當未聞指揮施行竊謂朝廷一日命二人館職臣所以捨黃景而論洵直非敢有好惡之私也特以先帝初改官制洵直已依新命賞轉一官解罷校理今

日不因課最復貼職名與黃景纜初入館事體不類而又密迎明堂便得仁子重疊僥倖頗招物論况韓宗古亦係轉官罷職之人昨移潞州嘗令復職因臣論奏尋以報罷今除洵直無異宗古臣若不畏公議自持兩端非徒愧心實恐亂法伏望 陛下慎重名器追寢誤恩庶使清朝無有幸位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

右臣伏見御史臺舉劾開封官吏將大僻罪人寄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聞已降指

揮錢總止令贖銅出知越州林邵范子諒並與
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雖門下省嘗具封還
續准朝旨惟展磨勘此乃 陛下至仁至厚不
欲窮治而總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
責之太薄而名且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
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
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
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
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
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

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權令寄廂敢肆
誕謾謂無一人之獄朝廷信用其奏亟推厚賞
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胥史亦霑恩賜播傳
天下書之史冊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
繆妄 陛下付之執政按見實迹縱不欲論以
全罪猶當奪其誤賞之官少為天下誣罔之戒
而乃一切仍舊復得名藩使勰善者不過如此
今實有罪何以示懲 陛下若明正刑典則虛
偽之迹固在勰等苟謂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
好名之謗遂歸朝廷傳之後世實累聖德伏望

陛下特徇公議追勲誤賞之官黜之小郡其餘
官吏亦令改正使天下之公朝知名器不可幸
以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成陛下無
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
非特區區爲一錢勲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降
指揮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

右臣切聞近日堂除朝奉郎李察知濟州考之
公議皆謂不可蓋以察頃在京東嘗總漕計專
務掎克希望進門及移陝西吳居厚實繼其事

凡所規畫多察始謀泊聞君厚擢為待制數對
實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遂有成效彼蒙
恩命已獨不賞扼腕憤怒形於辭色 陛下即
政之初以君厚刻剝太甚特行竄責察遂杜口
不復論功究其本末乃陰險禍賊姦邪趨利縉
紳之間鮮有倫比昨以憂制去官未即顯黜中
外之人指為幸免今朝廷敦尚仁厚進登賢能
苟容刻薄之徒尚竊民社之寄非所以明好惡
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縱
未能投於荒裔豈復可委以麾符宜狗會言重

行降黜庶使聚斂酷暴之吏有所戒懼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

右臣近聞皇城使令耦任杭州都監日姦賊狼籍深為民害比緣臣僚上言疏其醜惡既而朝旨下本路體量悉得其實遂起制獄推劾本處差人計會開封府攝令耦叅對尋委職員託以他事召至府門而令耦探知是杭州令來追攝倉皇鞭馬奔還居第閉關不出人莫得見繼令其毋進狀稱疾不能就道臣聞令耦以宗室子出補外官而恃勢貪暴恣為不法今杭州見勾

千照人已不少待令耦至方能勘結豈容託病
端坐于家伏望聖慈詳此事理速降指揮下開
封府差人押送前去非惟暑伏之中不至留獄
又正其罪以謝遠民使天下之人知 陛下之
無所私而清朝之不可紿實為幸甚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近除太僕寺丞高士英為工部員外
郎臣以不知士英歷任次第不敢妄論繼聞御
史臺列奏稱勘會到資序有違新制復降指揮
令添權字深惟義理有所未安輒具開陳庶裨

聖德之萬一臣伏覩 陛下聽政以來未嘗少
以名器私於外家此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
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揣材進擬本非

陛下之意况寺監丞之出例為監司以士英久
佐太僕除一即官固不為過然朝廷今年六月
二十八日新立法制須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
任而實歷外任親民二十年之人方得用為員
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三省進擬之際失於檢
勘遂致差誤今乃重廢已行之命而創添權字
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人變法恐非所以成

盡言集卷第二
陛下無私之政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降中旨
別授士英一職合入差遣示天下以至公之道
豈勝幸甚

盡言集卷第二終

盡言集卷第三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

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嘗奏胡宗愈新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 陛下仁德天覆重廢已行之命尚欲遷延徐觀所為仰承聖諭固當遵奉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天聽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之以階漸非惟養其間

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臣伏見宗愈頃
在先朝粗能修飭陛下踐祚之始首加任使
再期之內致位中司然而性本姦回才識暗陋
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
姦亦未嘗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
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
臣切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
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
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而
况輔弼之臣與國同體豈容險佞雜處其間臣

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
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悞而拳拳
之忠不能自已故復論列以報 陛下用臣之
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
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
忠賢之望

第二

右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
協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
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違拂聖意彈擊大臣

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 陛下不以臣不肖使
備言路今識者喧然以為姦邪而臣鉗默依違
不告 陛下雖苟免一時忤旨之誅而天下將
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為自安之計而負
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
下公議為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
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
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
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
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

謂宗愈才識淺近趣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徇私不敢悉數其詳以瀆天聽猶可粗陳其畧竊寤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先帝頗有可稱及陛下即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期之內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德惟以巧言邪說為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鬧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克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如聞蘇轍頗主其

言亟為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
究遽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
為押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措紳傳播莫不嘉
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論遂詆
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護
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已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
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
今禮部員外郎丁騭乃其妻族宗愈既備從官
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
之人固有內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

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隲而不以實奏幸朝廷之不察以次寵祿而歸惠於已其罪二也方

陛下嗣位 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

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臺諫官數當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令上疏其罪三也李慎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營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本臺主簿偶以礙格遂聞報罷苟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熙寧中嘗知諫院 神宗皇帝深知其姦乃手詔

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
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
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
共知臣竊謂熙寧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觀望
迎合之迹固同 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
察其本末則姦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
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
慈察臣惓惓之忠審為天下之計萬機之暇詳
覽瞽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盭即乞特
出聖斷付外施行

第三

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
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姦慝條
列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
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

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荅詔
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措紳傳播
莫不駭笑臣伏觀自昔執政之臣或為言者所
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
遵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亟復歸家原其處

心固非畏縮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干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路豈俟斥逐方為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庶耻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上設庶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 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庶耻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 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墨急進違棄義理明知臺諫皆有彈劾而尚起視事一

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污下毀滅廉
耻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 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
充其無耻之心則姦邪趨利何所不為尚安足
以輔佐人主叅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寘之於廟
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寬乃宗愈之故舊見其
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
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
而風聞各有章疏申救王覲臣竊謂是非之理

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為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悅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 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第四

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污下毀滅廉耻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

佐人主叅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
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稅
周氏之第以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
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
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令人乞請餘緡
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
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
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
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
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為比宗愈旣長憲臺

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顧義理儼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已無耻辱國已甚况宗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常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貲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第五

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稅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哲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蒙 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

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耻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耻之所以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 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為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背公向私朋邪罔上中外側目今又儼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三班使臣投牒起遣操行汚下為人鄙厭一至於此 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治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

聖聰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責深慮同列大臣
惡傷其類巧為邪說陰欲援救則長姦養惡異
日將有滋蔓難圖之悔伏望 陛下衝自宸衷
早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六

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曾論奏胡宗愈罪惡之
狀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
聞宗愈為御史中丞日稅人之居不給其直以
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令起遣而開封官吏
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臣兩嘗奏請乞治其

罪尋御史臺亦以彈劾逮今多日未蒙指揮中
間伏遇荆王奄忽薨謝仰慮聖慈方深哀念是
以不敢繼進章疏重煩天聰徬徨跼踏今復半
月竊惟 陛下聖明之性洞照物理必能抑割
無益之悲上為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再申前
論以冀開允惟 陛下察焉臣聞天下之治亂
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
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
賢而都俞戒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
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也使公卿輔相

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
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
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
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
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多則惡人不能勝其
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
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
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
可不察也今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 太皇太
后陛下不出房闈政事之柄方在大臣所宜慎

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恩擢用
宗愈除目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 陛下臨
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閑退之中而授以柄
任天下欣然咸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
也今宗愈自為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姦
興利除害而怙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
滅廉耻固當竄黜以儆官邪而遽此升遷使備
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
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
兩存雖 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

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至於盡善也故事執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償房縉公事方中三省而宗愈氣象軒騫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人言近世大臣貪冒無耻未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舉措猶能竊笑况天下有識之士哉臣恐姦邪得志忠賢解體隳紊綱紀污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愚暗不勝憤懣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施行

第七

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尚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償房縉及開封官吏受周知哲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為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丞者又為肅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

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與訟姦邪之人方為之
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乃朋黨之
論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至匹夫粗能以
廉節自好者豈肯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况宗愈
身備從官職任憲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
小人玷辱國體無大於此錢勰之在開封常以
不畏強禦為已任及周知哲陳訢則抑而不行
苟非憚宗愈之權勢忽知哲之柔弱豈容滅裂
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
禮義廉耻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濁錢勰之徇

私何可逃於吏議臣既在言路目覩大臣之不
法而不加彈劾則是曠職以負陛下今宗愈
所犯事狀明著臺諫交章置而不問若臣等所
言出於誣摭則宜竄黜以明宗愈之無罪苟臣
等所論既有實迹朝廷安可曲為容貸以沮天
下之公議乎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
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各論列而不
蒙聽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
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固
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祿之計然自念孤遠小

官蒙 陛下不次擢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
謂廟堂之間乃有如宗愈者其姦佞無耻朋邪
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
節而已也况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歲第聞昏
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
勢今則邪正並立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
下失望惟 陛下留神省察為宗社之大計罷
免宗愈按劾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
豈惟臣區區之望寔天下之幸也

第八

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 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愈公論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 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寔有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風譽頓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

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
皆中理固為盡善有一差失天下將有受其弊
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 陛下雖以
臣言為然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
等累進章疏皆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
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
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為行險薄利
口足以飾詐無耻足以為惡臣請略舉其近事
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 陛下留神而詳覽焉
臣聞御史之職號為雄峻上自宰相下及百僚

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 祖宗之制凡見任
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
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
人猶不得任以御史况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
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
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
避而宗愈苟悅權勢而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
墮廢 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
用為都司郎官曾未席煖驟遷要近確與章惇
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

疏其巨惡遂得追寢而宗愈備位憲長了無一言陰結姦豪徼幸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騫乞克臺省之選臣在諫垣與騫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親輒形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自為恩惠挾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垆可應制科臣聞垆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疎最為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垆文置在第二

中書舍人劉攽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
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由乃文彥博
之孫壻方于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
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礙格報罷自來
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
附會墮紊臺綱其事五也 陛下踐祚之初
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
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
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
而宗愈不惟無所憚劾又使同列使勿上疏背

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哲之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貲固非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不脩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克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遊手克代其論議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欲行下

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押檢議既不合事遂中輟措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崔慕衙前之議遂抵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叅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已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觀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授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騫爭進而宗愈久為執法既不能糾劾開陳及

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為開封推官貪權赴勢
不卹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
皆以孀歸宗愈數令折夫之產既而誘說厥妹
陰取貲貨遂作已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
償還因致高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
仁宗朝宰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
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實皆有異誣韓琦當國
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
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
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

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縉
事為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鷲若無
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
庶耻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
方變法令宗愈時為諫官不能別白是非開悟
明主而觀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 神宗皇帝
深照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
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
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
任差遣臣竊謂 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

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 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為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齧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為如臣之論則是姦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污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 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姦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為可信以或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已上下

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姦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為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捨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為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為法以德宗之信盧杞

為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
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 陛
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
對進呈劄子畢遂論胡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
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 陛下優禮輔弼
慎重舉措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愈歷
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聽墮
廢 祖宗之法陰結悖確之姦徼幸異日顯主

軾轍之黨公肆詆欺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
朋附是以期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
日著豈可塵污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
覩巨惡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
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噐職業
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所
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又曰上設廉耻禮義以
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
朝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即時論列前後臺諫章
疏不可勝計 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

已踰半年則 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日覩臺文之糾劾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報上而頑頓無耻之甚者也將何以副 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奏疏極言宗愈之罪狀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為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第十

右臣近嘗奏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匿宰相之私親

廢祖宗之舊制并其餘昔公徇私毀滅廉耻
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塵
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
則是陛下旣恕之矣臣論斥執政之辜雖已
蒙釋而宗愈欺君敗法之罪尚未公行枉直兩
存邪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苟避忤旨之譴而
不以天下之情達於陛下乎昔之聖人深居
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
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
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

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卽政之初首召司馬光於閑退之中授以柄任天下臣民識與不識莫不鼓舞以慶朝廷之得人及宗愈初除尚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爲可者臣與韓川於四月初八日延和殿首論其姦邪亡狀不足以辱輔弼之任其後孫覺爲御史中丞與諫議大夫王覲繼言其事侍御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趙挺之皆宗愈薦舉之人猶不免一言其罪

言集卷三
三十一
陛下以此觀之亦可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
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謂既用
宗愈難以遽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決欲主之
乎若然者陛下矐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
以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
能盡善也宗愈罪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
論而臣竊有惓惓之誠以告陛下自四月後
來臺諫官之言宗愈者章累數十陛下一切
留中無所可否近日孫覺以病免楊康國以執
政瓜葛之戚移開封府推官盛陶又乞李常避

親而韓川累求去職趙挺之亦以親老兩乞外
補盖覺等見 陛下力主宗愈不敢極言是以
紛紛引避務為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誤蒙擢
任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苟祿容身足以
無病何獨自苦力詆大姦上瀆聖聰下犯邪黨
盖臣內顧謏薄了無他長報國之心惟知直道
為臣私計則拙為朝廷遠慮則忠仰冀睿明洞
鑒誠懇所有臣今月十三日言胡宗愈疏伏乞
早賜指揮付外施行

第十一

右臣昨於十月十二日上殿奏陳胡宗愈暱宰相之私親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聰墮廢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滅廉耻誠不足以副 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自後繼進三䟽極言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蘊然竊嘗深慮 陛下所以力遏衆論未賜施行者豈非謂宗愈進用方踰半歲今若遽罷恐人譏議以謂自信不篤用人不終者乎若清衷所存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
祖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僉言採察人

望苟衆心未服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反汗之
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
至如神宗皇帝時尚書左丞蒲宗孟止坐公
宇擅有脩完為御史中丞黃履所劾亟令罷免
王安禮以閨門私故為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
亦去位 陛下踐祚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
臣以不甚治事為御史中丞傅堯俞等一言亦
使外補豈若宗愈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
朋不耻不廉無禮無置之廊廟實累聖明臣聞自
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

蓋其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
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
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
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
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
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 陛下曲回天聽詳覽
罪言進有德以尊朝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
臣等言宗愈事章䟽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十二

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陳胡宗愈罪狀
十二事自後復進三疏委曲論列今已踰月未
蒙施行臣之所言非敢摭摭皆有實狀可以按
覆凡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
累巨惡至於十數言者交攻半年不止偃然居
位略無畏心凌蔑風憲毀棄廉耻豈不負朝廷
體貌之意累 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
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
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為立黨之實使宗愈貪權
懷惠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

人主之聽墮廢 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
此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罔欺而臺諫官多
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 陛下試取
衆人言宗愈之疏一一省閱則知臣今日所奏
為不妄矣公道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覩
斯弊歲月浸久恐非國家之福此臣所以夙夜
憤懣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己也伏望 陛下審
察衆情詳觀事理若原心定罪則公著宗愈均
是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或聖意未欲以一
胥遽廢老臣即宗愈他罪尚多伏乞特行罷免

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

盡言集卷第三 終

書言集 卷三

三三

五

盡言集卷第四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第十三

右臣自四月已後九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
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
處竊謂 祖宗以來臺諫官之論執政者多矣
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則
臺諫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
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并容於朝廷者
也宗愈以姦邪之才據綱紀之任欺君亂法背
公成朋肆行貪婪毀棄廉耻臣等前後章奏至

於數十 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
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邦之屬望
臣於此際何以為心見惡不擊則非忠畏禍中
輟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姦久處於廟
堂寢生厲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
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
煩瀆之罪屢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
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即乞早行罷免以慰
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乞重行降
黜以為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

勝幸甚

第十四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三次論列胡宗愈罪惡乞行罷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官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決如此之久伏尋故事蓋嘗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闔門待罪自求貶降之例臣所以包羞忍耻涉歷九月而不敢輕為去就者誠欲廣陛下納諫之盛德致賤臣愛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

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 陛下雖
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
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 祖宗以
來體貌輔弼雖用捨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
免亦有時會今興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之機
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 陛下聖
德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
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
留班廷諍合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為之
矣惟冀聖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

行

第十五

右臣伏自四月已後九十四次奏䟽論列胡宗
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 二聖臨
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諍臣之
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天下
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別真偽判白忠邪使上
心明辨而無疑則群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
獨此為先臣伏見宗愈以姦回之資挾宰相之
親援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

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 陛下之本意為大
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衆議稽叅實迹歷指宗
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 陛
下意在蕪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
違寧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
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虛妄若察宗愈罪惡如
臣所奏乞速賜罷免以警姦慝臣及宗愈義難
兩立惟冀早行睿斷以決是非使諫官職業不
自臣廢豈勝幸甚

第十六

右臣伏為累曾奏疏論列宗愈罪狀乞行罷免
至今未奉指揮竊惟 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
路天下之情幽遠必達顧臣愚陋獲塵諫列實
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豈不貪戀聖德願效
萬一然而數月之間上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
未蒙聽納夙夕憂懼若在塗炭豈臣精誠不至
無以感動天心論議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
言之久不効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
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以妄言之誅則是
陛下粗以臣言為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覩施行

縉紳之間不知諫疏之留中往往指目譏誚臣等以謂容身懼禍墮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汚廊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惟是與非為人君者固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願陛下博考僉言詳為遠慮以臣所言宗愈十二事反覆紬繹若非誣罔即乞罷宗愈以從人望進有德以尊朝廷或宸衷以為不然亦乞出臣章疏明正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業惓惓之忠罄盡於此

第十七

右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
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
敢中輟頻煩天聽宜被譴逐 陛下曲示兼容
未加竄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結
執政之驩下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若力犯大
姦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
冀睿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有禮義
廉耻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耻所以待
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
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耻由賢者出則不

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 陛下恭已於巖廊之上而賦政於萬里之外所以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服苟非其人則堂陛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慎也今宗愈匿宰相之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隳廢 祖宗之法立朝有朋黨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叨大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偃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耻固已掃地 陛下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愈之自引以全

體貌臣竊以為過矣管仲有言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為 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聚議無不公盖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愈十二事皆縉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按據非特十人之聚也 陛下一切留中不加考質則天下知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姦謀盖有所恃臣獨憂之 陛下勿謂人言宗愈之姦邪

而未嘗親見其實狀遂以宗愈為可用也唐李
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姦邪而獨
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蓋大姦之人行偽
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陽為可信熒惑世主
之聰明故能盜竊名位終亂天下也若及其未
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得謂之姦邪矣惟
陛下虛心澄慮詳繹庶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
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戮或皆
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愈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
跼躄俟命之至

第十八

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之所惡復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

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
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
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見其善而
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
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
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臣竊惟宗愈欺
君亂法毀滅廉耻其罪惡顯著為中外共知者
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自後相繼奏章申
執前論惓惓之懇必已盡關聖覽若臣言為妄
則是熒惑天聰誣陷大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

若宗愈之罪如臣所奏則是陛下知其惡矣
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有言責實
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慝振舉紀綱使群小寢
盛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戮亦無補國家
之患惟陛下辨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
章䟽付外施行不勝願望

第十九

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䟽論列胡宗
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覩施行風夕慚悻如
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于今知無不言每蒙聽

納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追禡是以特屈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臣嘗觀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為樞密副使是時呂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罷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疏其煩多與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仁祖能受盡言於昔而陛下不能聽之於今呂誨能

逐姦人於前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微臣之謏
薄猶見賢而思齊如 陛下之聖明豈知惡而
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宗愈不
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明是姻家
隱而不言盜取要任當時幸人之不知而知者
亦不以告 陛下欺君亂法孰甚於此以至身
任風憲不脩廉節負所居房縉不肯償還遂致
開封爭訟御史彈糾朝廷一切置而不問玷辱
國體墮廢臺綱宗愈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
而況其餘姦慝事狀尚多 陛下何故優容如

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疏不
過以謂揚歷甚淺聞望素輕尹京無狀遽叨大
用疑其陰有趨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有重表
疏遠之妹嫁於中官嘗與往還不避嫌疑若此
之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姦邪貪猥如今日宗愈
之甚者也臣忝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股肱
心膂之任容有此人叨據經年不能排斥尚何
面顏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乎臣若未至竄
逐終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拔擢之意伏望聖
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二十

右臣輒瀝血誠仰瀆天聽事出迫切無復文飾
惟冀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
和殿與左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愈姦邪朋黨不
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而五月中
臺臣亦有彈劾遷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
揚康國相繼辭職而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
嘗敢置自十一月後川見 陛下未賜聽納堅
乞外補臣本欲歲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而川
別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省並無諫官拘

礙文法不敢獨員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
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為 陛下極辨邪正則臺
諫之風日亦衰替姦慝之勢日益盛強實於聖
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己
也臣歷觀 祖宗以來言者彈擊執政未嘗有
是非不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
御史盛陶迫於衆議亦嘗以宗愈為言而依違
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 陛下
若逐宗愈則常輩將欺罔搢紳曰朝廷用我之
言已罷執政矣若臣所論大過忤旨獲譴則常

輩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患足以竊位 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汚廟堂又憂常等之壞風憲也臣伏覩 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巖叟等論蔡確章惇之罪則 陛下為之罷確宰相罷惇知樞密院又論張璪姦邪則璪罷中書侍郎孫覺等論韓縝不協人望 陛下用縝為右僕射纔方數月遽令外補傳克俞等論李清臣無狀則清臣罷尚書左丞自是四海之內莫不歌頌厭

服以謂 陛下用人納諫有 祖宗之風故三
數年間公議得行大臣知畏姦人斂迹君子道
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愈自進用以來惟其朋
黨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其懷姦為利與璫輩
何遠其昏謬無補則又甚於縝與清臣豈 陛
下前日去數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為難哉
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正觀之初恐人不
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
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聽受終有難色臣竊謂
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湯武庶幾成康然責之以

備則有愧於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慎終如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願 陛下以詩易之言為法以唐太宗之事為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 陛下之心多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 陛下以宗廟社稷為計早罷宗愈斷之不疑更擇忠厚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常等庶幾協力上裨聖治天下幸甚

貼黃

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
一豈敢輕為去就然自来論列執政
是非固難並立臣之悃悞盡於此章
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須
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况宗愈顧惜
名位不知廉耻儻 陛下務為優容
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又慮
聖慈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
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

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斷去邪勿疑
以慰天下之望

申三省狀

右某自去年四月後來凡二十次具狀論奏胡
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及以欺君冒進姦
邪貪猥之罪十二事條列以聞乞行罷免至今
未奉指揮竊慮上件章疏不曾降出伏乞特賜
奏請付外施行

第二十一

右臣伏為前後二十次論奏胡宗愈罪伏乞行

罷免而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皆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累疏之不出盜據丞轄包羞替年辱國已甚臣忝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彈文之大略以申三省宗愈並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目近世輔弼毀滅廉耻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伏思念輿情之所以共惡者不過責其無耻之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誅宗愈之意爾臣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防察姦邪故風采所擊貴賤震恐非一二小臣敢作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待此而後嚴也今宗愈

既知臺諫之彈劾而力戰公議若無所睹惟其
以言者為不足卹是乃陵蔑 陛下之風憲為
大臣而有輕視人主之心 陛下縱欲赦之其
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實無他罪止此
一事猶在譴訶之域而况欺君亂法姦邪貪猥
罪狀顯著至於數十尚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
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後章
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
即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亦乞
重行竄逐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盡言集卷第四終

盡言集卷第五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

右臣伏見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徐宗唐遂諸
育四人經戶部陳狀各稱有田產元係抵當市
易官錢後來連值災傷不能如期結絕所納息
罰已過官本其餘逋欠自合依元祐元年二月
二十八日朝旨特與除放今來州縣官司不惟
廢格詔令不為施行而又章惇作男名目將朱
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脅逐人湏令供下願賣
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已雖有不即承伏之人

縣官畏悖之勢往往誣以他罪屢加刑責必使
如意而後止異日迎箚遍詣本州及轉運提刑
司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雖一偏之辭未足
盡信而民負抑屈無所伸告不遠數千里赴愬
省部流離顛頓恐不徒然按悖以大姦之才抱
死黨之志方 陛下踐祚之始布平易近民之
政博備位大臣不能輔成上德而包蓄詭計動
爲異論陽示強鯁陰助奸慝以至悖慢惟慳之
前殊無臣子之禮 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
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鎮謂宜追省前過痛自

懲艾而長惡不悛陵蔑國法劫持州縣強市民
產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竊
謂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官司莫
之敢忤寧屈 陛下之法不敢違惇之命使惇
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
望 陛下詳此事理留意遠民特降指揮下戶
部取朱迎等四狀選差臺官置獄推劾若惇果
有上件罪狀即乞特行竄殛以戒亂政跋扈之
臣其州縣及監司承望風旨殘害平民亦乞重
行追奪以懲奉法不謹之吏庶存公道以召和

氣

第二

右臣近嘗彈奏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及州縣監司承望風旨不敢違忤雖朱迎等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欲乞選委臺臣置獄推究今已累日未聞施行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姦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構起邊隙徼幸富貴在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元豐之末再叨大任 陛下嗣位擢真大樞而內懷姦謀沮

毀聖政公肆悖慢殊無臣禮 陛下曲示容貸
未忍加誅出之近藩已屈公議繼以家難退歸
里閭而敢憑恃凶豪陵暴寡弱使無辜之民流
離失業不遠數千里求直於戶部覽其訴牒可
為心惻臣竊謂崑山縣官輒違詔旨將朱迎等
不願出賣田產逼以威刑湏令供下願賣文狀
使悖並以賤價強買入已則是縣官畏悖也朱
迎等請本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而逐處不敢
受理則是州郡及監司畏悖也朱迎等抱負屈
抑赴愬省曹本部明知兩浙監司皆有妨礙雖

楊傑係後來到任而其人孱懦齷齪苦無風力
自合申稟朝廷選官根究而姑欲應法止委楊
傑則是戶部畏惇也國家設置御史本以糾察
百僚今自中丞以下未聞有一言繩其亂法則
是御史臺畏惇也臣忝備諫職不敢緘默輒據
事狀奏疏論列而執政不能明正典刑惟務姑
息不即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士俾之窮
治而視為常事止送筭運司體量則是執政畏
惇也夫州縣監司之畏惇而廢格詔條以害良
民則國家之憲章具在猶可按劾今執政大臣

及御史臺尚亦畏惇則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
願 陛下明詔輔弼共守直道有功必賞有罪
必罰無使邪正雜揉枉直混淆好惡不明是非
莫辨依違畏縮徒為自全之計則 陛下威福
之柄不至陵夷而姦雄跋扈之臣少知畏矣伏
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指揮施行

第三

右臣近聞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等經戶部論
訴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遂具奏陳乞委臺
臣置院推劾繼聞朝廷只送發運司躉量尋再

具狀論列未蒙施行竊慮朝廷不欲輕信偏辭
遽興詔獄然無告之民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
以情度之不應全然虛妄緣本跡監司見朱迎
等訴牒不為受理即是各有妨礙而轉運與發
運司自來職事相干今若委之根究深慮顧惜
人情滅裂其事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自
朝廷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人前去體量
所貴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貼黃

據朱迎等狀稱已經蘇州及轉運提

刑司陳訴並不蒙依公施行今來若
只下本州及監司體量必恐護短遂
非曲為蔽匿淹延刑禁虛煩行遣欲
乞朝廷詳酌選擇官吏置司推劾所
貴易見情狀不失其罪

第四

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百姓抵當田產致朱
迎等經戶部陳訴尋具論列乞按行劾比蒙朝
廷下江淮發運司考驗虛實竊聞本司所委體
量官止於崑山縣取索公案者詳遂具回奏以

謂買田之事雖有實狀而於條法別無違礙臣
竊謂姦吏附會權勢暴奪良民必不肯於案牘
之間明著逼脅之迹往往假託公道摺撫他故
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禁然後命狡獪之吏取責
情願出賣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內有奪
民之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原其本意則遠
民屈抑終無所伸須至辨明以破其妄檢註編
敕節文侍從官往制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
爭利臣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戶訪聞
發運司体量到乃有二十一戶是舉蘇州之內

官賣田產皆悖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業止約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盡用本價今悖利其甚賤公違條制劫持州縣侵害細民爭利之罪孰大於此臣又檢准律文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臣謂悖用其子承事即悖之名投狀承買使臣初不預聞則悖宜得罪將悖自為之則咎將誰執况朱迎等狀內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裹糧故不遠數千里求直於省部其餘

貧病之徒不能自給歛手去業遂至流亡

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軹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
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洪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
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臣竊謂惇
嘗為執政非特郭解匹夫之比也州縣畏惇之
勢迫逐平民使之失職而惇不顧國法並以賤
價易其田宅又非郭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姦吏

舞文粗能應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
誅意不誅事之義伏望 陛下詳閱朱迎等四
狀事理特降指揮劾本縣官吏挾情不公之狀
按惇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
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辭訴亦乞並行黜
責所貴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第五

右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內蘇州崑山縣人戶朱
迎等經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
產業遂具論列乞正其罪自後蒙朝廷委發運

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体量奏到事狀
雖依違成裂不盡本情然其大槩已見朱迎等
所訴不至誣罔如惇用其子承事即援之名按
狀承買官賣田產共二十一戶皆有按據最為
要切臣以謂章援不告其父私成交易則當得
別籍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
法兼諸育狀內亦指定下狀之日援方在京就
試則惇之矯詐又甚明白遂以合用敕律奏聞
必謂便可議罪今已累月未蒙施行上下畏惇
一至於此按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醜凶

暴官司嚴憚寧屈 陛下之法不敢逆悖之意
使悖有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如何哉今
体量到事迹既皆有實無可疑緩而故為留滯
臣恐有與悖陰為地者更相搜摘細故會問徃
復則明堂赦恩必遂原免然則大姦何幸而平
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早
令結斷其州縣監司不受朱迎等訴狀亦乞特
行降黜所貴乱政跋扈之臣屈法阿私之吏知
有典刑易為制御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第六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累曾劾奏章悖劫持州縣不顧國法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物業遂致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体量已有實狀而遷延半歲未蒙施行臣前月二十二日延和殿再具奏列伏蒙宣諭便令結斷又今踰月未覩指揮臣竊以悖氣燄凶悖陵暴寡弱詎以男名廣置田產公然別籍殊無忌憚罪狀顯著曾非隱伏而尚書省曲為留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

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

庶幾亂法跋扈之臣不至幸免遠民屈抑有所
伸雪取進止

第七

與諫議大夫梁燾左
司諫吳安詩同奏

右臣等伏見章惇在蘇州日強以賤價買朱迎
筭抵當田產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右正言劉安
世累曾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体量皆有
實狀近日竊見敕斷罰銅十斤臣等按惇嘗備
執政固宜奉法循理尊君愛民而氣燄凶暴劫
特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之
意盖有陵蔑朝廷之心而所責太輕未厭公議

况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
臣天下之人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
正典刑異日却欲竄逐深恐無名伏望聖慈特
賜詳察明降指揮候惇服闋特行廢置所貴姦
豪屏息永絕後患

第八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右臣等昨以劾奏章惇強用賤價奪民之產朝
廷体量得實止斷贖銅十斤罰不當罪尋具論
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
即援之名承買朱迎等田產而下狀之日惇父

尚在檢准名例律疏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無
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誠無至孝之心名義
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弃稽之典禮罪惡難容
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為
悖戾為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
悖慢帷幄之前殊無人臣之禮交結蔡確造播
姦言貪天之功徼幸異日為臣事君而處心如
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悖之罪寔人倫之所共
弃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能塞責贖金輕
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近日刑恕

例不候服闋預降責命所貴邪正明辨奸慝知畏取進止

第九

典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右臣等近已累具論奏章惇罪名未正欲乞別議竄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下不受朱迎訴狀並行責降令丞違法授給田產亦已衝替檢准編勅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等竊謂原心定罪故有重輕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干繫官吏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惇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十斤事理顛錯亦已太

甚况下狀之日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事狀著
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
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
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
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
近此乃姑息之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惇
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即議請減贖
一切不用未委前日所斷援引是何律令伏望
陛下深賜省察出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
別有衝改臣等妄言即乞明行罔上之戮若大

臣別無異說即乞坐臣等章疏以正惇罪仍依
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稍正典刑庶幾不屈
清議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

第十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臣等向者數曾論奏章惇罪名未正今已累月
未蒙施行臣等按惇於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
用其子援之名承買諸育抵當田產至五月十
六日方丁父憂即是投狀之日惇父見在推攷
事實別籍甚明據律定罪入十惡則議請減
贖一切不用雖經赦宥無得原者庶人之愚或

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惇位大臣為民所
望而絕滅義理貪利無親止令贖金是亂典憲
臣等竊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以為
深戒若謂惇為君子邪今則犯義矣以惇為小
人邪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能逃聖人之誅則
朝廷何憚於惇而廢 祖宗之法伏望

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曾經衝
改引用不當即乞正臣等妄言之責如勘會惇
接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別籍異財即
乞依律斷罪所貴法令畫一天下信服取進止

第十一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惇買田不法等事雖蒙朝廷節次施行而惇之罪名今猶未正遷延周歲竟至經恩公論難安須煩天聽臣聞議者以謂從來大臣不欲與衆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為不然 祖宗之制惟戒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若身為大臣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為應法而陰縱貪鄙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或者之

說須無父兄方可別立名目今惇父尚在而下
狀之日乃用其子上虧孝敬下失義方庶人之
愚猶不至此大臣之體固若是乎議者又謂惇
已不帶職及有旨候服闋日與宮觀差遣足以
示懲不必深責臣亦以為不然惇之不得職名
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不用
執政善去之例後來惇以便親為請遂得提舉
洞霄官方 陛下聖政日新姦邪屏息如惇等
輩自知罪惡貫盈必求退縮將來終制方且自
陳而乃以宮觀授之正是中惇之意恐不足以

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蘇州崑山縣官吏以畏惇之威奉法不謹朝廷体量得實並已斷遣輕者贖金重者衝替檢隄編勅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竊謂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廢職誠不可恕然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又無降聖旨不許原赦即是干繫官吏獲譴反重於惇矣惇以前執政之勢劫持州縣殘害平民貪利無親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斤即是惇所得之罪反輕於干繫官吏矣倒置如

此公議謂何臣聞自責罰本跡監司後來至今
訟者不已蓋惇平日恃權暴橫人不敢校既知
朝廷特為伸理是以兢來赴愬為民之害如此
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著之責辭
或令降官或俾分務但能不失有罪足以稍正
國體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取進止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

右臣伏聞累有臣僚論列盧秉昨在兩浙推行
權益之法務為慘刻殘害一踞比蒙朝廷下本
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

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聞寬恩止落學士
猶以待制提舉宮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
聖朝愛養元元不歆一物失所而秉出將使旨
總按一道未聞宣布惠澤興利除害而專為身
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虛課雪下以苛法愁苦之
聲溢於道跣議者皆謂誅剝倍克與吳居厚略
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尚玷侍從
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
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答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益事殘民
害物遺毒累年迺者朝廷体量得實謂宜重貶
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官觀竊恐無以戒
戢姦暴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
聞續有指揮令展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
平是敢罔避再三塵瀆天听按秉推賣益貨峻
刑奪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
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
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掎克太
甚歛怨於民 陛下踐祚之初責授散官遠郡

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秉之刻剝無異居厚
而猛暴殺人實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為寬典尚
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觀 祖宗以來尤以失
入為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寘一人入於
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
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之比也而朝廷責命
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 陛下仁愛元元之
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第三

右臣近為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監事設

法苛曾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
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切緣慮秉奉將
使指專為掎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冤號之
聲盈於道路蓋有甚於吳居厚者矣且兩浙京
東皆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
一則貶為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尚列侍從提舉
宮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
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刑竄黜以慰遠民之
望

第四

右臣近為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
論列未蒙朝廷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
怨苦寃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
尚有未盡之意更為 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
柄莫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主於公平傳
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蓋
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
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
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
章彈劾未見尽行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

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
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厚而尚為待
制提舉官觀罪鈞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感
也伏望 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
職以慰人望

論謝惛賜進士出身不當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復制科祕閣所試之人皆不
應格 陛下方務獎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
收謝惛以為天下學士之勸而惛廷試之策往
往不能奉承清問率意妄言固多踈略有司考

覆既不入筭 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為輔郡
幕職聖恩優異極踰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意
不敢別有論列而近見惛申尚書省辞免新命
狀乃云所有誥勅未敢祇授以祇為祇以受為
授虛薄寡聞一至於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
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今 陛下方當右文之
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祇授賢良乎臣恐播傳寢
廣實累修潔博習之舉伏望 陛下懲其淺陋
稍損誤恩追寢惛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謝宗荒陋寡聞有辱賢良之舉
乞追其進士出身以慰公議今已累日未覩朝
廷施行臣聞祕閣程文已不合格而有司特為
奏請乞與假借 陛下曲令收錄為後進之勸
而廷試之策紕繆益甚考官范百祿自有章疏
歷陳其尤亡狀者九數十條而宗申尚書省狀
又以祗為祗受為授士論喧然無不傳笑伏惟
陛下即政之初興復制舉屈萬乘之尊親策於
庭而宗之荒虛字猶未識騰播天下豈不辱國
超循一資已足示勸更竊名第寔恐太優况宗

告辭亦無賜出身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
事理早賜施行

盡言集卷第五 終

盡言集卷第六

為歲旱地震星殞乞下詔罪已許中外
極言闕政諸踣賑濟警備賊盜等事

右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
地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
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時若諸福協應百
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湮鬱饑饉流徙災害
頗衆今春及夏旱暵為雲京畿西路二麥失望
農民嗷嗷且有菜色雖 陛下惻然軫念靡神
不宗踈決繫囚降從寬典而沛然之澤終未告

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晝隕其光燭地
旬月之間巨異仍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
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
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此皆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先出災異譴告警懼使之兢惕修省而不至失
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體雖高而聽卑明主
所應惡文而尚實與其為祈禳之小數不若圖
銷復之大方臣願 陛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
特下明詔以示罪已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

之闕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
情不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
守令多方賑濟無俾捐瘞申勅緣邊帥臣及捕
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內外營
造土木之後苟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司按
視番獄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
之跡塞群枉之門誠備災之善經應變之至務
也昔齊景公小國之諸侯尔有不忍移禍之誠
出人君之言三莢感為之退舍 陛下之明聖
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列日

聞焦勞輒効愚忠庶裨萬一惟冀聖慈少賜採
納不勝幸甚

為愆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

右臣近以自春涉夏旱暵為雷地震星殞巨異
仍出輒奏狂瞽之論粗陳銷復之理方

陛下祇畏天戒側身修行日俟明詔採用一二
今既旬浹未覩施行惓惓之心不能自己再俛
天聽幸垂省覽臣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
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
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

行道之殫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
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
人力疲勞元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
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
敢忽也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
謂是歲一年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
行傳以謂作南門勞民興役災祥之應各以類
至著之方冊皆可稽考臣伏見京師修城開壕
工費重大兵夫之衆已至數千徒庸之計幾八
百萬穿掘墳墓傷掩骼之仁違逆天時犯無戎

之戒人困於役國傷於財然則嘉氣之久不効
未必不由於此也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
帝王之都而為受敵之具則在外屏翰將安用
之必謂州郡為不足恃則平陸之一城恐非用
武之地况國家利源之入比之前日去其大半
用度漸窘止務裁節 陛下躬行法度為天下
先而乃以不貲之費棄於無用之所可不惜哉
或謂先朝已嘗興作歆終其事則乞罷雇人夫
正以廣固之兵不計歲月漸令完葺自餘土木
不急之役伏乞特降指揮悉俾停罷所貴順承

天意以致膏澤

為愆亢乞罷上元遊宴

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亢詢問四方亦多旱
曠關陝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踴日益增甚雖
朝廷廣行賑貸而歲事失望荐飢可憂臣嘗觀
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最
為詳備其九曰蕃樂蓋歲有凶歉人君閔卹元
元為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有凶旱水
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制
具在方冊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惟 陛下繼

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絕書而雨雪
失時人且狼狽雖兩宮憂勞軫念無或少忘而
遠方之民未見 陛下至誠惻怛之意今上元
密迓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灯臣愚欲望聖慈
明諭執政特以歲旱俾罷遊宴使四海之內莫
不戴 陛下勤卹之德庶幾天人感通風雨時
若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

臣近具劄子乞罷上元張灯竊聞尋已降付三
省而連值假故執政未遑進呈臣每接 賓客

訪中外利病皆言去歲甚愆時雪來楚之望殊
不可期民將荐飢深可憂閔今外方郡縣或有
災傷猶不放燈著為令勅 陛下子育黎庶以
天下為家一夫不獲尚軫聖慮而况閩陝淮浙
民以艱食凶荒遼遠所宜矜卹伏望特降中旨
明諭聖意罷止游宴以答天變廣謀賑貸用濟
民生使覆載之間莫不衣被兩宮之仁德天人
和同嘉氣自効惟冀晉神省覽早賜指揮取進
止

為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

臣伏見去冬以來頗愆時雪今春踰月驕亢愈甚詢之四方率多旱暵二麥已損荐飢可憂然而南畝之間苗未至槁近日得雨猶有可救方二聖子育黎庶番意民事謂宜責躬修政以召和氣而禱祀之禮有所未舉賑救之目有所未行臣雖甚愚竊以為過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宣王遇戒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雲漢之詩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此前代聖帝明王已行之事 陛下之所宜

取法也伏望聖慈祗畏天變徹樂損膳精誠祈
禱明敕大臣講求闕政申命中外審決晉獄諸
路監司謹視所部凶荒州縣廣為賑濟之備或
官廩有不充之處仍令勸誘富民納粟以助公
上擇其充者寵以閑官不急工役悉俾停罷庶
幾人神和悅早致膏澤事有備豫民無流散取
進止

為愆亢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卹刑

臣近以時雨愆候旱勢闕遠嘗進狂瞽粗陳銷
復之理又舉前代聖帝明王側身修行救災備

惠之事條列以聞乞賜採擇今已累日未覩施行臣聞田家之言以謂三冬得雪而中春無雨則猶不免於歲歉今內自畿縣外逮諸路率皆旱暵二麥已損螻螻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為之救助者安可緩也臣聞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顧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禮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伏望聖慈特垂軫惻禋祀之典救荒之政先事而講

不必待時責躬求言恤刑省役庶召和氣以致膏澤取進止

為愆亢乞罷春宴

臣伏見去冬迄春雨雪愆候夏苗將稿秋種未布雖陛下至誠惻怛禱祠備盡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竊惟故事春有大宴方茲久旱民憂阻飢伏望聖慈深加軫恤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庶幾天人感悅早獲嘉應取進止

為歲旱乞講荒政

臣伏見去年經冬時雪愆候今春涉夏益苦亢

早二麥將稿秋種未布民已艱食歲事可憂雖
兩宮焦勞祠禱備至應祈之澤終未沾足臣嘗
觀國朝故事 太祖建隆元年以楊泗民多飢
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即命發廩賑貸乾德
二年嘗詔諸州長史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
不必俟報 太宗或遇旱歲必蔬食減食品三
之二得雨乃復常膳 真宗祥符八年以京東
物價稍貴令有司出常平粟減價以糶用濟貧
民九年詔江淮發運司歲番上供米五十萬以
備賑濟今來旱勢闊遠事宜前慮至於散利緩

刑弛力蕃樂索鬼神除盜賊皆聖人救荒之政亦宜先事而講伏望聖慈上法三聖之意下考成周之典凡可以救災恤民者次第施行取進止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事

右臣伏聞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旨揮欲置啓聖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朝廷既下所司施行而寺僧遍詣執政臺省次第陳訴以謂倬之所請乃是竹木園圃栽植有年數踰萬本其中

房舍僅三十間而敢欺罔天聰指為白地誕謾
暴橫一至於此臣伏觀 陛下即政以來崇尚
公道凡百內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內拭目改觀
俾以小臣給事官掖乃敢挾私罔上干紊綱紀
此而不懲將亂政事伏望 陛下深賜詳察斷
以至公付之有司明正俾罪庶能杜漸不累聖
德

第二

右臣近以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旨揮款置
啓聖下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而衆僧列狀陳

訐以謂倬之所請皆非白地事屬欺罔不可滋
長遂具論奏乞行按劾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旨
揮更不施行而倬挾私罔上之罪未覩推治竊
緣賞罰之柄實繫國體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
以至公議有未安固難緘默再瀆宸聽必冀開
納臣竊謂倬陳請之日若使 陛下知其竹林
園木萬數浩瀚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墓必不
至徇其私謁輕降玉音良由倬志在苟得榮惑
天聽致朝廷命下之日違拂人情存者不得寧
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玷累盛德咎皆自倬書

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註誤情在可矜
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
事雖細微必寘於法此乃三代堯舜以來不易
之道也今倬妄干中旨飾詐欺君罪實故為情
無足恕萬一聖度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
於此者然則何以詰之伏望 陛下心存去惡
事戒履霜無牽近習之私不惑衆多之口罷倬
近職付之有司劾其誕謾重行降黜庶使綱紀
修舉姦邪知畏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李倬挾私罔上僥求中旨乞付
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
編赦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
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
覆奏取旨臣竊謂倬之所請出於一時處分固
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聖旨自合依條覆奏
或再得旨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契勘有無違
礙今倬志在苟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勘
當使國家命令之下違拂人情生者不得寧其
居葬者不得安其地原倬之犯雖無足赦亦大

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聞祖宗以來亦有內
降之事苟人情有所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
輔弼徃徃執而不下著之信史皆可稽考臣竊
謂人主之德多尚仁恩或有請求難於面折但
以其奏付之外廷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
雖多而無患蓋不違其請足以示聖主之仁斷
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
法行於下矣臣愚欲望 陛下威克厥愛治遠
自近先正倬罪以示無私然後明敕三省樞密
院今後內降指揮並令勘當若於法無違於民

無害乃須覆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完密杜絕
僥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

與梁燾
連銜

右臣等昨以何正臣除知洪州臣等論正臣在
先朝為惡與舒亶相等而獨以幸免公議深不
以為然如未能投之四裔乞且與宮觀差遣朝
廷遂罷知洪州則是朝廷以臣等之言為當矣
今來未久復與饒州夫饒與洪輕重相去之不
侔固不待臣等言而可知然臣等須至再論者
出於義不可已也蓋韓存寶之獄臣等雖不得

其詳但見朝之士大夫歸罪於正臣者衆矣使
正臣素有仁厚平直之稱而能招此議乎夫正
臣挾朝廷之威操法令以及人屢興大獄陷害
善良責情定罪雖無存寶之事而正臣固可謂
凶人矣况存寶之死議者皆尤正臣朝廷未及
加罪而正臣自度不為公議所容故乞宮觀臣
等竊見往古廢逐姦臣不必明指一事而去之
也但天下指以為姦者縱未嘗見之行事尚當
廢之况正臣慘酷著於治獄往時見中傷者士
人因朝廷許自訴而昭雪者非一也今乃付正

臣以善郡 陛下何以慰士大夫之心乎正臣
見在金陵居住今得饒州一切便安使正臣自
擇所處亦不過如此夫凶人天下所嫉朝廷待
之如此使為善者將何以勸乎伏望 陛下深
察臣等之言為他日無窮之慮依舊與正臣宮
觀差遣如以向來宮觀出於正臣自請不緣遷
謫即以臣等今日之言特賜施行

貼黃

臣等據士大夫所傳何正臣先朝為
御史時聞欲治韓存寶之罪即先入

文字乞特行威斷及存寶之死天下皆知正臣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游宴事

臣昨見朝廷用近侍之薦起陳師道於布衣而任以徐州教授其為恩禮固已厚矣臣聞蘇軾出守錢塘經繇南都師道以誠告徐守孫覽願徃見軾而覽不之許乃託疾在告私出州界與軾游從凡累數日而又同赴晉守李承之燕會不憚衆目及其東下送之經宿而後歸監司不敢繩州郡不敢詰猖狂怠傲旁若無人搢紳喧

傳頗駭物聽臣竊謂士於知己不無私恩既效一官則有法令師道與軾交結固不足論至於擅去官次陵蔑郡將則是以私欲而勝公義厚權勢而忽詔條徇情亂法莫此為甚循名觀行恐無以副朝廷尊賢下士之意伏望聖慈特降旨揮令本路不干礙官司依公体量如果有實乞正其罪以為後來之戒取進止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事

臣伏見朝廷以鍾世美為信州教授考之公議不以為允按世美前坐與蔡碩劉仲昕貿貨官

錢追官勒停後來朝廷以度牒係出賣之物與仲昕等本非同謀遂自謫籍特與牽復使於清世不為弃人其為優幸固已極矣臣聞世美雖號能文而不孝之名著於中外今教授之任士人矜式推擇之際行誼為先豈容此輩塵污清選伏望聖慈追寢新命以勵風俗取進止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獎用事

臣伏見故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清德懿行有聞於時英宗揀拔置之東宮神考登極遂列侍從擢用未幾奄至淪謝播紳之士莫不

惜之而又三子繼亡門緒衰替臣竊惟

先帝攀附之臣如孫固邵亢韓維陳薦孫求等
諸人子孫前後例曾推恩仍有已任館閣省寺
者獨恢未及有足矜閔伏望聖慈念恢遭遇先
朝不幸早卒訪求其後量加獎進庶有以稱
陛下追遠恤舊之意豈勝幸甚取進止

奏乞罷修城壕

右臣伏見近降指揮於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
兵士各五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揮各令及八
百之額立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干

封椿錢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年開掘城壕
臣雖至愚慮不及遠詳觀事理甚有未安輒進
瞽言以瀆天聽惟 陛下畱神省覽臣伏覩

陛下聽政之始沛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遣
道踞歌頌謹仰聖澤四年于此未嘗有枹鼓之
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夷順軌外無戍事
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東河北再發廂
兵人心驚疑不可不慮况修城與開壕之工幾
八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 二聖崇尚寬
厚前日利源之入去其大半封椿錢物尤宜謹

惜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
兼臣訪聞日近朝市之間往往竊議以謂朝廷
將復治茶磨以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
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皆
謂 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講搖動人心
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之役
非惟為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姦人忘意
陛下為善不終之議惟冀獨出睿斷早賜指揮

第二

右臣昨累具狀論奏修城利害至今未蒙施行

日近訪聞開壕人夫具數增倍所散工值頗有
倍歛雖號為加給得力之人多是上下干繫作
頭壕塞之類陰有侵刻既聚大衆而不以公平
處之積怨日深或致生事兼壕身大濶所出之
土占壓民田壅塞道踞隣近墳墓多被穿掘愁
歎之聲達於衆聽臣職在耳目不敢不言竊謂
國家建置治官本欲循名責實今修城開壕之
工共七百餘萬日役兵夫無慮數千付之一二
庸人而不領於將作名實紊亂孰甚於此如聞
板築方畢旋致摧毀蓋上下官吏肆為延慢無

所統屬以糾其繆此不可以不更張也伏望聖
慈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惟用廣固兵士
三千二百人不計歲月修築城壁以終其事所
有開壕役夫並乞放罷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
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專委將作監土轄所
貴事有統領不至乖戾

第三

右臣近累具狀乞罷雇夫開壕止以兵工隨其
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令將作監專
切總領至今未奉旨揮臣竊謂事之利害已具

前奏不復委曲再煩聽覽然臣有所甚疑者特以帝王之都而高城深池過於邊郡雉堞樓櫓之迹隱然相望若於京師而為受敵之具其如天下何議者不能為國家畫久安之策而區區增峻城隍欲恃之以為固亦已過矣方朝廷講求國用正務裁損而舉百萬之貲弃於無用之地實為可惜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施行

論蔡確不合陳乞穎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穎昌府以便

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措紳之議卒皆不平
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
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
賄賍汚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 陛下特加
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
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
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
太速頃至貶所亦止踰年確遽上言乞令內徙
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
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

求者蓋見近日政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
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遽可其
奏確知執政莫不畏已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
綱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
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
心勢猶未已徃徃再乞放逐願便或自求京師
宮觀差遣以就醫為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
乎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
使漸得親近廣為跣岐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
此而始况輔弼大臣既以罪黜雖領師節未復

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
自便此風寔長則 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為
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慎也伏望聖
慈明敕三省報罷確奏以正國體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飢民

右臣伏聞京西關陝去歲時穀不登農民艱食
兩路郡邑已行賑貸而鳳翔永興實為接壤旱
災分數大槩略同物價翔踴民多菜色臣聞秦
鳳路諸郡各收五分惟是岐下實所不及然而
轉運司牽於隣州之例放稅止於五分拘礙常

法不該賑濟今方仲春民已窮困若候夏麥必
致餓殍比聞崔謀鎮白晝驚劫愚民急迫豈有
常心與其委於溝壑不若亡命為盜以幸萬一
之免竊恐因此飢饉寇賊充斥使閩中之民不
得安堵非細故也臣愚欲乞朝廷專委秦鳳路
提刑司疾速体量若鳳翔境內委實荒歉則一
面令本司依永興軍路災傷州縣特行賑貸更
不奏候朝旨如此則非惟千里之人得免轉死
之患至於寇盜亦當衰息伏望聖慈詳酌
早賜
旨揮

盡言集卷第七

論謝景温權刑部尚書不當

右臣竊聞除謝景温權刑部尚書臣近覩吏部
關到本月十八日勅節文六曹尚書並置權官
俸賜依侍郎守法新制既下衆謂未安臣竊惟
用人之法固有資級是以兩省卿監之中擇久
次者以為侍郎侍郎久次而為尚書尚書久次
而選執政歷試於職足以見賢議者比患兩省
卿監難得資高之人故向者立權侍郎之制約
用昔日三司副使資序任之二年取旨正授所

以重近臣之選艱其進用之跡也尚書之官則異於此位既崇重即亞執政若才德兼茂資望並隆處之八座乃為宜稱况隨其階職之高下已有行守試之定規苟未得其人則官不必備兼自來諸部之無長官者止命侍郎主行未聞妨闕又先朝建官以來除吏戶之外他曹尚書多不並置今朝廷創為新意特設權官搢紳之間極有異論皆謂必將援引資淺望輕不協輿議之人假此籍口欲以弭謗臣方欲具士大夫之言上達聖聽乞罷新法以杜僥倖而遽聞景

温除目則衆人所以料果為不繆按景温在

先帝時為湖南左又撫使附會章惇乞於徽城等
州建置城塞以阻四邊隙十年之內所費不貲湖
南湖北及廣西並邊之地常被殺掠無有寧歲
蠹國殘民莫此為甚近日朝廷知其無益有害
已令廢罷渠陽等軍而景温係首事之人未聞
議罪今反召用何以示懲况景温昨治開封殊
無善狀方 二聖臨御之日輒以穢惡公事上
黷天聰止令罰金已免斥逐又自高陽関將帶
女巫置之都下景温僥覲大任日使子弟就其

家考問以至崇此妖人目為聖母輦轂之下惑
亂衆聽及以婢妾之子用為左右之吏輒恃勢
以醉毆人景溫殊無畏憚而不問遂致言者彈
劾出之近藩然是時景溫親黨方據權要故知
蔡州未幾即徙潁昌既又擢守成都而偃蹇不
行無人臣恭順之禮 陛下過示包容不加黜
責猶從其請改守揚州故其後王安禮被命守
蜀不能無辭攀援景溫以為比例意謂朝廷既
已聽景溫之免則必難加罪於已然猶以人言
之故遂有宮觀之命安禮之前執政辭則尚得

宮觀景溫以兩制辭則不失名藩物論喧然為之不平在揚未久又不因省部闕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 陛下詳此數節則景溫詔除之下能允公議乎伏望聖慈特垂省察速降旨揮收還景溫之命且與外任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領之法以塞濫進之門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不當今踰半月未蒙施行按景溫天姿姦佞素多朋附熙寧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御史是時

蘇軾方忤安石景溫迎合其意輒具彈奏謂軾
丁憂歸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司体量
事皆無實章惇以開拓疆土不次進用景溫為
湖南安撫使又欲附會遂乞於徽城等州建置
城塞一開邊隙今已十年有不貲之費而無秋
毫之利徒使湖南湖北及廣西接壤州縣常被
蠻寇未嘗休息止為進身之計不顧國家之患
附上罔下孰甚於此 神宗皇帝初行官制首
用景溫為禮部侍郎時王安禮任尚書右丞乃
景溫之妹婿諂事安禮陰刺上意一日奏疏指

陳邊務其言皆先帝近日與大臣謀議幾微之論景溫借為已說徼幸稱旨緣所論之事非他人所能預聞上既疑安禮漏省中之語又怒景溫交結執政遂以本官出知潭州緣景溫與韓維韓縝正是姻家元祐之初縝為宰相首自高陽召歸亟加職名尹正京邑及嬖人子弟縱酒犯法景溫釋而不問為臺察所糾朝廷送大理寺取勘方正其罪又於瀛州以女巫自隨置之都下日令子弟考問禍福小人乘勢惑亂愚民又為言者所發而韓維方為執政遂薄其責

止罷開封出知蔡州魯未席煖復徙潁昌旣辭
成都之行仍竊揚州之鎮中外之論固已不平
况顧臨見任刑部侍郎即是本曹元不闕官兼
先帝建官之初刑工二部尚書皆不並置今來
忽降新法創添權官搢紳之間往往竊議以謂
大臣將欲援引私黨故先更張此制而景温之
名預為衆人所料蓋以執政之內有親有舊私
分深厚常欲提引是以權官之詔墨未乾而景
温之除書已下使朝廷威福之柄可以為人窺
測甚可懼也近者高士英除權工部員外郎

陛下猶以為因人撓法別授差遣今執政欲引親舊而先改國制五日之內首擢景溫上不能奉承陛下之美意下無以慰塞多士之公言僥倖既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實為聖朝惜之伏望陛下詳覽臣奏速降旨揮收還景溫新命依舊與在外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庶存綱紀以抑僥倖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溫差除不當及乞罷六曹權尚書之制近日雖聞收還景溫之命而權官

之法未蒙旨揮不避煩瀆再具論列臣伏尋典
故都省令僕之次即列八座位貌崇重實並執
政苟無其人則闕之不常置也 先帝命官之
初惟吏部之外它曹官長多不並建但以侍郎
主行未聞闕事考之前代亦不見有權尚書之
品而遽茲創立義實未安臣竊謂侍郎之資望
最深者真拜尚書自允公議今若加以權字即
是未應正除以不可假人之名授非所當得之
士欲望中外厭服堂陛尊嚴何可得也倖門一
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竊為聖朝惜之况國家

經費不充正務裁省而反無名設官增益厚祿
則是朝廷政事自相違戾伏望聖慈詳此事理
明勅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貴無虛授以重國
體

第四

右臣近嘗論列謝景温除權刑部尚書不當比
聞已得聖旨別與差遣今踰旬浹未覩明降旨
揮搢紳之間皆謂景温差除全出宰臣范純仁
之意竊慮九重高遠無由知外議之詳輒具開
陳上裨聽覽臣聞謝景温與范純仁韓維素來
相結號為死黨而景温姦邪附會罪狀極多臣

於前疏已略言之矣昨在開封又以私慝為言者所劾出知蔡州二年之間三易差任而貪進之心殊未厭足屢遣親密敦迫純仁直露私求欲得八座純仁勇於効力愛有所忘不恤人言先改國制近者忽降詔旨六曹尚書並置權官士大夫素知純仁與韓謝二族私分深厚見其無名變法逆料必引景温五日之間除書果下挾情亂政一至於此且陛下用文彥博為平章軍國重事所總政目明有定格差除尚書已上自合同議昨者創立權官及除景温彥博初

不預謀不知三省安敢輒廢定格議者皆謂呂
大防等明知不協士論而重違純仁之意是以
雷同詭隨不能拒止純仁旣已逼脅同列又欲
陵蔑彥博但令吏人以除目就第呈知未嘗稟
其可否意恐彥博沮難故不與同共商議止於
次日便具進呈彥博以外議沸騰遽出造朝遂
得追寢純仁尚忿形於色屢發躁辭且云待教
辭免即行寢罷彥博又折之曰此朝廷之事執
政豈可通私意教他辭免此語即時傳播聞者
無不駭愕純仁雖屈於正論而終欲遂非無故

遷延不追前命蓋欲景温赴闕更為營求差遣
以朝廷之公器為死黨之私恩有以見純仁事
上不忠操心不正力進姦慝妄改憲章若不辨
之以早異日必敗國事况純仁憑籍門閥素無
他才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開局時以為賢
一入樞庭固已改節 陛下即政之初罷青苗
免後之法及司馬光久在病告純仁遽以國用
不足為言復使州縣俵散青苗天下之人莫不
疑惑光既視事爭於上前極言論列方得寢罷
此事甚近 陛下當悉記憶光未薨半月之前

嘗與臣言純仁自為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顧望
止為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於如此蓋先
見其姦狀漸露心實悔之業已薦延未能遽罷
使光存至今日必不容純仁久處廊廟臣竊惟
陛下富於春秋 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闈政
事之柄仰成大臣猶是修明紀綱謹守法度之
日而純仁弃其素守背公向私非惟辜 二聖
委注之心亦以失天下具瞻之望伏乞 陛下
詳覽臣言博採公議若未欲遽行罷免即望常
加防察無使專恣浸壞朝政天下幸甚

書
卷之七
貼黃

臣本欲上殿奏陳適會左右省並無
諫官拘礙文法不得獨對臣既當耳
目之任日聞外議喧騰不敢不具奏
知伏望聖慈詳察

第五

右臣伏自去冬謝景溫除權刑部尚書臣尋具
疏姦邪罪惡乞行寢罷伏蒙陛下特徇公議
外移鄆州近日閣門繳回告命而尚書省却令
進奏院遞付本官中外喧傳無不駭異臣尋考

故事應朝廷除授即無不經拜命而付告身者
惟是綸言已下其人亡歿乃以命書就賜其家
雖景溫曾除秋官因致人言未嘗祇受閣門繳
納自合毀抹昨者再行移鄆之制遽用刑部新
銜搢紳之間固有疑論今乃以不當給之告妄
授景溫雖欲陰借稱呼暗累資序而顛倒錯亂
殊失舊章伏望聖慈特令追取依例毀抹所貴
君命不私國體無損

第六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溫刑部尚書告身不合給

付比聞景温自以無名不敢輒受謂宜因其辭
免遂令追還伏見已有朝旨令依前降旨揮理
實未安湏至論列臣伏覩朝廷自来常格應在
京新除職事官並湏受告方得繫銜昨除景温
刑部尚書未曾拜命而移鄆之制遽列新職有
識之士固已駭異今又遂非再令給告變亂典
故殊無義理况近日王汾除諫議大夫尋用人
言而罷未聞以命書賜之何獨景温遂廢故事
與之者不足為恩受之者不足為榮朝廷政事
豈宜如此臣區區之所惜者國家之体不可妄

變非為景溫而發也惟 陛下謹守成憲防微
杜漸追還景溫告命依例毀抹所貴名實稍正
綱紀不紊

第七

已上係與左諫議大夫梁壽同言

謝景溫除命錄黃

正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謝景溫差知鄆
州其新除權刑部尚書告令閣門繳納尚書省
奉勅機衡之任內則八座為重方嶽之寄外則
十連稱貴慎選攸屬周材是應將明所資出處
奚異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新除權刑部尚

書

自新除已下七字係白
貼子添注在傍用印

上柱國會稽郡開國

異

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謝景温

李常除命錄黃

五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常依所乞差知
鄧州其新除兵部尚書告令繳納尚書省奉勅
持臺侍從之臣入備論思出殿方面雖中外勢
異所以奉承寵眷簡在朕心其揆一也龍圖閣
直學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臣等伏
見故事應在京新除職事官並須受告方得繫
銜昨者謝景温除權刑部尚書未曾拜命因致

人言移鄆州元降聖旨新除刑部尚書告令繳
納尚書省臣等竊謂移鄆之制只合用寶文閣
直學士正議大夫知揚州就除差遣訪聞尚書
省再取事頭以白貼子添注新除權刑部尚書
七字用印付吏部書告即不委本省因何於錄
黃之上輒敢增加後來閣門繳納告命即合依
例毀抹而欺罔天聰以謂作差知鄆州告內係
自新權刑部尚書除授遂畫聖旨納付本官日
近李常罷中丞除兵部尚書未受命間改知鄧
州與景溫事體正同而常告內正用龍頭閣直

學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舊階未嘗加新
除兵部尚書之名一筆差除而行遣頓異任情
亂法無甚於此伏望聖慈下尚書省勘會承准
何處指揮增注貼勅黃如委實違法即乞明正
其罪以為後來之戒取進止

第八

右臣等近嘗論列謝景温昨除權刑部尚書未
曾受命不合給告至今未蒙施行臣等竊謂茲
事上繫朝廷典法不可輕變舊章伏望聖慈特
降旨揮早令改正以存國體

第九

臣等近以謝景温未曾受命不合給告乞行追改未奉旨揮臣等所以累具論奏煩瀆天聽者固非自執偏見上要朝廷特以事繫法度不敢中輟况李常景温均為近侍差除遷徙恩數略同惟是告身付授獨異考之典故實所未有議者謂刑部尚書之命猶已收還今日空名假之何益是天子之制反以執政之喜怒而私其予奪也方 二聖臨御仰成大臣之際若廟堂之上不顧國体沮遏公議變易舊章不防其微將

亂政事惟陛下早施睿斷特振主威追取命書毋尚姑息使遂非之論不能勝至公之理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

右臣伏自去年胡宗愈竊據丞轄不協人望臣忝言跼累具彈劾而聖德寬大務全體貌遷延經歲未賜指揮臣以公議不平難於中輟迺者上章極言論奏并申三省乞請留中之疏付外廷明辨曲直雖發於中憤不敢愛身而退循率易方俟誅譴今既半月威命不至繼聞宗愈已

罷政事乃知 陛下不特赦臣之罪又能聽臣
之言恩出望外感極以泣 陛下仁厚容諫如
此而臣內懷區區未盡之意若不披瀝肝膽上
達天聰則於職事猶為有愧是以願終言之臣
伏見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持性柔邪秉
心不一昔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常自太
常少卿擢為禮部侍郎旋遷天官遂拜戶部尚
書陶自瀛州得替用為太常博士尋擢考功郎
中皆由閑冗之中寘諸要劇之任才能政事無
足稱者為確主張人不敢論以至今日並居丞

雜而又相與連親不使回避阿諛朋黨殊無公道臣不敢廣引細瑣上煩聽覽止以近事之尤顯著者試為 陛下陳之臣聞蔡碩盜用官錢事發下獄罪當大辟 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赦而不誅又免寘刑刺配止送韶州編管僅能周歲確乞內徙朝廷曲法申恩移置黃州魯不旋踵確又陳乞穎昌緣國朝故事應左降官雖曾任宰臣而未復職名猶是謫籍既係有罪之人固無自便之理確之冒昧陳請御史即合糾彈而常陶身任臺綱陰借姦慝目覩亂法終無

一言其事一也按謝景温係王安禮之妻兄昨除刑部尚書衆議以為不可而常素與安石兄弟親善陶及安禮昔嘗同官於大名交契甚厚是以見景温之誤恩並不論列其事二也章惇在蘇州公違條法強市田產使無辜之民被刑失業故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御史臺明知上件事實亦不繩治假借姦豪徼幸異日其事三也王安石輔政累年曾無善状害民蠹國未見其比向者病卒人皆相賀王汾雖無言責而能上書陳述義理乞賜惡謚以為後

人之戒措紳之論莫不多汾有憤世疾邪之意而常等惡傷王氏疾之若讎及汾除諫議大夫遂率全臺肆為醜詆然汾從來別無過惡止言其口吃滑稽之類一二小事乃令報罷中外之論至今不以為直臣近日方聞常等所以擊汾之由主於請安石之謚操心如此豈復至公其事四也 陛下即政之初知免役出錢為民之患故復用 祖宗差役之制常在戶部不能講究補完而協助邪說請復雇募及為中丞猶聞奏乞施行懷姦徇私大害聖政其事五也

先帝已知經術取士久而有弊蓋欲復用詞律
故昨者有司請於經義之外加以詩賦朝廷採
納已為定制而安石之黨必欲沮撓常乃屢乞
改用經義其徒翕然譽之賴 陛下聖明主執
不輕變易而常等言之不已背公死黨其事六
也保甲之害衆所共知 陛下變法以來農民
方遂休息而陶乃倡言乞重編排朝廷若行其
說天下豈不大駭率情妄作其事七也臣起於
小官誤蒙擢用非不知雷同鉗默足以取容然
而暮年之中歷犯權貴旁人為之憂恐而臣處

之自如者實以 陛下推至誠樂善之心有捨
已從人之德是以不量力薄思効涓埃而况二
聖臨御以來逮今五載遵守 祖宗之法曾無
毫髮之累諫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實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故臣自拜
命以迄于今獻納之間尤以人物為務蓋朝廷
之有君子如人体之有元氣元氣盛實則膚革
充盈血脉榮暢寒暑疫癘不能投間以干陰陽
之和則為安強之人矣至於慎守不固氣血將
敗內無以養根本外不能慎起居一旦遘疾雖

和扁再生莫知所救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使君子衆多小人勿用然後綱紀振舉政教修明姦邪陰賊不能同隙以亂聖人之治則成天下太平之功矣其或聽納之間不辨枉直任用之際不察忠邪黑白混淆是非雜揉日復一日浸生亂階雖堯舜復起亦不能治臣竊聞近者執政奏事之次親奉德音思與大臣共為廟社長久之計每患異日小人在側眩惑人主敗亂國政憂深慮遠固非愚臣所能跋及然臣夙夜寒心而不敢以為無事者正以風憲之地乃有常等

皆王安石蔡確之黨人陰持兩端浸害正論使
漸引其類並據要津則 陛下累年憂勤所立
之政事必將復壞於群小之手可不痛哉臣恐
陛下之所憂不在異時而其兆已見於今日也
况二人挾邪不忠之迹固已著明久而不去必
有後悔惟 陛下以臣所陳七事特賜詳覽若
非誣罔皆有實狀即乞慎擇忠厚端正之人以
代常等不勝幸甚

論趙高無名進職等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知延州趙高為樞密直學

士博考僉言極有異論輒據公議上煩天聽臣
歷觀 祖宗以來待遇帥臣之体或以其在
方面夷虜畏服或以其征伐扞禦績用彰著再
委蕃宣之任方行進職之典高治鄜延未滿三
歲考其行治無以過人伏讀告詞又非再任方
朝廷進拜執政而高獨無名同日遷陟中外傳
播皆謂失体兼臣風聞高嘗遣使與西夏約和
反為羗人執而戮之審如傳者之言則挫國家
之威靈沮塞垣之士氣守邊無狀孰甚於此賞
不當賢則無以勸善罰不當罪則無以懲惡而

况無功受賞有罪不罰欲持此道以治天下臣
竊惑焉伏望聖慈特加考驗若高果有上件事
跡不惟收還新命亦乞明正典刑庶使貪功邀
利之徒有所戒懼

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

右臣竊聞朝廷除范育為樞密都承旨按育昨
知河中嘗有缺行嬖人預事干撓刑政子弟失
教閨門不肅醜聲顯著流聞道路君臣之間不
可言者使育實負過人之才義難終廢猶當抑
之散地更加歲月磨滌瑕垢漸次任用或為清

議所容今育之學術智能無以異衆而前日之
惡播在僉言比方外除已玷卿列曾未席煖擢
寘宥密臣恐修潔之士耻與比肩流蕩之徒無
所懲戒甚非所以稱 陛下旌別淑慝長育人
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育新命以允公
議

盡言集卷第七終

盡言集卷第八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

右臣伏聞朝廷以王子韶為太常少卿採之僉言咸謂未允輒據公議上達天聰按子韶姿性儉佞行已無耻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諺目子韶為衙內鑽蓋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自媒如刀錐之鈎銳也及呂公著為御史中丞遂薦子韶以備臺官陰持兩端見利忘義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青苗之法子韶每進對之際則迎合上意未嘗有一

語敢指政事之失及對公著則復肆誕謾以謂
屢嘗奏䟽言新法之非便盖欲上下欺罔兩獲
其利 先皇帝聖鑒明哲洞照姦心子韶詐窮
情得遂被黜責其後復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為言者䟽其前後過犯及不葬父母之事因而
報罷元祐初擢領劄曹又為御史論其亡狀尋
令外補今少常之任素號清選前日之居此官
者或遂遷侍郎或就拜給諫大用之漸多假此
途豈容匪人輒爾冒處伏望 陛下慎重名器
斥遠佞邪收還子韶誤恩別擇賢者庶無虛授

輿議厭服

第二

右臣嘗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今已累日未奉旨揮臣聞子韶熙寧中嘗按錢塘祖無擇事承望王安石風指巧為排陷縉紳之間至今不以為直及任御史苟務容悅上諛人主下欺官長先皇帝察其頗僻黜為上元知縣清議不齒于茲有年中間雖移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尚為言者所劾皆即報罷今少常之任資望愈重一歷此地遂陞要津豈容匪人可冒

優選議者謂子韶頗有文學不忝新命此亦姑
息之論非公言也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待天下
之才如子韶者反覆姦邪見於已試人物汙下
衆所鄙薄既不能納忠於先朝豈復能盡節於
陛下雖區區之記問或有可稱而大義已虧餘
何足道今若不究本末妄寘清途臣恐倖門遂
開小人道長甚非朝廷之福惟 陛下重惜名
器為官擇人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旨揮收還
子韶之命別授賢者以慰輿議

第三

右臣近已兩具狀論奏王字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奉旨揮按子韶人品冗末性復險邪熙寧中為御史之日見利忘義反覆迎合其後呂公著陳襄質於上前矯詐悉露先帝疾其誕謾乃詔之曰外要黨正之名內懷朋姦之實遂奪言職遠貶江左止此一節已見弃於清議而况交結權勢子弟不耻自媒挾持私怨祖無擇之大獄誦事呂嘉問復得提舉折納差遣操行卑汙實鮮倫比昨除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當時御史猶以為非處子韶之宜劾奏而

罷豈茲少常之任反可輕授除目傳播甚駭物
聽臺諫論列方俟進止子韶略無忌憚遽已視
事其處心積慮不過以謂朝廷若用言者之論
則已嘗就職縱使罷去恩例尚優機巧徼幸一
至於此方 陛下勵精求治辨別邪正之際尤
不可使此輩輒汗清途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收
還子韶之命以為姦人之戒不勝幸甚

第四

右臣近以三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
當至今未覩施行近者風聞三省奏事之際嘗

象宣諭以辨別君子小人為戒輔弼大臣既被
聖訓謂宜夙夜交儆慎簡庶僚而謬引姦慝塵
汗清選考之衆論皆謂執政之間與子韶之舊
者憐其獨未顯達是以力為主張臣竊謂大臣
不遺故舊之心則善矣至於屈天下之公議而
伸一己之私恩則非所以為朝廷之計也昨者
王汾除諫議大夫御史止言其恢諧口吃之類
一二小事猶且報罷豈若子韶姦邪反覆見於
已試柔屈不耻老而益甚遽躋華貫實辱簪紳
况汾以小過而弃捐子韶負大罪而拔擢用捨

道顯非至公伏望聖慈檢會臣三奏事理追
還子韶誤恩別改閑慢差遣庶無虛授以報群
下

第五

右臣近四具狀論列王子韶差除不當比聞已
有旨揮別與差遣今早伏覩除目授衛尉卿反
復思之不得其說須至辨析上煩天聽臣累奏
子韶罪狀皆天下之所共知未嘗有一語輒涉
疑似朝廷使之追改則是不以臣言為妄前日
太常之命既非所宜今七寺正卿又在太常少

鄉之上豈可因人彈劾更得超遷予奪重輕悉皆倒置是非好惡衆且何觀開群小僥倖之門啓大奸窺伺之隙政事如此臣竊憂之伏望

陛下總覽權綱慎重名器懲子韶之朋附亟令外補或謂卽今苦無頭過則乞依舊以衛尉少卿處之惟斷自宸衷無惑衆口庶幾公道

不至淪廢

第六

右臣近嘗再論王子韶本因人言遂罷少卿之任却除衛尉正卿理有未允乞行追寢以厭公議今旣累日不蒙旨揮臣聞王子韶者以謂官

制後來太常少卿最為清選今若不容子韶冒
處而七寺卿列乃是掬官捨彼予此別無僥倖
臣請有以折之勘會太常少卿之美遷者或為
侍郎或為給諫前日之李常趙瞻梁燾鮮于侁
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
理孔宗翰由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諫便
拜侍郎安得謂之掬官而少貶於太常也况太
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
到衛尉方及一年才擢少卿又正卿列平日不
掛貶議之人尚有驟遷之避以子韶之罪惡顯

著而力排公議必欲超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
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決不可行之
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陵夷小人浸盛是以不
避煩瀆天聽渎至再三論辨况陛下屬精求
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姦無損於國惟祈睿斷早
賜施行

第七

自此後論
路昌衡

右臣伏見朝廷以路昌衡為直祕閣權知廣州
竊惟南海之地控制蠻獠風俗輕悍易動難安
祖宗以來擇帥尤重必有綏懷之德濟以肅服

之威使之統臨乃能鎮靜臣按昌衡人品鄙下
資性殘刻昔為安陽知縣以陰事將發而尋醫
昨任陝西監司以舊怨劾吏而無實治余行之
獄則著酷烈之名居親母之喪則有非僻之行
清議不齒為日已久方 陛下嗣膺大寶驅逐
群邪昌衡與蹇周輔輩均號酷吏在所廢斥而
素為蔡確鷹犬極力主張屢竊要官衆謂幸免
今嶺表之寄事任非輕豈茲小人可稱簡拔臣
聞見昌衡罪惡事狀甚多姑款追止誤恩未敢
悉塵天聽伏望 陛下深詔輔弼別議掄材非

惟交廣之人免被僣政又俾曲濫之吏少沮凶
威仰冀睿明特賜採納不勝幸甚

第八

右臣近嘗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初聞尚
書省勾收告命縉紳莫不欣悅今日乃知却有
旨揮令進奏院依例發下三數日內予奪反覆
中外疑惑實損國體臣按昌衡天資剝刻狡獪
誕謾昔熙寧中知相州安陽縣不修士檢醜聲
流聞本路監司將行按發昌衡遽乞尋醫因得
幸免然而內疑指使劉龜年暴揚其事後來陝

西用兵龜年適在秦州夕陽鎮為監押昌衡乃
指名抽差部押糧草欲緣軍興中以危法而泄
其私怒是時龜年懼此因依訴於趙濟遂晉而
不遣其事喧騰無不知者臣又聞昌衡執親之
喪寓居南京曾無哀戚之容反為非僻之行有
武人劉振孫者侯其微服出入倡家遂痛毆之
為人所救僅得逃逸及昌衡為陝西轉運副使
振孫又知寧州挾其舊怨勇於報復乃用匿名
之書移振孫為原州都監且匿名文字於法不
當受理而昌衡違法受之振孫事狀甚輕曾無

免所居官之罪借令當移亦無降等之理昌衡
任情刺舉不畏公議一路澄清之寄將何賴焉
臣又聞昌衡治余行之獄輒廢錄問違經亂法
天下以為酷吏然而行之舊游王珪之門昌衡
旣於秦牘之間隱落其事又密告於王以市私
恩仍與蔡確陰相交結故珪確用事之日浸盜
華要 陛下即政之初澄汰姦慝昌衡以死黨
在朝獨免廢放歲月未幾頻易劇任當時士論
固已上譏廊廟下責臺諫今海南之地控制百
蠻推擇帥才尤宜慎重以昌衡之罪惡如彼而

朝廷委付若此臣恐豺狼之性毒烈貪暴必不能為 陛下布宣惠澤鎮安遠民異日生事悔將無及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收還昌衡誤恩別擇良守以式南國豈勝幸甚

第九

右臣近兩曾具狀論列咎昌衡除知廣州不當今日雖聞已有旨揮易守潭州而貼職誤恩尚未追改考之公議咸謂未安須至開陳上瀆聽覽臣前章所奏昌衡罪惡固已詳悉而情理之尤不堪者莫甚於執親之喪而為非僻之行昔

陳壽居父憂之中使婢和藥當時士論尚且鄙
弃豈若昌衡不念顧復之德肆行姦穢之事臣
聞父子之道天性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今
昌衡違犯名教絕滅人理於所厚者其薄如此
陛下亦安用之况所貼職名本為南海重寄款
寵其行前命旣罷即合追寢兼長沙守臣從來
亦無盡帶館職之例使昌衡捨烟瘴之遠得湘
潭之便又貼直閣坐制一方天下姦慝何所懲
沮惟陛下留神省察速降睿旨追還昌衡新
命別與閑慢差遣庶幾善惡明辨少厲薄俗

第十

右臣近累具論奏踳昌衡前後罪狀不堪擢用
及已罷廣州當追貼職至今未奉旨揮臣之所
言得於公議章累十數遷延五月是非可否終
無定論內外疑惑實害政體况潭州守臣自来
亦無必帶館職之例豈可因緣差誤輕授小人
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明詔執政早令追改使朝
廷判別邪正之道信於天下如昌衡輩誠何足
惜惟 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十一

併論子
韶昌衡

右臣近已累收論列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
至今未蒙施行議者謂子韶記問該博昌衡吏
事強敏其才可用不歆終廢臣竊惑焉朝廷取
人固必有道若大節已善或有小疵才難求全
理當掄擢傳所謂不以一青掩大德者是也其
或素行邪僻大義已虧雖有小才固無足取此
少正郊之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所以不能逃孔子之誅也按子韶上罔
先帝下欺長貳為臣不忠清議所弃昌衡報親
之喪曾無哀戚肆行邪穢絕滅天性為子不孝

典法所誅豈謂斯人反蒙褻進再三惟慮不得
其說臣竊謂朝廷差除固有當否言者議論不
無是非既不以子韶為太常少卿又追還昌衡
廣州之命則前日所差為不當臣之言為是矣
繼而罷少常者更遷衛尉正卿免南海者依舊
貼職以為潭帥則臣之議論孰是孰非朝廷差
除孰當孰否數日之間反覆如此傳播天下豈
不疑惑昔魏太祖有言曰苟令君之進善不進
不休苟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今昌衡子韶可
進之善少可去之惡大黜之有厲於薄俗用之

無補於聖時何為遂非憚於追改臣聞三軍可
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臣雖愚陋敢忘素守
惟 陛下無恤反汗之嫌自遺養虎之患檢會
臣累奏事理早賜旨揮

第十二

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一
次論列未蒙施行議者謂君命已行難於反汗
臣竊以謂不然國家良法善政天下以為便者
大臣當為 陛下協守之不可變也至於進退
人物間有差失但不吝於改過猶無害於得人

今朝廷政事之可守者往往不能固執初議屢有變更以惑亂天下之視聽至於引用姦惡以致人言則反遂非自用不恤公議而徒以不欲反汗為說臣所未諭議者又謂言者好求人過而執政惟用人之才臣亦以為不然古今用人誠難求備要當錄其大而略其細則無弃人矣今子韶之為臣不忠昌衡之為子不孝清議之所共疾典法之所不赦雖區區之所記問吏事有足稱者然而可取之善小可弃之惡大用之有害於名教黜之無損於聖朝而大臣謂之

用才亦已過矣臣聞近日除吏之際每患言者
彈駁以謂數有追改則恐差除不行臣竊謂朝
廷不知其不可而使之則罪在耳目之官苟知
其惡而不去則咎將誰執與其用人之後惡臺
諫之多言曷若未用之前少加審慎而使人無
可言者乎臣非敢以所論未行忿而求勝直欲
以天下之公議上達聖聰庶幾退斥姦邪獎進
良善為國家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而已惟
陛下察臣之志力主公道罷子韶昌衡之命以
為天下臣子之戒

第十三

右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
二次論列未蒙施行臣條奏二人罪狀固已詳
悉皆中外之所共知非敢以疑似難明之事而
妄加之也朝廷取其小才而遺其大惡苟無私
意何以至此臣所以反復論奏不能自屈者特
以聖明在上與天下之公論為可恃尔伏望
陛下力主正道更加詳察以臣所言子韶昌衡
事狀下御史臺体量如皆有實非臣厚誣即乞
特降睿旨疏其罪惡而顯黜之以戒天下之為

臣不忠為子不孝者若有一事稍涉虛妄臣亦不敢苟避罔上之戮惟祈聖鑒早決是非使枉直不至於兩存姦慝不容於幸進愚臣願望實在於此

第十四

右臣昨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三次論列近日雖蒙朝廷以子韶出守滄州而昌衡之命猶未追改臣既任言責實畏公議累煩天聽蓋非獲已竊謂二廣之地控制百蠻祖宗以來選委尤重然而嶺南瘴毒人所憚行

故凡命帥恩例特厚或貼以職或進其官悉有舊章可以推考今昌衡為子不孝為吏酷害附會王珪蔡確屢興大獄違經亂法天下怨疾得免廢棄已為厚幸比叨擢用尋致人言既罷五羊之行猶冒直閣之寵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便使昌衡自為之計不過如此况因彈劾而所授反優於前日輕重倒置何所懲勸臣聞姓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館職帥權世謂高選若容邪黨輒爾濫處臣恐朋邪群小以苟得相矜而正人端士以同受為耻 陛下厲世磨鈍之具

遂為虛名此尤不可以不慎也伏望聖慈檢會
臣累奏事理追寢昌衡過嶺貼職處之散地非
惟使不孝酷奪之類無以覲幸誤恩亦足示朝
廷之好惡風化天下

奏乞罷畿內保甲

右臣竊惟 祖宗深鑒五代外重之弊聚天下
之兵寓之畿邑制馭四海如臂使指可謂盡善
矣然而河北河東陝西之地密接戎狄居常宿
師以為戰守之備尚恐兵威未振不足以壯中
國之勢乃籍民丁謂之義勇雖未嘗使冒鋒鏑

蓋資其虛聲以奪敵人之心爾熙寧中

先皇帝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排之為保甲以習武事 陛下踐祚之初既罷長上教閱止令農隙之月做 祖宗義勇之制專委州縣以次集教平居無事之日俾民服力南畝而又順時講武以張軍聲深得禦外治內之策然臣有所未諭者竊謂自古王畿之民異於郡國所任之事常務輕簡蓋休養其力以重根本也今府界正兵既多固非三路之比而千里之內亦置保甲勞民示弱理有未安雖連歲災傷依例免教

而此名尚在終累人心使比屋之間不得坦然
為自安之計亦何益也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應
畿縣保甲悉令廢罷所貴民力舒緩人情安泰
遠近輕重不失國體

論黃廉除起居即不當事

臣竊惟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它
官莫比國朝以來付界尤重搢紳之士一歷茲
選必贊書命遂直禁林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
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臣伏見起居
即黃廉立朝無正直之名蒞官有附會之實宏

悅側媚善於進取從來清議未嘗與之忽蒙掄擢甚鬱衆望命下之日適會臣辭免誤恩家居待報旣未領事不敢奏章遂密斯人乘間叨據方 陛下辨別邪正長育人材之際如庶亡狀實玷清選深慮朝廷業已除授無名罷免伏望聖慈面諭執政假一修撰之職處以使者之任姑俾宣力於外以杜姦邪幸進之漸惟冀特番聖慮早賜旨揮取進止

論陝西鹽鈔鐵錢之弊

臣伏見陝西鹽鈔鐵錢之弊莫甚今日向者鹽

鈔沿邊及近裏州軍轉賣至京隨處價直增損
不過三五百文是致鹽貨通行商賈獲利今則
關陝每鈔一席價錢僅及十千縑至西京所賣
不及六貫或就解池請鹽一席脚乘之費通約
一十二千搬至西京止賣七貫已上鹽鈔與搬
鹽所折皆十分之四五此鹽鈔之弊也舊制大
鐵錢之法每一文當小銅錢二文今則用鐵錢
一貫五六百文換易銅錢一貫往往乘時尚或
增長此鐵錢之弊也二者弊源皆在官司自來
贏餘以補支計不詳法度與民爭利且鈔法本

欵沿邊召人入中錢物給鈔支益以實邊備隨處或賤或貴客人趁時往來販易公私兩獲其利今則官司自契勘價賤州軍收買却於價高處出賣是以商賈不行有無不通陝右素無出產道路附帶錢物之人惟用益鈔故不免競添高價收買此益鈔與民爭利也鐵錢銅錢舊日相兼一等行用更無輕重之別止自近歲以來陝西官司計較鼓鑄鐵錢獲利稍厚諸處錢監罷鑄銅錢是以民間稍稍難得或須用銅錢出入即以鐵錢加息一分換易近日官司又今應

係支給請俸及買賣等只支一色鐵錢依民間分數加息出換公私相競漸次添價始自一分今至六七分矣此銅錢與民爭利也陝西鹽鈔鐵錢之法素號經久之利而今日之弊至於如此况陝右京西二路疆境相接每於界首計其米麥金帛之價僅爭一倍皆以此也久而不革為害浸深權時之宜在所損益為今之計惟使陝西官司罷買鹽鈔止令民間販易其解州鹽池支給鹽貨並用熙寧以前舊法仍將諸司見在椿管銅錢盡數兌換與轉運司自今後應係

盡言集卷第八終
支用並依舊日衆同鐵錢中半支給其官中加
息換易銅錢亦行禁止諸州錢監舊鑄銅錢去
處亦令興復如此則鹽鈔與鐵錢之法必行商
旅復通公私共利亦理財裕民之道也伏望聖
慈詳酌特賜旨揮施行取進止

盡言集卷第八終

盡言集卷第九

論蔡確作詩譏訛事

右臣伏見知漢陽軍朝散郎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訛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臣按確得性陰險立朝姦邪象恭滔天有共工之惡言辨行偽挾少邛之才遭遇幸會致位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宜明教化而縱其弟碩交結群小公納賄賂盜用官物不知紀極閨門之內奉養豪侈飲食黻色衣服器玩肆為奢僭制踰王公是時碩為

軍器少監俸入有限而用度如此確實同居豈
不知其所來乎朝廷既不窮治又貸其弟之死
止以失教為名黜守安陸天下公議謂罰不能
當其罪固宜痛自懲艾圖報大恩而乃不自循
省輒懷怨望借唐為喻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
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
盛足以有為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徼幸復用權
泄禍心跋扈懷梁冀之姦睥睨蓄魏其之志此
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 陛下察其情理斷以
至公出處厚之奏付之有司特行按治明示其

罪以謝天下

第二

右臣近以知漢陽軍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怨謗君親情理切害遂具論列乞正其罪未覩旨揮施行臣聞確之朋黨太半在朝造播巧言多方救解且謂處厚事非干已輒尔剡奏近於刻薄此風浸長恐開告訐之路臣竊以為過矣西漢酈寄天下謂之賣友然而摧呂祿以安社稷前史謂誼存君親不以為貶確之罪惡固已貫盈不自省循肆為訕斥人

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處厚外官雖無言
責見確悖通不道發於忠憤名則出位情實愛
君取捨重輕未為無理惟 陛下勿恤浮議早
正典刑使大姦無幸免之門朝廷無異日之患
天下幸甚

第三

此一章與梁燾
吳安詩同言

右臣等早來臣壽臣安詩延和殿進對具陳蔡
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上稟言路更有何
人論列伏蒙宣諭惟卿等及劉安世外它人別
無章疏臣等竊伏思念國家設御史本欲肅正

綱紀糾察百僚雖小犯朝廷之儀猶俾彈治今
來蔡確悖逆不道指斥乘輿而御史臺職在按
舉曾無一言挾邪不忠黨惡無憚未見如此之
甚者臣等前章固嘗以確之朋黨太半在朝慮
其造播巧言多方營救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
並不糾劾又慮姦黨變亂公議別有奏陳恐開
告訐之路臣等竊謂古人見無禮於君者如鷹
鷂之逐鳥雀豈有目覩姦豪陵蔑朝廷謗訕君
上乃欲置而不問苟非今日確之事發則其黨
與未易彰敗臣等尚慮御史臺知臣已有論奏

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姦狀
益更明白伏望 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確事
畢明正其罪特行竄逐庶使邪正有辨不敗國
事

第四

右臣近以蔡確指斥乘輿精理切害尋具論奏
乞正其罪雖已聞降旨揮下安州取索元本及
令確開具因依至今未見回報臣聞上自執政
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救齊奮
死力若使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

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寒心而過為陛下之
計臣竊觀二聖臨御以來日新聖政蔡確之
徒不得逞其姦志陰懷怨望窺伺頗急然而深
情厚貌未嘗形見今乃無故作為此詩臣恐
祖宗神靈天地眷祐疾惡貫盈而以此機授
陛下也臣伏見李常盛陶居風憲之地目覩蔡
確無禮於君親而依違觀望曾不糾劾及朝廷
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又是非交錯皆無
定論翟思已下仍更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綱紀
何賴焉彭汝礪在侍從論思之列不以疾惡為

心反用開告訐之跡為解其餘進說之人臣雖不能知其名氏然其所主之論計與汝礪不甚異也臣竊謂李常等居可言之地而不言雖言而陰持兩端彭汝礪等不任言責輒敢進疏宜有高遠之慮出於世俗之表而義存君親者反責其告訐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問夫告訐之不可長則是矣至於睥睨兩宮包藏禍心者乃為可長乎朋邪罔上孰甚於此若非確之事發則群小比周無由彰敗惟望聖心先定勿疑流言誅鋤奸慝決行威斷庶幾朝綱振舉邪正明

辨天下幸甚

第五

右臣近已四具狀論列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
害乞付有司按治其罪 陛下聖德寬厚體貌
大臣不欲輕信人言遽行竄殛遂降睿旨令確
開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近日竊聞確及
安州皆有回奏訛上之迹盡如臣章雖文過飾
非妄意幸免而情狀明著可以無疑臣聞確昨
移南陽旣離安陸復遣親吏取去詩碑洗滌刮
磨靡有存者使確詩意別無詆斥錐刻之金石

固可自信惟其內懷缺望志在謗訕有慊於心
懼復流播故令毀撤欲以滅口推此言之則確
之罪惡何可掩也伏望 陛下特徇公議毋恤
浮言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其御史臺官吏並不
糾劾及伺候朝廷已行遣後雖有言者亦持兩
端并自餘臣僚進說營救皆確朋黨不顧君親
苟尚蕪容必為後患伏乞聲言其罪重行貶黜
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第六

此一章與
梁燾同言

臣等近以蔡確怨望作詩無人臣敬順之禮累

曾奏論乞正典刑朝廷旨揮下確開具仍令安
州知州取索確詩元本竊聞安州取索與確開
具皆已奏到確之開具本無所用徒為遷延行
遣令確知其事因從容造說交通求救詞皆虛
妄必不可信今安州根究得確詩元書在粉板
後來削去墨跡其板見在書之真狀已著削去
其罪轉明更使確巧詐辦給此亦不能文也詩
板是明白已驗之跡便可為據開具乃委曲苟
免之詞不足為憑罪在不赦合寘誅竄恭以

太皇太后以 先帝遺詔用故事請權同聽政

當日確備位次相親見本末豈不知此事不是
太皇太后本意蓋為 皇帝年在冲妙以保護
聖躬為切事不得已乃從權宜竊以前日遭值
先帝大變之際設或不依本朝典禮上尊兩宮
則宗社大計將如何哉觀確之意以為不然蓋
竊幸 皇帝富於春秋欲以大臣專權自作威
福包藏禍心深不可測此不可不誅也大臣之
義當歸美報上喜以福祿壽考稱誦其君確不
能庶幾於此乃引竭海變田之事肆為怨讟密
懷大惡之志發為不祥之語此不可不誅也賞

刑者人主之權也 祖宗所以行威福而公天下服人心傳之子孫為萬世法也兩宮亦不得而私之矣如確之罪天下所共怒天下所共棄與天下共怒共棄之者在 皇帝陛下與大臣也 陛下崇養聖德未專明斷所與議者在大臣如少欲寬確則天下疑而不服傷 陛下之聖孝矣大臣者敢為開陳未減則是朋姦養交面謾不忠視確之罪無所重輕必不見容於天下矣臣等願盡行公議無屈 祖宗之法以失威柄威柄一失則姦邪強鷲無所忌憚後時有

不可制之悔於此不得不慎以防微杜漸也伏望聖慈以其事下有司議正其罪為今日戒為後世訓取進止

第七

此一章與梁肅同言

崔名例律十惡六曰大不恭注謂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

崔職制律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

崔名例律議請減贖章犯十惡者不用此律

一宰相丁謂貶崖州司戶叅軍

一前樞密副使孫沔貶節度副使宿州安置

一前叅知政事呂惠卿貶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右臣等早來延和殿伏蒙宣諭令具行遣比附
條例密奏臣等略具合用律法及責降大臣故
事備錄如右臣等竊謂三人之間丁謂之責最
重然其所犯亦非蔡確之比伏乞聖明更賜叅
酌

第八

右臣昨日延和殿進對嘗論彭汝礪營救蔡確
事伏蒙宣諭以謂卿等錯會汝礪所言與卿等
一般者臣雖已具汝礪朋附之實面奏其畧尚

恐 陛下未知群邪交結之詳緣此事正繫是非邪正之機不可不察須至辨析上煩聖聽臣伏見彭汝礪與曾肇同為中書舍人公然結黨范純仁既是本省官長日得相見朝廷密命無不關預而又汝礪親弟娶李常之姨女廟堂之論悉使傳播故御史臺表裏通同殊無公道窺伺執政之意旋立議論純仁所欲雖違法害義無敢糾駁稍異已者則必承望風指連章繩治皆有實迹未敢盡舉姑以蔡確之一事試為陛下陳之向者吳處厚繳進確詩其徒大懼巧

言救解情態萬狀純仁備位宰相見確無禮於君親不以疾惡為心乃諭汝礪及魯肇以為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汝礪等既聞其語即時傳報李常是以御史臺依違觀望不復按劾及見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汝礪輒奮強狠妄進邪說雖其大槩不敢主確然而深意全罪處厚臣竊謂以確詩為可罪邪則自有臺諫官論列若以確詩為不足治邪則臣等豈敢違犯公議輒形誣奏進退之間皆不預中書舍人之事今汝礪出位進疏惟以長告訐為說至於睥

晚兩宮悖逆不道則欲置而不問是汝礪貪與
蔡確為地而不顧君親之大倫僭亂之基漸此
乃朋姦罔上徇私立黨而 陛下謂之與臣言
一般竊恐聖心未之察也臣聞汝礪與曾肇同
受純仁之指而肇陰險姦賊不肯自發故使汝
礪先次進言繼聞臣等極力攻擊 陛下已賜
聽納遂不復言然而交構之迹播紳無不知者
獨其黨人為之諱耳願 陛下以臣之論詳覽
汝礪之疏則姦人之情狀必不能逃於聖明之
鑒臣伺候斷遣蔡確了日當節次具狀劾奏姦

黨乞行竄逐惟 陛下乘不可失之機特行英
斷使邪正分別朝廷清明臣雖殞首亦無所恨

第九

此章與梁燾
吳安詩同言

右臣等竊聞蔡確已有責命舍人彭汝礪封還
詞頭不肯草制者臣等竊謂確之罪惡本天下
之所共疾不容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
列不以君親為念沮格詔旨奮力營救臣等前
日進對之際固已言其朋黨之狀觀今日之舉
可驗有實伏望 陛下誅其姦意重行貶黜庶
分邪正以肅中外

貼黃

臣等伏見治平中命王疇為樞密副使是時錢公輔當制繳還詞頭朝廷以為不當遂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今來蔡確責命與王疇事理不同汝礪挾姦不肯草詞伏望詳酌重賜施行仍乞速降旨揮免致惑亂衆聽

第十

右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者臣按確嘗位宰相輔政亡狀第碩贓污罪惡貫

盈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 陛下既不窮治
又貸碩死仍免決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為名
止從薄責朝廷之恩亦已極矣而確不知圖報
猶懷怨望作為詩什輒敢謗訕罪狀顯著法所
不赦 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不忍加誅俾全
要領已出再生之賜謂宜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而尚玷鄉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論皆謂失刑臣
嘗以賞罰者人君之大柄 祖宗所以公天下
而立之聖子神孫亦必以至公守之不可失也
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躬恩德隆厚而

確悖逆不道妄有詆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
所不容今來責命太輕未厭輿議非惟失
祖宗立法之意亦恐傷 陛下孝治之風伏望
聖明更加詳慮早行竄殛以慰人望

第十一

右臣近以蔡確責命太輕嘗具論列今已累日
未奉旨揮臣伏見確之朋黨太半在朝大臣之
間亦有陰懷向背假託義理巧進邪說協力營
救者雖聖心先定必不為流言之所惑而後命
淹留未快公議再煩天聽仰冀採納臣聞自古

亂臣賊子之為害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良由上
下怠忽辦之不早日復一日養成禍胎是以先
王禮制雖齒路馬與蹇其芻者莫不有誅非芻
為可貴而馬不可齒蓋君臣上下之分所當致
嚴而將折天下姦雄桀驁之氣於未然之前也
今確無禮於君親非可宥之過雖悖逆不道自
取罪矣亦朝廷威令不行政尚姑息容養確輩
使至於此而輔弼大臣猶為救解欲望朝廷尊
嚴朋邪斂迹何可得也願 陛下深察姦黨慎
無輕聽早行四凶之竄以慰天下之望

第十二

右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嘗論蔡確朋黨事雖粗陳大槩而臣內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恣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倘若無人以至先帝厭代聖上嗣統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姦人

懼其為已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詆毀

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弟碩
賊污事發亦罷宰相履恕坐事相繼外補旣而
惇在蘇州肆為不法強以賤價奪民之產確在
安州不自循省作為詩什謗訕君親臣竊謂惇
確所以桀驁狠愎無所畏憚者蓋四人從來更
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惇故敢如此若
不早為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為朝
廷之患臣迹雖踈遠不知 先帝傳位之詳然
搢紳士大夫間亦嘗講聞其略今試條析為

陞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

皇帝出見群臣都下誼傳以為盛事明年三月
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
一也自先帝違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
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
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
祐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
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
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誕告
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

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功二王
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
明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大略如
此實 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
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臣雖
愚陋心常疾之近司馬康赴闕邢恕邀至河陽
燕語之次稱贊確等不已探其微意數皆捭闔
蓋欲康來京師傳達在位陰與確等謀為復用
之計朋黨害正一至於此臣竊謂惇確用事十
年小人黨與內外結固造作姦言欺惑愚衆臣

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則
確輩萬死何補於事伏望 陛下起福於無形
防患於未兆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
親見策立今上事迹作為金縢之書藏之禁中
又以其事之本末著之實錄然後明正四凶之
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以貶竄外所有章惇黃
履邢恕欲乞並行廢斥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
貴姦豪弭息它日無患惟 陛下取臣千慮之
得少賜 晉聽不勝幸甚

論魯肇知鄧州不當事

臣竊聞朝廷除魯肇知鄧州兼西京南路安撫使按肇資稟姦回趣向頗僻昨來蔡確謗訕君親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倡為邪說惑亂衆聽以至捍闔執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確者靡所不為上賴聖明得正刑典肇不自安遂乞外補 陛下敦尚寬厚貸而不誅猶假從官出守近郡搢紳之論固已不平到穎半年遽易帥路非惟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亦恐氣燄凶暴小人寢長伏望聖慈審度事理收還新命以允公議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事

右臣竊惟國朝以來初革五代之弊用宰相以主文事則建叅知政事以為之貳命樞密使掌武備則設副使簽書以為之佐雖員數名品時或不同而文武二柄未嘗專付於一人也今安燾以母憂去職本兵之地惟有趙瞻竊聞又以私故見在式假方西戎納款南蠻入寇邊防兵略正務講求差之毫釐遂失機會所繫至重恐不可全然闕官臣伏見英宗朝亦嘗命宰相韓琦兼權樞密院事國史具載最為近例若

陛下慎擇人才未欲輕授伏乞且依故事命大臣兼領所貴緩急不誤大計

論畿內買草事

右臣伏見熙寧以前左右騎驥院及天駟牧養等十坊監馬數蕃息每至冬月並還廐下芻秣之費極為浩瀚常賦所入既不能給故於畿內十七縣市草五百萬束為之体量和買蓋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歲之豐凶而制拋降之多寡未嘗諸縣為一定額也其後坊監併廢國馬浸少拘文之吏因循不言前日畿邑之草依舊收

買雖係災傷無敢放免而又不支見錢以布往折官定布直既已甚高及其估草則反太賤比之市價不能及半或遇水旱之災民間無草即每束止令輸錢又比折布往往倍費是於二稅及諸色差科之外加此一重無名之賦也臣聞諸縣帑庫甚有民間納到草錢推此言之足見坊監馬食有餘可以裁損歆望聖慈明敕主者今後每歲契勘國馬的確合用之草約常賦所入尚或不足方許量加寬剩拋降委提點司體量逐縣之豐凶隨其分數依時和買若大段荒

歎全無收獲即並與免放不使納錢庶幾民力稍寬均被聖澤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時孝孫充梓州路轉運判官按孝孫資稟傾邪巧於仕進昔王安石曾布鄧綰變法之際曲意附會遂薦充司農寺屬官推行新法於河北吏民苦之視若鷹犬其後蔡確用事傾心交結又得御史臺主簿及何正臣鞠瀘南之獄舉以自隨使正臣周欺先朝肆行酷烈孝孫贊助其力居多獄決還朝擢使一道元祐

之初罷諸路提舉官隨例得郡搢紳之議固已
不平今正臣旣行黜責而孝孫尚冒監司陟降
頓殊公議未允伏望聖慈考其素履灼見姦狀
追還新命以折群枉取進止

論周種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

右臣伏見鄆州教授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
石配享 神宗皇帝廟廷中外諠傳頗駭群聽
臣聞天聖中錢惟演嘗請以 莊獻明肅太后
莊懿太后並配 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是時御
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遂落平章事罷歸本

鎮臣竊謂惟演位兼將相言之未為太過而責之如此之重者所以嚴宗廟也今種以踈遠微賤之臣懷姦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使安石功德茂著實可從享在種之分猶不當言而况輔政累年曾無善狀殘民蠹國流弊至今安可侑食清廟傳之萬世如種狂僭豈宜輕貸伏望陛下以春秋之法誅其始意重行竄殛以明好惡

盡言集卷第九終

盡言集卷第九

九

九

盡言集卷第十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

臣伏見尚書省吏額房看詳畢中書後省所條
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都事時忱於司勳所
定酬賞之外別擬特旨違法推恩其事已具臺
章臣不復論竊聞近降旨揮改從司勳元議而
舞文之吏尚仍舊職事繫綱紀須至論列檢准
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節文應三省人吏除
歲終比較屬本省外其勞績合推恩依條送吏
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行今來司勳既已勘

當各已指定酬賞而都司輒敢廢格旋擬特旨
所得恩例四人獨優倖倖無憚莫甚於此且天
下之事既有定法循常進熟即可奉行惟是重
輕可否之間規矩繩墨之外非常之斷必歸人
主是以進呈之日面取聖旨大臣於此猶不得
專豈有胥徒乃可擅命冒昧公議欺罔執政違
法亂紀漸不可長伏望聖慈詳察事理據今謬
賞之人除果無大過自來不為人所指目者並
依司勳勘當推恩且令依舊外其時忱蘇安靜
任永壽時憚四人姦惡如此不可復留欲乞並

與合得官悉令外補庶幾稍破黨與不至亂政
取進止

第一

臣近具劄子論列尚書省都事時忱等四人舞
文亂法過冒厚賞乞行罷斥以破黨與竊聞時
忱及任永壽已令外補外時憚蘇安靜尚留公
府物議未安須煩天聽臣竊謂有司遷進數吏
恩澤厚薄固未足論然尚書省乃政本之地法
度之所自出若容姦慝廢格條詔將何以訓迪
在位表率四方臣詢採衆言考驗實狀惟此四

人者招權用事蠹弊非一今去留相半無以示懲而又同罪異罰有害政體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旨揮并蘇安靜時憚悉令斥逐庶懲巨猾以厲其餘稍存紀綱不累聖政取進止

第三

臣近嘗論奏尚書省都事時忱等違法冒賞乞行斥逐雖蒙朝廷節次罷免而考之輿論皆謂行之未盡公議尚鬱臣不敢蔽輒具條析上取睿斷臣伏見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勅節文檢會

吏部狀准都省送下任永壽等狀重別看詳六
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了當今叅酌欲任永壽
候出職日循一資時憚侯補充守當官日升四
名蘇安靜與減二年磨勘時忱與減一年磨勘
用為酬獎尚書省白劄子都司擬到時忱特減
二年蘇安靜特與先次補轉都事任永壽選滿
合注判司簿尉以封樁戶房合循兩資乞換授
擬特換本等班行依舊祇應時憚擬升八名緣
有勞績六次該升兩名累計十名擬免試先次
特補守當官校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

文今後應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
合就重陳乞臣看詳任永壽未合出官故吏部
擬定候出職日循一資今來兼用封樁戶房轉
官酬獎換本等班行即是併合就重其違法一
也又敕節文人吏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
於已猶不可論功况於他人豈可冒受其係專
置局及東西府宿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
臣看詳蘇安靜等所行吏額文字雖係置局盖
因藉門下中書後省已成之書覆行叅校稍有
損益既無絕異之効止合量加賜與而減年換

官升名特補惟其所欲不顧條禁其違法二也
又勅節文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勳勘覆以防弊
濫惟三省人勞績重則轉官輕則支賜自來不
送司勳一面擬畫遂致陰廢正條漸增例優今
後應三省人有勞績合推恩送吏部勘當上尚
書省次第施行臣看詳任永壽等所乞酬賞元
送吏部即合遵守敕文量其勞効次第支賜而
乃以減年循資升名之類上尚書省至於都司
則又弃而不用更擬特旨倍加優厚其違法者
三也臣伏觀陛下即政之初深患三省姑息

之弊又因臺諫論列遂詔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同裁定聞奏是時取會到治平以前及熙寧後來條例參酌到合行裁損事件十有七條臣前所引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是也雖未能盡除蠹弊而近歲僥倖之風亦稍革矣臣竊謂朝廷所以治天下者莫大於典刑

陛下旣命大臣出造法度以授有司如已善已具則上下官吏所以遵守奉行猶有未也則當條陳其事建乞改正今前件詔敕並無衝改不識有司安敢廢格其尤不可恕者都司於吏部

所定之外別擬特旨假人主非常之斷奉胥吏
無厭之求此而不懲公道將廢伏望聖慈審察
事理應都司違法官吏並行黜罷吏部擬賞不
當亦行責罰仍乞面諭大臣協心奉法無縱舞
文之吏以干至公之政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近嘗論奏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乞賜黜罷今
已累日未聞旨揮臣竊惟尚書省乃政本之地
而左右司所以副貳丞轄糾正省闈自行官制
以來尤為高選非聰明守正不回之士孰宜居

之乃者猾吏舞文妄干恩賞都司明知三省人
勞績不許併合就重陳乞而公違詔勅以任永
壽時憚自列微勞遂於吏額房酬賞之外更用
別房恩澤換授特補以厭群小之歆考之輿論
皆謂永壽輩雖憑恃城社僥倖苟得而可否之
決法度存焉為都司者誠能徇公滅私則予奪
之際必合物議惟其陰懷顧望奉法不謹是以
典憲明具未嘗衝改而輒敢廢格別擬特旨以
此論之姦吏之妄訴則法在都司之失職則法
忘不有顯黜恐無以為天下曠官之戒伏望聖

慈檢會臣前奏事理早賜旨揮施行取進止

第五

此一章與朱光庭同言

臣等今早延和殿進對嘗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罪不可貸伏蒙面諭令臣等親至都堂理會者竊惟故事臺諫官登對畢自持劄子於中書呈納故可以與宰臣已下相見自垂簾聽政後來上殿臣僚止是封進劄子別無名目可至都堂是以未敢奉詔旨臣等竊謂朝廷所以為天下之本者以有法度也 陛下設官分職內外錯綜所以行法也又置臺諫之臣付以言責所

以司察中外之亂法者也今都司徇舞文之吏
蔑弃典刑則是曠官臣等見亂法之臣而不能
正則是辜 陛下之委任方 二聖臨御仰成
大臣之日正是謹守法度維持綱紀之時而尚
書省都司附下罔上廢格詔令若不按治恐無
以表率四方惟望聖慈深察事理早賜罷斥以
伸公議取進止

第六 留中

臣近已三次論列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
今未蒙指揮臣竊料 陛下所以難於必行者

豈非謂事連執政恐傷大体是以聊屈衆論以
安大臣之心乎臣雖甚愚固已上体聖意然臣
自叨諫列已踰二年前後奏章不啻數百惟是
明白的確為衆人所知者方敢以聞此則愚臣
之所自信而 陛下之所深察也乃者任未壽
等妄干賞典臣所以不論執政而劾都司者盖
遷補人吏非大臣事而尚書省白劄子明稱都
司擬到則是事由有司而起執政容或不知也
惟是交結姦吏欺罔大臣蔽匿三省專圖僥倖
國家恩賞是以兩省諫官御史全臺並皆論奏

乞行按治而小人被劾遂非畏罪巧說執政引咎自歸意望聖慈容貸以免已責又大言於搢紳之間曰御史言杜常赴時忱之會而實未嘗有事皆誣摺朝廷已寢而不行矣臣竊謂杜常曾與不曾造時忱之門事跡曖昧言者得於風聞容有不審至於擬賞亂法則文案具在昭如日星三尺童子皆知其姦不待言而後辨就如其說御史兼指杜常之私行雖或失實姑置之可也諫官之疏蓋專論都司之曠職附下罔上罪狀顯著豈可以御史一事之誤而并廢諫官

可行之言乎近日小人見公議之屈抑鼓舞拊
蹈屢有得色臣忝備言路義難緘默謹以元祐
元年十月十三日勅文并今來違法之事隨其
偏亂折以正論合為一奏具之別幅敢冀

陛下深賜省察出臣前後章付外施行臣亦不
敢必望朝廷責降都司官吏但以此輩旣任其
職而不能守陛下之法尚容居位何補於事
若陛下粗以臣言為是即乞批降旨揮盡除
外官或聖慮猶以為難則止令罰金上使兩宮
不失禮遇大臣之恩次俾諫官御史稍舉職業

下則罪人無所幸免而使群小知朝廷有臣等
振肅紀綱保守法度今後稍有畏憚臣不勝激
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又第六

臣近已三次論奏都司官吏等違法擬賞乞正
其罪至今未奉旨揮臣聞群姦被劾頗有遂非
之論竊恐邪說文亂公議須至條列以破其妄
伏冀萬機之暇特賜詳覽或粗有義理即早乞
聖斷施行取進止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公府

張置吏屬主行文書檢勘差緣乃其本職自
非鈎見隱伏事涉有害豈可一一論功如編
修看詳條列陳獻利害既如狀施行即不當
無賞如此之類理當推恩勘會治平以前諸
房亦有許點檢酬獎條例緣自熙寧後來之
始用升名之法初但歲終比較以為賞罰其
後增累夸大各自陳述未嘗比勘對理以至
輕重不等至有頓升五六名之例誠為過當
契勘左右司見准朝旨修完人吏功過條例
并已有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條貫等三等

以上勞績者許比較今申明三省人吏點檢
外司勞績等並詳依舊施行其見修例冊如
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增損立為定例遵
守施行

臣竊惟上條雖編脩看詳條例有理當推
恩之語緣下文却有增累夸大頓升五六
名之弊又云左右司見脩完人吏功過條
例如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增損聲說
立為定例即是未有正法今來司勳拘泥
理當推恩之文便將任永壽等定從優例

臣以不見得左右司條到例冊雖據元條以熙寧後來升名之法指為過當已令裁損而司勳尚以特憚升四名蘇安靜等各減年磨勘即是推恩已優與元初申請之意有不所合然而未至太甚臣是以止乞薄責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檢會熙寧十年十月九日中書劄子應功過係兩事已上不得併入高等各隨事高下分為功過看詳上條所以約束不得併用者為逐事

書言集卷之十一
十一
五
之中有不該收使等第故令逐事各理豈得
併為一處顯是僥倖欲乞今後應陳乞勞績
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陳乞

臣竊惟上條既已指合定今後陳乞勞績
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即是已
有定法後來自合遵守今司勳以任永壽
吏額房酬獎候出職日令循一資都司更
以封樁房恩例累併就高特換本等班行
司勳以時憚候補充守當官日升四名都
司更以左選勞績併作十名先次特補守

當官頭是蔑弃典刑附下罔上臣是以乞
行罷黜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人吏
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於已猶不可論
功况出他人豈當冒受如開修運河大理獄
空首末行遣皆出他司又自六曹勘當本曹
止是經手行遣却等第支賜事屬無名今後
似此之類並不與推恩其係專置局及東西
府宿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

臣竊惟六曹寺監人吏額祿文字本係門

下中書後省刪脩成書尚書省止是覆行
參較稍有損益正合引用上條量行支賜
而遂非者以謂此條止為本房人吏立法
如工房行修河禮房行大禮事畢之日方
合支賜臣以為不然何者六曹人吏若行
本房公事自是職分當然豈得更別置局
如邊事大理河防轉補之類文字壅併期
會敦迫又自有東西府宿司行遣之法今
來尚書省既創立吏額房之名抽差別房
手分主行文字顯是專置之局既已了畢

止合支賜而減年換官升名特補惟其所
欲臣是以論司勳所定尚為太優而都司
所擬尤為亂法也

一檢桂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尚書
司勳掌賜勳定賞錄用世勞定無法覆有法
看詳官吏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勳勘覆以防
弊濫惟三省人重則轉官輕則支賜自來不
送司勳勘覆却一面擬畫推恩遂致陰廢正
條漸增優例欲乞應三省人除歲終比較屬
本省外其有勞績合推恩依條送吏部勘當

上尚書省次第施行

臣竊惟上條三省之吏應有酬賞所以必
由有司者蓋欲稍抑僥倖之弊以存公道
也今來任永壽等所乞賞典既送吏部雖
司勳未有正條所擬差厚而叅酌比附猶
為有說尚書省自合依法次第施行而都
司不憚無名更擬特旨所得恩賞例皆增
倍假人主非常之斷以足姦吏之欲輕侮
朝綱陵蔑公議此臣所以願 陛下

必行
之也

書言集卷第十一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

第七

臣近已累次奏論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
今未蒙指揮臣所以上犯聖顏下忤執政數進
狂瞽期於必行者非特區區於二三卽吏而所
可深惜者 陛下之良法也去歲臣以職事進
對親奉德音以謂臣僚才得富貴便須政節伏
蒙訓飭使臣常如今日自後荐承恩擢遂長諫
垣誓堅一心上副聖意今都司官吏廢法而不

守挾私而罔上恃賴執政不畏彈劾公肆大言
必保無患臣若愛身固位置而不論豈惟辜

陛下拔擢之恩亦甚非愚臣平昔之志遂於前
月十九日具都司違法之實并姦人遂非之論
畫一條奏析以義理跼踖俟命今已半月豈

陛下以謂既逐群胥不必窮治故寢臣疏不付
外廷乎臣雖至愚豈敢勸 陛下為已甚之事

蓋任永壽等雖乞酬獎乃小人僥倖之常態未
之深責為都司者苟有一人能執元祐詔書則
必不至濫推恩賞惟其交結群小輕侮朝綱幾

弃典刑憑恃城社則是罪在有司不可不治臣
前奏所謂姦吏妄訴則法在都司失職則法亡
者正為此耳若不稍加懲戒深恐小人之氣日
益增長臺諫之風遂將陵夷臣亦何顏敢處言
路况臣所乞止於贖金既非深文惟欲少正國
体伏望 陛下察臣至懇以前月十九日所進
劄子批降旨揮施行

第八

臣近已累具論列都司等違法擬賞乞正其罪
至今未奉旨揮臣竊惟三省之吏久習姑息朋

黨交結牢不可破元祐之初司馬光秉政素疾
其事亦會言者嘗有論奏遂具建明乞加懲革
尋奉詔旨專委給舍左右司同共詳定䟽為新
令十有七條裁抑僥倖時稱良法後人雖不能
潤澤之猶當協力固守以存至公之道今敕文
具在並無衝改而都司陰附群小輒敢廢格倡
為邪說文過飾非臣於前月十九日蚤一劄子
中盡破其妄且公府設屬本以糾正省事若朋
姦罔上蔑弃典刑既不加罪又俾在職異日群
有司犯法亂紀不識何以詰之伏望聖慈特降

睿旨檢會臣前後章疏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書舍人顏復道右司晁端彥
之語曰裏面主張甚緊必然無事臣
竊謂陛下常以至公為心決無曲
主小人之理不識端彥安得此言蓋
有大臣漏泄德音故使此輩恃賴愈
增氣焰伏望陛下察其姦狀出臣
畫一之章庶使群邪自知其罪不敢
造播邪說以惑衆聽

權給事中封駁沈括除命

准中書省送到錄黃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沈括除朝散郎守光祿少卿分司南京許
於外州軍任便居住者臣謹按括資稟姦邪貪
冒榮寵因緣朋黨致位從官元豐末年出領延
帥而邀功生事構起邊隙永樂之禍辱國殃民
先皇帝痛悼媿耻以至厭代忠義之士疾括若
讎俾完要領已屈典憲豈可輒因赦宥復齒仕
途此命一頒恐無以慰天下之望伏乞收還恩
制特與量移所有錄黃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

望聖慈特賜旨揮中書省別取旨施行

論沈括吳居厚等牽復不當

右臣等伏見朝廷近因明堂赦恩牽復左降官
吏首及沈括吳居厚賈青呂孝蕪王子京等臣
薰臣安世權給事中日已曾封駁或聞得旨令
依前降旨揮行下茲事体大不容差失須至論
列庶存公議臣等竊謂括以從官出帥方面不
能為朝廷綏懷夷虜而興起邊事徼幸寵祿及
永樂陷沒兵民之死者以數萬計關陝瘡痍至
今未復先皇帝雖舉責帥之典而賜以不誅

終緣傷憂遂弃群臣括雖萬死尚有餘罪居厚
等奉使一道未嘗宣布明天子之惠澤而爭為
掎克以希進用使無辜之民困於暴令流離轉
死居不聊生天下疾之目為民賊 陛下初聽
政事即令黜竄四方傳報鼓舞相賀終身廢棄
猶未塞責豈可援引常法更加錄用議者以謂
赦乃國之大事不可失信臣等竊以為不然
先帝之廢沈括天下皆知其欲謝死事之臣民
也 陛下之貶居厚等天下皆知其欲戒誅剝
之官吏也赦書止曰貶降官並與量移即無已

量移者與叙用之文縱使有之而不行則是小
信失於括等數人而全 先帝與 陛下仁愛
元元之大信於天下二者輕重固不侔矣更望
聖慈深察事体枚還誤恩允答輿議

此二章與
梁燾同言

第二

臣等伏見近日除沈括吳居厚賈青呂孝廉王
子京差遣不合公議門下省已行封駁竊謂朝
廷必以大禮之後過惡例隨湔滌臣等以謂不
然括首議再興邊事喪師辱國為 先帝遺恨
罪不容誅而得全首領無復可以推恩居厚欺

君害民誅求暴雷掠為已功歸怨於上罪當放
斥而得列搢紳無復可以推恩矣青與孝廉子
京苛刻聚斂流毒一方附會誕慢廢失使指重
譴遠貶才當其罪如此數人者蹈犯凶桀出於
文墨既不可以常法治之亦不可以常赦寬之
也若使僥倖復起實緣再用則群小振奮躡踵
求伸甚非朝廷之福生靈之幸也長姦之漸所
宜杜絕伏望聖慈面飭大臣諸不以法治而貶
降者不得以赦議如天度兼容未忍盡弃即於
為惡之間略加殊別特移青等一內地監當括

與居厚且令依舊庶協大公以懲群枉取進止
論臺諫官章疏乞內中置籍

臣嘗觀唐李絳之對憲宗以謂君尊如天臣卑
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夜思度
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於緘封上進
又削其半得上達者蓋無二三以此推之則人
臣之所以獻於天子之前者莫非精思熟慮而
自以為不易之言也雖人之才智遠近小大之
不齊而其所論未必皆至於盡善要在君相推
至公之心擇所長而行之則天下無遺策矣今

二聖臨御委任大臣方此之時尤宜開廣言路以防壅塞臣愚欲望陛下深鑒前古之弊務通天下之情應臺諫官有所論奏別於內中置籍先錄事日然後付外若三省聚議以謂可行即於章疏之後具已施行次第繳奏或議論少理決有難從者亦具不可行之狀封進以聞伏乞陛下更加參酌苟執政與奪已得允當並候注籍訖却以真本降付三省或宸衷以為不然即大臣奏事之際更可面加詢訪所貴忠言謹議盡關聖覽取捨至公為後世法取進止

再奏

右臣前月十二日上殿曾具劄子乞以臺諫官章疏內中置籍先錄事自然後付執政聚議批鑿可否訖並具繳奏候注籍畢却以真本降付三省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慮陛下以謂關防稍嚴恐傷輔弼之意不欲示外所以晉中然臣之言蓋為朝廷立萬世之法非苟以區區之小數而勸陛下之疑人臣也今天下之奏付尚書省者必復送中書中書具如何措置擬定以聞及其得旨送尚書省今施行者必再送門下

省覆奏然後行下蓋朝廷綱紀互相檢制非皆
為疑執政而設也然則臣乞以臺諫之言令三
省擬奏可否何以異此臣固不敢以迂闊難行
之事要君取名止貴採擇之際至公至慎不以
人廢言而已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欲廣聽
明之助早以臣奏付外施行

論役法之弊

右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局
講求利病天下之議悉使折衷而承詔立法之
意惟以仁民愛物為務謂嘉祐差役之制已便

矣然當時嘗見其害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豐約
束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
之殊尚南北之異宜本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
立條罔不具備而又申以明詔諭旨郡縣若施
行之際或窒碍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疏略而未
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 陛下至仁至
厚重慎民事之深意也新書之下輿情慰悅中
外帖息初無間言而姦邪之人內懷顧望造播
橫議必欲沮毀遂致一二小臣敢執偏見妄進
邪說欲罷差役依舊舊募當職官吏不能為朝

廷固守法度而依違遷就屢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取之不竭故堯舜三代已來莫之能廢議者以謂不役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資設官鼓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弃其易出之力而責其難致之錢固已非理又使上戶止納數千則優游卒歲日益兼并下戶自來無後者例使加賦日朘月削寢以窮困損九分之資

民以益一分之上戶輕重倒置孰甚於此臣竊
謂以一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省而易給以終
身累世計之則所出不貲而難供今聚斂之臣
惟欲誅剥生民不為天下久長之慮其可信哉
議者又謂人戶輪差不及三番誠恐後次太重
臣亦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
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
元豐之後戶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
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
於四十二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七

千之額謂之輸差不足亦已過矣然而天下州縣或有運值凶歲人戶流移番次不足之處則在有司通融補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觀國家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差役之法已更六聖隨時損益旣皆中理考觀已試之効固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茲尚容移奪臣竊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如法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今差法已善陛下正當信而守之執政大臣尤宜協心体國拒聖邪說而乃縱使姦慝倡為異論動搖人情感亂天下故議者謂今

日紛綸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特在於挾
邪之士大夫也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願 陛下特奮
乾剛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
浮言妄有變易庶幾 祖宗之成法不為姦人
之所奪天下幸甚

貼黃

勘會自行差役後來臣僚執一偏之
見妄有申請衝改過事目不少其間
甚有踈略抵牾反為民害者欲望聖

慈特降旨揮下戶部令畫一條析聞
奏再委執政聚議除利害的確湏合
更張及一州一路自有所宜不可通
用外其應緣邪說遷就變動去處並
乞却令依舊施行所貴法度純一天
下不惑

論堂除之弊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之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

事之聽歲中奉其成功以効於君推此言之則

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以次選

掄不容虛授是以所任愈隆而所擇愈簡而所

得愈精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

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

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

之列者或不守其官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

為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來採擇庶官多由

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員品往外往

啓授送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已下皆得自

用廓猶以為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盡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立於選曹其後幸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朝僉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

大体如承議郎王績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
郎劉敦夫堂除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名品至
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揀求臣
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
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
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
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
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之官寺監
長二以上并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
繫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

所貴執政事簡得以晉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
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再奏

右臣前月十二日上殿曾具劄子論列堂除之
弊乞照三省別議立法近日雖降旨揮以在京
寺監主簿等數十處送下吏部而外路知州等
闕尚未盡還臣竊謂朝廷之上宜選大吏其餘
小者盡可付之有司今堂除之人日益加多差
除不行其勢必取於吏部吏部之闕日益加少
則孤寒之士所得愈艱羈旅留滯動踰歲月此

最更張之所宜先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
旨稍謹堂除之選仍以元豐八年後來取過外
路知州等闕擇其地望之重者依舊朝廷差除
外其餘付之有司如此則堂中占闕既已不多
吏部差注得行必無淹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
施行

論乞更張常平之弊

此一章與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同言

臣等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
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之則可以有十

年之備故堯湯之水旱至於累歲而無捐瘠之
民者用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廢缺利民之法
無善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變易惟自近世有
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月計不足何暇議三
年之蓄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輒菜色強者轉而
為盜賊弱者不免於餓殍保民之術如此亦已
疏矣臣等竊謂自罷青苗錢後來天下州縣皆
有積糴朝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目甚詳而上
下因循未嘗留意既無統屬以糾其乖繆又無
賞罰以爲之勸沮加之轉運司苟紆目前之急

多端借貸日賒月削殊無償足之期非有懲革
將不勝弊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今日以前
應干常平敕令嚴責近限專委戶部刪為一書
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旨揮將天下見在
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粟一色其
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久留斛斗廣行收糴
仍以本司錢修盖合用倉廩將一路所有錢衮
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
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置糴入之大
數每遇凶歉依法出糴糴糴之法常以市價增

言集卷十一
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能翔躑或遇旱
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至流散朝廷之惠
澤可繼而無乏絕之患相因日久漸致九年之
蓄太平之策莫大於此惟 陛下推至誠惻怛
之意明詔執政協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
參酌修定將來頒降之後或有違犯州縣委監
司監司令戶部御史臺覺察奏劾庶使二聖卹
民之仁心不為徒善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
取進止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

右臣竊惟丞相者人君之腹心所與共承宗廟
燮理陰陽典領百僚協和萬國人臣之職莫或
重焉惟是道德修明器識宏遠正身率下憂國
如家任賢使能彰善癉惡同心協力庶幾有成
苟非其人必敗國事臣謹按右僕射范純仁憑
藉門閥素無他長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閑
局衆以為賢 陛下擢於冗散之間不踰三年
任以宰輔謂宜極盡智力上報大恩而位過其
才名浮於實略無經國之志惟有朋姦之心輕
肆於行列之中猖狂於論議之際廣引私黨變

亂舊章護短遂非附下罔上皆有實迹播在僉
言以臣觀之猶未足論惟是日近營救蔡確之
事最為公議之所不容輒具彈文仰祈睿斷迺
者確在安陸作詩訕上悖逆不道天下共疾純
仁備位次相固宜以君親為念而顯助姦慝極
力救解每對賓客語及確事則惻怛顰蹙憫其
非辜至論處厚則攘臂切齒謂長告訐教導汝
礪使之上䟽及見不肯草制則與王存再三嘆
賞以謂天下乃有此人又聞進對之次屢有寬
貸之請宰相如此朝廷何賴焉臣竊謂純仁自

為樞密之日因司馬光久在病告遂以國用不足為說上惑聖聰申明常平舊敕巧言附會却令州縣於存留一半錢斛之外依舊散青苗息錢天下之人莫不疑惑光聞其事力疾入見以死爭之又於上前親自稟奏云不知是何姦邪之人勸 陛下復為此事純仁汗顏畏縮不敢仰視尋得聖旨盡令寢罷光謂臣曰純仁自為執政言行反復陰懷顧望止為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於如此已上皆光之語臣不敢有一字增損 陛下試用以觀純仁則其秉心不

一事上不忠取悅大姦徼幸異日懷奸迷國亦
已久矣誠不足以敦厚風俗宣明教化共承天
地永保國家伏望 陛下考詳典憲早行罷黜
使邪正辨別朝廷清明天下幸甚

第二

右臣嘗劾奏宰臣范純仁秉心不一事上不忠
營救蔡確徼倖異日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聞
自吳處厚繳奏確詩後來純仁與王存互持異
論不欲明正典刑以至三省進呈之際呂大防
等已退惟二人者獨於簾前密為申理若純仁

等所陳果是公議自當對衆顯言無可諱者惟
其內蓄姦意旁畏同列是以輒取畱身陰進邪
說雖聖明在上斷之不疑而中外人情惡其姦
妄詢考朝市不謀而同臣竊謂確之罪惡天下
之所共疾使純仁等不知事理之重輕冒昧公
議奮力救解則可以謂之愚矣知其不可救而
救之則志在於姦矣用愚夫為執政固已不可
况使姦人處腹心之地乎伏望聖慈為宗社之
大計以臣前奏降付外廷罷純仁宰相之職免
存丞轄之任使是非邪正不至殺亂天下幸甚

書言集卷十一
十一
貼黃

臣聞言路亦有純仁親黨竊恐妄託
義理以謂元惡旣去餘可勿治此等
議論臣願 陛下切勿過聽昔司馬
光旣為宰相亦嘗逐姦惡之太甚者
止為不能去其根本故使確輩敢至
於此今純仁及存居輔弼之地陰懷
二心若不罷免弊將甚於前日惟聖
心先定去邪勿疑不勝惓惓之望

第三

右臣近再狀劾奏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王
存陰持兩端營救蔡確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
竊謂人主之於大臣義均一体雖議論取捨小
或不同而要其大致必主於善使確平日操履
衆以為賢偶有一青不足以掩其大德如是而
純仁等救之可也或謗起於是非疑似之間或
事出於茫昧難明之際不加考驗遽實深文如
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今確之姦邪罪惡天下
所知怨謗君親情理切害事迹明著按覆有實
凡戴天履地者莫不共疾而同弃之 陛下特

示優容俾全要領已出天地父母再生之賜而
純仁等冒昧公議猶為救解操心頗僻處事顛
倒謂主於善其可信乎誠不足以謀王体而斷
國論運樞極而重朝廷伏望聖慈考察僉言審
詳事理以臣兩奏付之外廷誅其姦意並解機
務使天下曉然識邪正之道實在此舉惟
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劾奏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
王存陰持兩端營救蔡確乞行罷免未奉旨揮

臣所以屢進瞽言上煩天聽者非敢固執偏見生事近名特以二聖臨御仰成輔弼惟是同心同德之人乃可委以政事今純仁者忘君親之大義畏姦豪於異日有附下罔上之意無休國徇公之心不乘此時收還印綬則朋姦之衆又將倚之以復興是蔡確之害尚在朝廷此臣所以汲汲彈擊至於再三而不能已也臣聞去草者當絕其本養虎者自遺其患一失機會後將難圖伏望 陛下特奮乾剛博考公議以臣累奏付之外廷正純仁等不忠之罪亟令罷黜使

履正奉公者有以堅其志背道妄行者不能長其惡天下幸甚

薦傅堯俞蘇頌可任大事

此與梁燾同奏

傅堯俞

素有德行衆人推服疑重有守得大臣体

仁祖 英宗朝嘗歷臺諫有正直之譽

蘇頌

學問該博練達典故

神宗朝任知制誥以

不草姦人李定為御史詞落職歸班遂有重

名

右臣等今月八日延和殿面奉聖旨令具可用
臣僚姓名進入者臣竊謂朝廷大除拜自合出
於人主之意左右大臣亦不當預固非臣等所
可輕議 陛下特示至誠曲降清問欲採外庭
公議上裨宸斷臣等不敢堅避僭易之罪輒以
名聞伏望聖慈更賜詢考

盡言集卷第十一終

盡言集卷第十二

論楊畏除御史不當

此一章與朱光庭同言

臣等伏見朝廷以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近者本臺及兩制等數以名聞未嘗採錄中外疑惑莫知所謂及再令舉官敕下略出事因如葉伸穆衍則曰已係省卽陳鵬則曰已係監司臣等旣見止此為不應格遂於常調通判資序中以田陳古張微克薦二人者皆敦厚剛正可任言責刻奏以來于今兩月未蒙朝廷有所簡拔今日乃聞以楊畏為監察御史竊惟

祖宗之制所有命近臣舉言官者蓋耳目之任不欲置執政之私人也今兩制等奉詔舉官不合大臣之意則妄以監司省郎為解拒而不用揚畏不係所舉之士又見充永興軍路提刑未審朝廷何名除授臣等後來所薦既非監司省郎即合依公掄選它日苟不稱職自可并坐謬舉之罪今既未嘗試之以事而便謂其才不堪取捨任情殊無義理伏望聖慈追還楊畏新命止令於兩制等舉到人內選差庶使祖宗之法不至墜廢取進止

第二同前

臣等近嘗論奏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等
伏覩 祖宗故事天禧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
夫樂黃同知制誥陳知微於常叅官舉公清強
敏材堪御史者各一人臣等竊惟聖訓皆有微
旨何者御史之任所以糾察百僚苟非剛正無
私不可濫居此職故先須擇舉主使之引類是
以受詔者知明主睠倚之厚慎簡忠良被舉者
體朝廷責任之嚴敦尚名節得人之盛無媿前
古厥後方今兩制資次舉官當時議者已謂無

善惡皆得薦士故多非其人然未嘗專出於執政也今兩制等初以名聞則猥曰已係監司省郎更令別舉後來所薦既已應格則又弃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召楊畏且畏見授永興軍踞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今日躬自蹈之威福自任反覆如此舉官之詔遂成空文祖宗之法日益廢壞臣等竊為陛下惜之况二聖臨御仰臣輔弼若言踞漸布私黨則政事闕失何由盡達天聰為大臣之計則安為陛下之慮則疏矣伏望聖慈鑒前代姦邪蒙蔽

之患循聖人開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示至
公取進止

第三 同前

臣等已兩曾論奏楊畏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
揮竊觀 祖宗以來尤重風憲之任必得公正
之士付之彈劾之權所以糾察百僚振肅綱紀
雖在人主未嘗敢以已用之必命近臣與本臺
長二更互奏舉以協中外之望如畏者初無自
立之譽又非應詔之薦忽蒙簡拔甚喧物議昔
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 祖宗法度為事每於

言路多置私人持寵交養寔成大弊今朝廷之
政率由舊章豈容基臣更蹈覆轍伏望

陛下審察事理罷畏新命再令近侍各舉所知
庶得端良不廢故事取進止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論列揚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
竊聞議者以謂本朝嘗用舊人乃欲持此沮抑
公論臣伏覩 祖宗以來雖有復召之例率皆
風節暴著為措紳所服如呂誨之類者方可不
用奏舉再授言職今揚畏從王安石之學議論

駁雜及呂惠卿用事又頃心附託緣舒亶之薦得為御史觀其所主固已刻薄考其素履多復乖異豈可為有故實妄引匪人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才如此之甚伏望 陛下審察義理罷畏新命庶幾言踣純一衆聽不惑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竊惟御史之官朝廷雖有復召舊人之例謂宜審其才實叅以公議如畏之趣向乖僻附麗姦邪搢紳之間多所鄙薄非獨出於臣之私言也

况元豐之末已嘗任用在職之日苦無建明雖粗曾彈擊貴近亦是承望權臣風指為之鷹犬今若不考其素輕授風憲臣恐匪人得進浸壞言跖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早降旨揮罷畏新命以稱陛下為官擇人之意取進止

論大河利害

右臣伏見南宮埽口今年以未有堤備漲水在近權住閉塞直候將來堤防成立物料齊足方謀興工雖目下苟安未敢輕議然詢考輿議竊

有可憂湏至開陳乞賜詳覽臣訪聞南宮之決
今已累月適值亢旱水勢甚平萬一夏秋之交
山水汎溢與大河相合奪過河身一向西流則
深州以下必被其患今事勢已急尚未見朝廷
如何擘畫此不可不預為之慮也議者又謂將
來若理西堤湏晉九門以道西山之水使河門
太小則勢必壅遏入納不快河門稍大則黃河
暴漲却致出泄二者之說皆不免與民為害而
又修閉南宮水口之後亦未保他處終無再決
之患向去人使道路若有侵占阻滯國信往來

盡言身...卷十二
未委如何處置欲望聖慈詳此事理專委都水使者與本路監司子細相度具的確委得不致有前項患害畫一條列結罪以聞庶得利病之實不誤國事

第二

此一章與梁燾同言

右臣等訪聞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汗漫流散無復河道故去歲冀州南宮埽決南宮未閉信都又決繼而大名朱城中埽又決近日復有焦家堤之患則北流利害灼然可見今欲復全故道議者以謂新修理水堤亦未高闊自大名之東

埽岸久已廢壞雖南有橫堤頗為堅實然尚卑
下恐不足恃而又故河未嘗濬治一旦遽決梁
村由孫村口放水東流止可以分減目下漲水
欲還故道未易能也蓋大河重濁其流稍緩旋
即淤填今梁村開口循理水堤而下水去堤面
總五六尺至孫村口水與堤平兩處下埽僅免
決溢或聞只是分過大河三四分水但恐因循
浸久積淤日增將來閉塞北流併使東注地勢
高仰壅遏難通則橫堤以南金堤以東決湏受
害臣等竊謂河事素來議論不一遂致中輟今

水官既知利病奮然敢為固有足取然臣等雖知有可成之功恐不免欲速之弊蓋舊河不曾疏濬而向下堤埽全未完茸邊決梁村放水理有未安况今日已後水勢漸小沙淤浸多萬一更壞舊河不能還復則是前功盡弃進退被患為今之計實可重惜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詔都水官吏及本路監司協力盡公講究長策廣為儲備增固舊防庶使東流必有成績乃河朔生灵之幸

第三

臣伏見朝廷欲回大河使歸故道採之輿議頗有異同今之言北流者以謂廣占民田大破省稅壅遏西山之水為深趙瀛莫之患吞併御河絕邊城轉餉之利淤填塘泊北使道梗而又堤防卑薄全不足恃故今歲之間四處決溢臣再三推考實有如此之患是以議者欲復東流然而自小吳之決久不閉塞大河故道地形高仰而舊堤廢壞往往斷缺所植林木發掘已盡昔日之備百無一二若河流果然東去不免後患故議者皆欲先葺舊防䟽鑿故道人功物料悉

令具足然後乘春夏暴漲之勢而順道之方有
可回之理昨來都水官吏思慮不審惟務速成
既未嘗完繕廢堤亦不聞濬治河道乃於水勢
向衰之際妄引東注臣聞只是減得四分已來
漲水緣至復槽處已斷流緣自來河水稍緩立
有沙淤故瀕河之人皆咎都水官吏以謂輕開
梁村堙塞故道非特不能紓北方之患而反淤
壞舊河此尤可重惜也今朝廷舉不貲之費廣
儲薪石調發兵夫必數十萬勞民耗國無大於
此而典領之人終不敢保河之必回依違觀望

徼幸萬一臣竊憂之伏望 陛下明詔執政熟
講事理若大河決不可回則早乞降旨揮便令
罷役博選通習水事之人就今所行子細相度
別為長久禦備之計若復欲使趨故道則乞令
都水及修河司官吏條具兵夫物料的確合用
之數指定於何處放水自甚月日興功至何時
了畢委不得至誤事結罪以聞異日成敗用行
誅賞使苟簡之吏莫敢誕謾而利害明白中外
不疑大衆大役不妄舉動惟冀特旨聖慮早賜
施行取進止

第四

臣早來延和殿進對伏蒙宣問大河次第臣尋具所聞悉已面奏退而思之猶有未盡之意輒復論列上裨憂勤之萬一臣竊謂自小吳之決今已八年澶州之東地形高仰而又堤道廢壞久不完葺林木剪伐靡有孑遺今若不繕舊防增峻故道一旦河勢全奪東去而下流御備殊未有涯脫或踈虞何以救補其可慮者一也臣聞昨者沙隄之破北京官吏科配捐草調發丁夫期會嚴峻甚於星火民間勞弊固已不堪今

回大河計其新菊之費恐須百倍於前日雖朝廷已降旨揮禁戒搔擾而有司苟避督責急於辦集名為和買實是抑配若必欲來歲興功竊恐日月迫促地產有限物價踴貴重困民力其可慮者二也臣愚欲望聖慈更加熟計明詔執政叅議至理若東流有可成之功即乞慎擇官吏委任責成寬假歲月無求近効應修河所須之物並量添價直只令和買不得擾民如有違犯並行降黜俟三二年堤防完固新石具備公私之力皆有餘裕然後察水勢之所向而順道

之庶幾橫流可回生民受賜比之浮薄之論妄
舉莫大之役校其得失固不侔矣惟冀特留聖
慮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五

右臣伏見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朝廷屢遣使者
與都水之官及本路監司同共按行固已詳熟
而利害紛紜終無定論臣聞自商胡之決喻三
十年河淤東高勢必西徙所以連歲衍溢旋塞
旋潰理有必至無可疑者而王孝先等建議乃
欲回復洪流使歸故道所用人工動以億計新

石糧噐又數千萬國費民勞莫大於此或聞孝
先等奏章顯言新開直河若有淤填乞不坐罪
則是妄興大役以徇偏見又慮緩急水勢不應
則先入姦言莫肯執咎誕謾自便輕侮朝廷操
心如此何足倚辦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鄉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作事謹
始不敢自用而廣謀從衆以求合於天心也今
將動大衆起大役而廟堂之上策非素定付之
一二庸人肆為臆說治一橫堤已費五百餘萬
復千里之故道則又將若何苟暫費而永寧固

不足吝今建議之臣猶不自保則生民之膏血
何負於此輩而聽其輕用乎况謝卿材與張景
先同為一踏監司而二人之論自不相合恐非
詢謀僉同之道伏望聖慈博選深知河事之人
再令經度叅以李陞孫民先之書擇其可用俾
干繫官吏條析利害結罪以聞然後付之執政
定從一議所貴慮無遺策不貽後悔

論修河物料科買搔擾事

此一章與
梁燾同言

右臣等訪聞修河計置物料萬數浩大汧沅州
縣多被科買期限迫切甚為搔擾臣等竊謂河

朔之民久罹水災若更加以科率實所不堪今
河流向背尚未可知不宜重困民力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約束逐路監司及都水官吏應緣修
河物料除朝廷應付外並須和買不得擾民如
敢違犯重行朝典

乞諫官各鑄印事

右臣勘會兩省諫議大夫已下六員止有二印
通共行使並於長官廳收納每遇申發文字即
逐旋遣人借用若相去遼遠甚為妨滯欲乞自
諫議大夫及司諫正言別鑄六印各以官名為

文貴不闕事伏候朝廷旨揮

論犯贓人於寄祿階改左右字不當事
右臣伏見自行官制後來一切以寄祿名官至於流品無復旌別乃者朝廷以為未便始詔吏部因其舊各分為左右自是清濁有辨衆論稱允後來竊聞新制士大夫之犯贓者並改右字法既未備人以為疑且有出身之人苟有贓賄抵罪左降於右固可示懲緣無出身者自合稱右今若一旦混淆於貪墨之徒彼將以仕官為耻非惟失先王礪世磨鈍之術亦恐本帶右階

之士或有犯者朝廷復以何名處之臣愚欲乞
今後賍汚之吏並與削去左右量其所犯之輕
重而制為貶降之歲月若限內別無他罪仍有
奉主即與約經赦叙用之法許以牽復如此則
名器自正而負罪者通改過自新之路勸懲之
道可以兩得矣伏乞睿明亟追前令別加脩改
庶協政體

論執政不合畱占軍克宣借事

右臣伏觀去年九月內開封府勘到百姓袁贊
與李卿無故於汴河上走馬衝撞人落水致死

准法合從不應為重科斷據本府奏為袁贊情
理至重乞加二等斷遣送五百里編管蒙朝廷
旨揮袁贊決臀杖二十特刺配隣州本城已刺
面配衛州本城訖臣聞袁贊家富於財素稱凶
豪而又結集惡少縱酒馳馬使無辜之民被衝
淪溺原其妄賴難從常法 陛下既用本府之
奏加等決杖又降特旨刺配隣州非止慰被苦
之家亦將為後來之戒也如聞執政大臣却作
宣借名目占番袁贊在京檢准今年七月二十
七日勅節文諸自京配出外處充軍者不得却

指名勾抽上京其中外臣僚之家合破宣借人

亦不得抽取配軍違者徒二年

見任宰相執政官許抽取杖罪

非在京犯盜并窩藏盜賊逃軍誘略人配軍情輕之人克宣借

臣看詳上條止

謂情輕之人方許勾抽今袁贊本以情重特旨

刺面不委執政安得指差衛州官吏既被受上

件敕條自合遵守不委何故公然廢格中外之

議皆謂袁贊家資極厚廣行賂遺是以上下蒙

蔽無人糾發夫廟堂之上造出法度而執政大

臣首先自犯郡縣之吏奉承詔條而情重配軍

屈法縱遣此而可捨朝綱廢矣伏望 陛下特

降旨揮收袁贊付有司鞠問行賂次第并違法
受賕官吏依公施行所貴稍正綱紀姦人知畏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

臣伏自前月未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近興
龍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邇英之幸用成
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政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
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久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
疑之矣廼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
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必不
能動蕩淵衷雖聞斯議未嘗輒信近日傳者益

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被言職當諫其漸伏惟
皇帝陛下天賜睿聖纂成大業 太皇太后陛
下慈仁正順保祐備至覆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 陛下稍踈先
王之經典寢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
德昔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為憂而不敢以位
為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著之方冊萬世
稱誦 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 太皇太后陛
下不可以不勸也伏望聖慈為宗廟社稷之大
計清閑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

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
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奏

臣今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范祖禹至本廳密傳
宰臣呂大防所聞德音諭臣以所論後宮事實
未嘗有者稽首承命感抃交集臣歷觀前世之
主鮮有不以聲色為累至於近之太早御之無
節則又不能保固貞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
為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
子孫以為嗣續之託而况國朝百三十年之太

平 六聖憂勤積累之基業 陛下繼而有之
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臣
誤蒙聖恩擢實諫列使 陛下日新之德未有
以著於四海而親近女寵之謗先播於衆口臣
雖愚暗亦深憂之所以不避譴訶先事進戒若
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
若 陛下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雖
不敢逃曠官之誅願亦何補於事惟冀
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欲增厚福基
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取進止

乞早補諫員等事

右臣伏自去年十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奏事後屢欲上殿而川累乞外補以至辭免除命凡百餘日不得一至法座之前今左右省惟臣一員欲望朝廷早選方正之士以補諫列仍乞特降旨揮遇有職事湏合面陳雖未差到官許臣獨對庶盡悃幅少裨聽覽

論朋黨之弊

臣嘗於史冊之間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貞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

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
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
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
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構傾覆而善人
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
以之亂此所謂貞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
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
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
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
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

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
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祖宗遠鑒歷代之弊 擇耳目之官所以開衆

正之路塞群枉之門而日近士論稍有朋黨之

迹深恐姦人乘 主上冲幼 陛下委任大臣

之際陰引邪慝漸斥端士孤朝廷之勢而蔽人

主之聰明盜刑賞之柄以快群小之私意此弊

浸長非國家之福也臣願 陛下深覽前史之

戒慎終始如始獎惜臺諫以養多士敢言之氣庶
能破姦邪之謀而消未形之變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第十二終

盡言集卷第十三

論鄧溫伯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繼又給事中兩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遂非之理遷延累日未敢論列比聞傳報前命復下搢紳相顧莫不失色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沮抑公論今兩省給舍舉職如此蓋是僉議以為失當朝廷略不聽納持之益堅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說及觀告詞乃知陛下以攀附之故遂加恩寵臣獨疑

其不然須至辨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綸草昧乃
有豪傑之士用為佐命之臣謂之攀附可也繼
體之君或由儲二或自藩邸春宮王府咸備僚
屬以其有保傳之恩調護之効謂之攀附亦可
也恭惟 陛下初自妙齡未遑出閣誕膺天命
遽踐宸極中間溫伯雖曾暫掌牋記何嘗得望
清光而遂以攀附加之循名考實顯為非據况
溫伯姦邪反覆天下所知陰假王言內交蔡確
此實有罪苟追典刑更被誤恩尤駭物聽伏冀
陛下審察清議斥遠佞人收還詔除以慰衆望

取進止

第二

臣近嘗論奏鄧温伯除翰林學士承旨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謹按温伯資稟姦邪貪附權利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温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巧構側媚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事悉心附託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極褒賞輔弼温伯草王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禁途爲確命詞則曰允嘉定議之公臣 太皇太后之立孫 神宗皇帝

之與子上當天意下符人望聖心先定不假外
謀考經稽古無一不合確實何力敢貪天功就
如姦人之言出於大臣之策亦當先推上相方
及次輔而溫伯陰受邪說稍絀王珪乃於確制
特爲溢美重輕顛倒欺惑天下蓋小人之深計
將徼幸於異日溫伯預聞其事故欲以此張本
原心定罪宜蒙顯戮苟外誅竄已出大恩豈可
塵污玉堂奉承密旨况中書舍人繳納詞頭給
事中再曾封駁成命之下則御史全臺兩省諫
官並有論列 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至於

衆論沸騰物情駭動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以此
卜之則公議所弃不可不去也伏望聖慈察君
子小人消長之機爲宗廟社稷末遠之慮早出
臣奏付外施行不勝惓惓之懇取進止

第三

臣近已兩曾論奏鄧温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
旨揮臣聞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
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
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
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

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今溫伯姦邪反覆惟利是視交結蔡確臣節不忠自聞詔除甚駭物吁臺諫論列乞寢成命今已累日未听俞旨事繫消長不避誅譴伏望 陛下以臣累奏付外施行勿以姦人先入之語而廢天下至公之論豈勝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前日以職事進對因及治亂安危之大計伏

蒙聖慈特賜開納感激扑蹈莫能自勝最後論
鄧温伯差除不當 陛下諭臣曰卿等湏体朝
廷之意天下事豈可盡由臺諫亦當出自宸衷
臣雖已具義理開陳退而深思猶有未盡輒布
悃悞上瀆天聰惟 陛下不憚煩而試聽之臣
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
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聵賦矇誦百工諫庶人
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
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
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

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
遠不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
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
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
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
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神宗皇帝考
古揆今更新官制以朝廷者政事之所自出乃
用有唐六典之法置舍人於中書省凡詔令之
未安法度之未便皆得抗議庶協厥中萬一差
失則設給事中於門下省委之封駁猶恐人之

謀慮不能盡善則又命諫官議論御史糾彈上下維持綱紀完密誠使此地率皆得人交修職業而朝廷不治者未之有也今天下方制萬里獲覩陛下之清光者億兆之中僅有一二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焉自二聖臨御以來群臣無非次之對上則六七執政下則四五言官而已陛下所與謀議者其寡少如此臣若更以体朝廷為事知公議之不可而不以告於陛下則黎民疾苦萬務闕失邪正之消長中外之情偽何以盡達於聖聽乎昔唐

皇言集卷十三
太宗之朝三日不諫則責侍臣蓋高卑之勢既已遼絕上下之情常苦不通虛已招來猶或不至儻示厭薄人誰盡忠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舍已從人語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惟其諫而能聽聽而能改此堯舜禹湯之所以聖也伏望陛下開廣聰明延納忠讜言或逆耳則求諸道語或遜志則知其惡任賢勿二去邪勿疑使懷姦者無隙可乘履正者樂告以善 陛下廣覽

兼聽日新聖德與堯舜禹湯並驅爭先不其偉歟臣待罪諫垣曾乏善狀惟是盡誠無隱庶幾報塞大恩更願陛下察其愛君之心恕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奏鄧伯溫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不敢遠引前古上煩天聰止以

祖宗故事更爲陛下開陳庶幾愚忠或蒙採納臣伏觀太祖以和嶮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嶮眸子眊然胷中

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寢景德三年樞
密院議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
之人尚在外職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
於上致其留滯 真宗曰此等皆不自修省苟
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陞擢必須有名方
塞輿議先朝時有一散從官李榮在藩日曾預
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嘗隨流輩預選
先帝見而詢之乃知榮也止遷隊長歲餘漸擢
為小校蓋國家爵位不可輕授也臣每讀至此
輒廢書歎息何者 祖宗不吝爵位惟以待天

下之賢苟非其人未嘗輕假名器豈特畏下之
議已蓋將貽謀於後世也且藩邸之吏預有執
事之勤雖軍校之微猶不歆無名與之况玉堂
禁近萬萬於此者乎 祖宗之朝尤重學士每

欲命人必審其才器之邪正蓋將求賢以自輔
非專取其文藝而已如和嶠者固未見過惡之
迹但觀其眸子疑非端士遂不復用則揀掄之
意豈歆以小人在側邪今温伯姦邪反覆皆有
頭狀出入安石惠卿之黨盜取榮寵晚附蔡確
輕用王言貪天之功徼幸異日非特和嶠之比

也但以暫掌牋記遂竊攀附之名俾長禁林奉
承密旨又非小校之類也臣竊謂太祖雖愛
和蒙之才恐非正人乃輟翰苑之命

陛下知溫伯之姦慝而實於論思之地

太宗真宗於合推恩人猶不輕授陛下未

嘗出閣溫伯本非宮僚今乃無名假寵如此臣

竊為陛下惜之陛下亦當為祖宗惜之

也况詞頭初下中書舍人已嘗繳納成命既降

給事中再具封還朝廷皆不聽從然後御史全

臺兩省諫官相繼論列苟粗合於公議豈至於

此紛紜伏望 陛下上体 三聖之心下為萬
世之法因温伯之辭免收還新命使小人之道
不能寢長以為朝廷異時之患天下幸甚取進

第六

臣向者累具論列鄧温伯差除不當乞行追寢
未奉旨揮間臣以疾在告不復再進章疏近日
竊聞温伯將受新命臣雖伏枕危殆日夕憂懣
何者 陛下即位以來振起正道登用賢俊天
下之情翕然歌頌今温伯之姦邪反覆中外所
知攘奪 太皇太后社稷之功以歸蔡確此戴

天履地者之所共疾况臣誤被恩擢列職諫省
豈敢容縱姦慝以為朝廷異日之患乎自唐以
來為翰林學士承旨鮮有不登宰輔近日蘇頌
是也今温伯既至此地異日豈敢保其不至執
政邪臣大病之餘三次勞復自度疾勢恐不得
再望清光若姦人不去朝廷臣雖死目不瞑矣
臣不能自書謹口授臣男具錄上進惟
陛下哀而聽之取進止

貼黃

臣聞温伯差除本不出聖意止由呂

大防留身薦引故有是命然大防之意非特欲成就温伯以自結於群姦而已蓋昨來都司擬定任永壽酬賞不當臺諫官屢有彈劾大防切齒惡之無以泄其忿怒是以明知温伯之罪公然提拔意謂言者必須力爭則欲假此為名以逐臣等皆是宰相之陰謀願 陛下聖明深賜省察又若謂温伯曾掌箴記欲示恩禮即乞朝廷優與職名處之藩鎮則 陛下所

以待温伯者不為厚而小人寢長之
勢可消惟乞出自聖斷早賦施行

引疾乞宮觀事

臣昨於前月二十一日忽感寒疾尋在朝假將
理比至中汗勢極危殆後以氣血衰耗津液凝
滯兩足拘挛不能舉動至今伏枕調治未効詢
之醫者以謂近日未有完愈之期竊以二聖耳
目之官恐非賤臣養疾之地欲望睿慈垂察誠
懇特除臣一宮觀差遣許任便居住異時苟遂
康復朝廷別有任使願竭犬馬之力仰酬天地

之賜惟 陛下哀憐早賜旨揮取進止

乞別差官看詳役法事

淮元祐五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
降旨揮差右諫議大夫劉安世點檢戶曹文
字竊慮役法內有未完事件亦合看詳五月
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劉安世一就看詳如
有未完未便即具利害聞奏

右臣近為疾病在假已准朝旨差右諫議大夫
朱光庭兼權點檢戶曹文字今來臣所患殊未
有痊復之期竊慮稽違詔命伏乞朝廷詳酌別

降旨揮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事

右臣准閣門賜到告一道伏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承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代言之任素號才難如臣空踈實為虛授而又向者屢會論列鄧溫伯罪惡不當復在朝廷于今累月未蒙開納方俟譴逐乃叨遷陟臣之自處固已難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嬰疾病氣体衰羸已嘗奏陳乞一宮觀差遣伏望聖慈收還誤恩檢會前奏早賜俞允以安愚分所有告命不

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

右臣近嘗具奏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犬馬賤誠輒干睿聽天恩深厚未賜允從進退凌競靡遑寧處伏念臣待罪諫列曾無善狀既有言責義在盡忠而自春迄今論事不効旋以疾病久廢職業謂宜罷斥以副清議更蒙褒擢實累政体伏惟陛下黜陟多士務協至公任用群臣不違所學願察孤危之志俾全出處之宜檢會臣前

奏所陳早罷新命特除一宮觀差遣執堅死節
仰報洪私不任懇切之至

第三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再乞收還所除中書
舍人告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愚誠迫切屢瀆
天聰盛德包含荐煩聖諭憂危自失啓處不遑
伏念臣起自寒生本無他技 陛下不次拔擢
實于掖垣儒者之榮所宜拜命然臣固執鄙陋
未即奉承者其說有二自昔臺諫論事必以邪
正為先蓋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繫天下國家治

亂之本臣論溫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為失
職固當罷免以戒曠官更被褒遷重得罪於清
議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實代王言分押
六房預聞機務非博學能文達於政事者孰宜
為之臣屬辭非工訥於應用記聞衰落不練舊
章一旦叨居必速官謗此臣之所不能也既有
所不敢又有所不能惟是二者義難冒處伏望
陛下察臣至懇追寢誤恩檢會累奏事理除一
宮觀差遣庶安愚分不累明時仰冀睿慈特垂
矜允

第四

臣近已累次具狀辭免新命伏奉聖旨未賜開
許彷徨跼蹐方不自安又蒙兩宮遣使特降宣
問錫以珍膳恩禮殊絕非踈賤之臣所宜當者
中外傳播謹仰盛德臣非木石豈不體

陛下睠遇之隆思效古人國士之報然臣有不
得已之血誠須至干瀆天聽惟 陛下無憚煩
而詳覽焉臣向感寒疾初汗失蓋兩足拘攣不
能步履竊自傷悼必為廢人至五月間第三次
勞復再中大汗幸而氣脉通徹遂能屈伸今既

踰月而兩膝無力杖乃能起日來自試率三二十步輒筋急而止至於拜跪尤所未堪臣竊計之旣備從官隔日朝謁自下馬以至後殿起居進退徑趨本局徃復幾二三里以臣疲苶無由勉強本欲請一小郡順養歲月而大病之餘失血過甚心虛健忘亦恐管勾公事不前加以慈親年高素多疾恙方此盛暑不可出京進退憂惶莫知所處夙夜自念當仁聖臨御不欲使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臣雖亡狀曲荷誤知若不披霧心腹投誠歸上則犬馬之志終無所伸是以

不避誅夷再陳旒冕伏望 陛下察臣至懇未
嘗避事特降睿旨檢會累奏除一宮觀差遣俾
臣上供親養下就醫藥異日所苦果得痊復朝
廷別有差使斷不敢辭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
震恐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近具劄子上煩天聽乞還新命除一宮觀差
遣伏奉聖旨令閣門差人齎告就賜仍故謝候
痊安日疾速供職者聞命震驚靡寒而慄伏念
臣昨蒙兩宮遣使宣問錫以珍膳議者皆謂

陛下寵賤言跖古昔所無宜卽奉承以就聖朝
盛德之事臣是以包羞拜賜不復有言今則又
荷至恩委曲優異皆前日朝廷所以體貌大臣
者顧循涯分義莫敢當若不自陳益犯清議臣
聞管仲必辭上卿之饗虞人不受大夫之招蓋
所以別異等威尊嚴堂陛聖賢所取方冊具存
恭惟國朝御待臣下重輕之體自有典常豈茲
愚臣可冒殊禮而况端居私室坐受君命不待
陛謝遂領職事恩數太厚非特朝廷貽過舉之
嫌稽慢有誅重使賤臣負不恭之譴兼臣言事

亡狀已媿曠官久病氣衰艱於步履自度疲萃
卒未全安詞掖要繁必難強勉伏望 陛下曲
回天造垂鑒危誠追寢誤恩檢會累奏早除臣
一宮官差遣不勝幸願取進止

第六

臣近者累辭誤恩乞一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
前降旨揮者宸睠優隆固宜祇受私誠迫切尚
敢煩言輒冒誅夷終祈開許臣聞賈誼之論以
謂上設庶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
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 陛下之待臣者至矣

而臣之所以報 陛下者無以他能思惟砥節
礪行進退出處之際不為天下清議之所弃庶
幾無負兩宮拔擢之恩尔臣論事亡狀方俟黜
幽久病未痊自宜避位更蒙進職愈重憂皇是
以屢瀆天聰願寢新命聖慈容貸累加訓諭臣
若迫於恩禮勉強奉承行不顧言利勝於義則
報上之節喪矣 陛下亦安用之自來臣僚凡
有除授分所當得惟以禮辭朝廷必使受之無
不可者如臣今日所請直以義有難安寧伏稽
慢之重誅不敢順命而苟止伏望 陛下擴天

地不報之德察大馬至危之情收還詔書檢會
累奉阜降旨揮授臣一宮觀差遣使臣進退有
地不得罪於清議以逐臣謹古人之戒報
陛下之誠豈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

竊慮朝廷以臣嘗備從官不欲遽置
散地必假一郡以示恩禮然臣疾病
累月身心衰耗實難強勉以修職事
兼臣母老多病不能出京若俟君命
已行旋具辭免深恐愈成煩黷伏望

聖慈曲從臣請除一宮觀差遣任便
居住庶得上供親養下就醫藥惟
陛下保全始終特賜矜宥

第七

臣近具劄子陳乞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累降
旨揮者區區血誠盡於前奏竊謂旣塵天聽必
見矜許豈意再煩聖諭未賜允從夙夕震悸幾
無生理伏念臣自被詔除今已累月間蒙宸睭
遣使宣問錫以珍膳又降睿旨就第賜告特放
陛謝便令供職恩禮殊異聳動中外臣若粗能

強勉豈敢違抗君命飾詐近名然臣不幸義有
難安心懷自愧加以中汗而來凡八十日百端
醫治終未完復雖策杖可以步履而拜跪陟降
俱覺艱難貪戀明時未忍謝事所以懇求閑局
願養歲月覬幸痊愈復備驅策今朝廷之姦邪
尚在愚臣之疾病未瘳豈敢更竊寵榮干犯清
議輒冒誅殛再申悃悞惟 陛下全臣節於今
日責臣報於異時檢會累奏早除一宮觀差遣
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殞越之至取進止

應詔言事

時為空文閣待
制樞密都承旨

臣伏自去歲病疾得請崇福曾未數月復蒙召
用雖聖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樸拙愚暗未有
以報塞萬一坐耗厚祿日負憂愧至於當今之
要務朝廷之闕政每有聞見屢欲論列而既去
言路不敢出位伏觀今年四月七日尚書省劄
子勘會近臣自許言事三省同奉聖旨令御史
臺行下臣忝備從官親承詔命事繫國體義當
盡規願 陛下留神而聽之臣聞朝廷除呂惠
卿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輿情
震駭伏惟 陛下初踐宸極務從人欲以惠卿

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為四海所疾是以相繼貶逐屏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曉然知 二聖之心本為天下生靈驅除患害非有好惡之私也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移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叙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故以惠卿嘗試兩宮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籍以及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為天下國家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觀國朝會要第二

百三十七卷 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

四日中書門下言有掌任職官謫謫在外者作
經赦宥望令歸闕責其後効帝不許謂宰相曰
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
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
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
能至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
海島瓊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裡已來豈不
在念蓋此等為行巖嶮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
恣其毀譽如害群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

祖宗仁德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愆不忘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機之暇屢省先訓異日或有大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為道地假借大姦伏望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群小不能窺伺朝廷之間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取進止

盡言集跋

先公宮傳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畿邑時復制科卽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徃徃薦所知未剡章者亦旣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荅曰患不能爾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唯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

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獎乃錄所撰策論繼見
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
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
是不與召試絢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
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旣踰歲絢
扶其喪泝汴趨洛過耒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
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畱飯諄誨良渥因話
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
實難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
詔慈親憂方今孝治其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

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是朕也汝父平生修
蘊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之意備矣
第爲之萬一斥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
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旣就職則遇
事極言無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卽白曰
高年適炎荒非便請畱婦及孫以養某當携它
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
吾弗爲也且吾番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死生
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尔從容
微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夕無

疾而終卒無悼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

朝論議風節冰霜稟然蓋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

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諸綯以行速

不果再造起立願聞治心行已之要公舍之坐

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既擢第筮仕行有日即

往別且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

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既某曰行之何先溫

公曰當自不妄語始綯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

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於誠者

綯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即

祚睢陽絢時守壽春復召爲給事中過同寮直
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耆德魁雋
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
甚之絢應之曰治已如公則可苟爲不然必有
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絢自會稽
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尚書即職
事繼至絢借盡言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公
所爲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反
復惟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倣焉今至叔除守
海陵復待次絢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再三

備見所上章疏諷諭論列動繫國體諏訪審訂
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
核臯皇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微師
古總攬綱柄輔臣協恭弼直杜絕阿私凡百有
位持身顧禮義莅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則是
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之藥
石綯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
疇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
并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於誠
也噫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綯識其面又

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書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特如是措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爲師法方將盛行於世爲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絢雖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大學士在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

王絢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人鄧氏迺刻石清淑堂上適

先生曾孫孝騫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

十三卷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淳熙五年戊戌

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



跋

右爲宋劉安世所撰章疏史稱安世魏人卽河北路大名府有元城縣故稱元城先生紹興初王綯跋謂建炎初爲給事中過同寮直舍傅公諫草盡言集又言於先生季子至叔借是集已爲人所先又言至叔守海陵復來待次始求是集傳錄親校皆不詳其卷數至淳熙鏤版梁安世跋始著爲十三卷越四百年至明隆慶刊本不傳廬山張公得舊抄本覆刻行世石星序乃謂集凡三卷殆誤奪十字也余讀其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一疏一則曰援引親屬並據高勢根連蒂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膏粱之驕氣再則曰執心偏黨所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嗚呼何其言之懇切而沈痛歟吾祖有言器之在諫垣扶持正道讀其遺藁徒深慨歎余今讀是書其慨歎蓋尤有甚

已民國紀元二十二年五月海鹽張元濟

四部叢刊續編史部

孔氏祖庭廣記

卷一至卷十二

上海涵芬樓景印
常熟瞿氏鐵琴銅
劍樓藏蒙古刊本
原書板高二十二
公分寬十五公分

孔氏祖庭廣記引

先聖傳世之書其來久矣由略積詳愈遠而益著蓋
聖德宏博殆有不可揜者爰自四十六代族祖知洪
州軍州事柱國纂集所傳板行四遠於是乎有家譜
尚與講求以俟佗日逮四十七代從高祖邠州軍州
事朝散克承前志推原譜牒叅考載籍摘拾遺事復
成一書值 宋建炎之際不暇鏤行至四十九代從
祖主祥符縣簿承事懼其士逸證以舊聞重加編次
遂就完本布之天下於是乎有祖庭記二書並行凡
縉紳之流靡不家置獲覽

聖迹與夫歷代褒崇之典奕葉繼紹之人如登崑崙

而披日月咸快瞻仰比因兵災

闕里家廟半爲灰燼中朝士大夫家藏文籍
沒豈二書獨能存歟元措托體先人襲封世嗣悼斯
文之將泯恐

祖牒之久湮去

聖愈遠來者難考迺與太常諸公討尋傳記及諸典
禮於二書之外得三百二事皆往古尊師之懿範

皇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益二書
合爲一編及圖

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於篇首題曰孔氏祖庭
廣記其兩漢以來林廟碑刻舊書止載名數今并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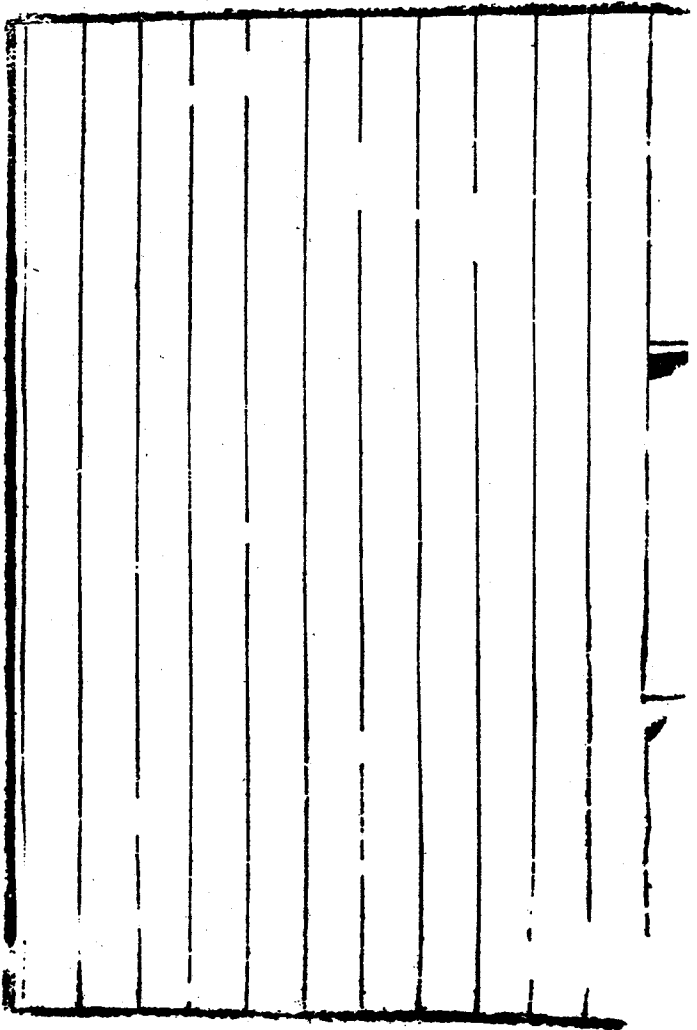
其文而錄之蓋慮久而磨滅不可復得且

先聖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迄今凡一千七百七十八歲其間經世變亂不知其幾而

聖澤流衍無有窮已固不待紙傳而可久也然所以規規爲此者特述事之心不得不然是書之出也不惟示訓子孫脩身慎行不墜

先業流芳萬古是亦學者之光也

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資政大夫襲封
衍 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五十一代孫
元措謹記



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訖功



太學生介山馬孟章畫像

禮官業進士浚儀王柔立校正

禮官業進士中山靳唐校正

太常寺太祝日照張審校正

集賢院司議兼太常寺奉禮郎權博士古燕馬遂良校正

惠民司令兼太常博士富平米章校正

資政大叢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太常丞五代孫元楷謹續編

孔氏相庭廣記引

古之君子皆論譏其先祖之德明著之後世蓋先世有美而不知者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明足以見仁足以顯然後爲君子故

素王之孫穆公師子思首論祖述憲章之道魏相子順稱相魯之政化漢博士子國復推明所修六經垂世之教當世莫不賢之自夢奠兩楹之後迄今千七百載傳家奉祀者數羸五十繼繼公侯象賢載德如聯珠疊璧輝映今古於乎休哉

聖人之澤流光如此後之人能奉承不墜又如此宜有信書廣記備言顯揚世美以示子將來傳之永久

於是襲封資政公因家譜庭記之舊質諸前史叅以傳記併錄林廟累代碑刻兼述皇統大定明昌以來崇奉

先聖故事博採詳考正其誤補其闕增益纂集共成一書凡一十二卷名曰孔氏祖庭廣記應祖庭事跡林廟族世古今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並列于篇粲然完備於

國則

累朝尊師重道之美靡所不載於家則高曾祖考保世承祧之美靡所不揚故

先聖配天之德愈久而愈章噫若資政公者可謂仁

明君子能世其家者也資政公嘗以書示予予歛衽
觀之既欽仰其世德又嘉公之用心得繼志述事之
義乃磨鈍彫朽爲之題辭焉

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丁未朔資政大夫前
尚書左丞致仕張行信

祖庭雜記舊引

四十七代孫朝散大夫知邠州軍州事借

紫金魚袋傳撰兼編類

先聖沒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族則
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古舉而不下為之後者得
無愧乎竊嘗推原譜牒彙政載籍則知鄭有孔張出
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
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
之恩寵數便蕃固可枚陳而列數以至驗祖壁之遺
書訪闕里之陳迹荒墟廢趾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
魯尚多有之故老世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未

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車綴所舊一聞題曰孔
氏祖庭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觀覽焉時宋宣和六年
歲次甲辰三月戊午曲阜燕居申申堂記

四十九代孫承事郎行開封府祥符縣主

簿

壤

重編

家譜舊引

家譜之法卅次承襲一人而已疎略之弊識者痛之
蓋先聖之没于今一千五百餘年宗族卅有賢俊
苟非見於史冊卽後卅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
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諱融蘭臺令
史諱倂議卽諱昱纔十數人非見於漢史皆不復知
矣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紀者止百餘人按議卽本
傳云自霸至昱七卅之內至卿郡守者五十三人列
侯七人今考於傳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
章恩除魯郡將歸之日遽以舊譜命鏤板用廣流傳
或須求以待他日實宋豐八年十一月二

四十一代孫朝議大夫知洪州事兼管

使克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柱國賜紫金魚袋

翰謹題

孔氏祖庭廣記目錄

舊書家譜并雜記分三卷門類一十八計五百四十三事
新書并世次添九卷於舊書內纂出門類五初增門類三
計二百九十七事分二十二卷類三十六門計八百四十事

圖本 初添十二

聖像 小影

憑几

乘輅

已上說文
載第八卷

尼山

已下說文
載第九卷

防山

顏母山

林

宋闕里廟制

金尼山廟制

金闕里廟制

手植檜

魯國園

卷第一

先聖追崇 聖號 世次

舊事二百九十 續事三十八

卷第二

新編門類

崇奉詔文

舊詔文十一

續詔文七

卷第三

新編門類

崇奉雜事

舊事六十

續事一十五

卷第四

新編門類

林廟親祠

舊事六

續事二

新編門類

學廟親祠

皇太子所

舊事五

續事二十五

卷第五

新編門類

祭祀雜事

舊事一十八

續事一十九

卷第六

增門類

十一

族孫 四十二人

世系別錄 八十八人

計一百三十人

卷第七

澤及子孫

舊事三十五

續事六

卷第八

姓譜

先聖誕辰諱日

母顏氏

娶并官氏

先聖小影

給麗掃廟戶

舊事二十一

續事五

卷第九

鄉官

廟中古跡

廟外古跡

林中古跡

廟宅

舊事五十二

續事一十五

卷第十

廟中古碑上

舊碑名數九

剏增全文七

卷第十一

廟中古碑下

林中古碑

舊碑名數三十四
剏增全文一十二

卷第十二

剏增門類

族孫碑銘

舊碑名數二

新增碑文三銘一

孔氏祖庭廣記目錄終

編類檢閱書籍

周禮 左傳 禮記 家語 史記 前漢

漢紀後漢 三國志 晉書 魏書 宋書

南史 北史 南齊 北齊 梁書 周書

陳書 隋書 舊唐 新唐 開元禮 唐會要

通典 五代史 宋會要 續宋會要 通鑑長編 編年通載

長安志 大金儀禮纂修雜錄 國朝集禮

國朝續集禮 專條 世系善書

小影



顏子從行

憑几





乘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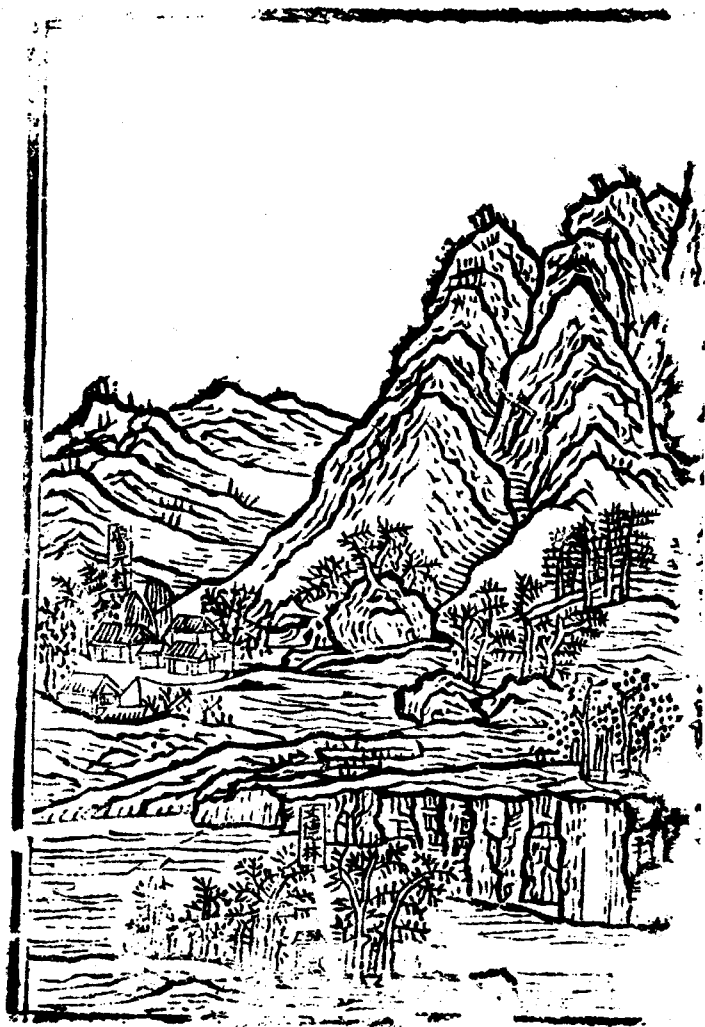




尼山
相對
顏母山



玉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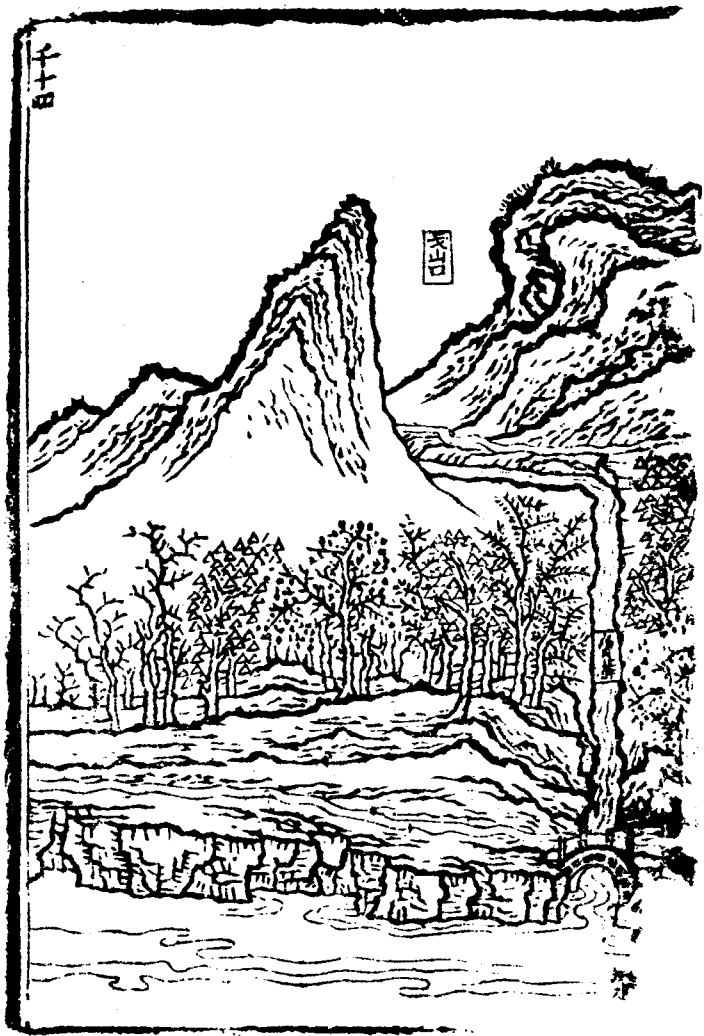


防山



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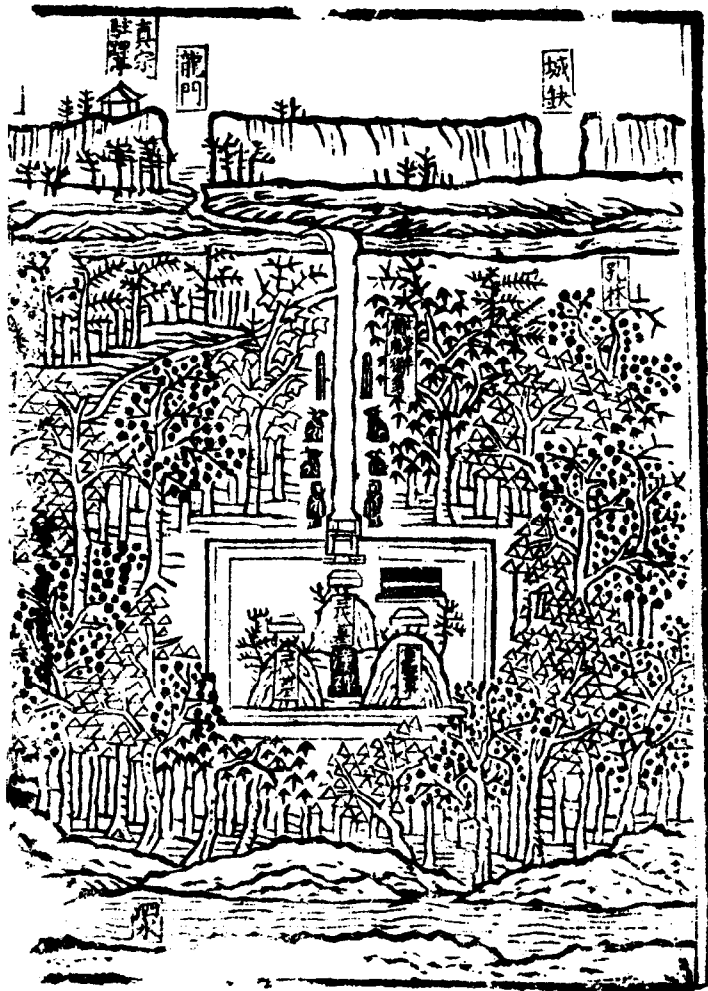
天出



顏母山
尼山
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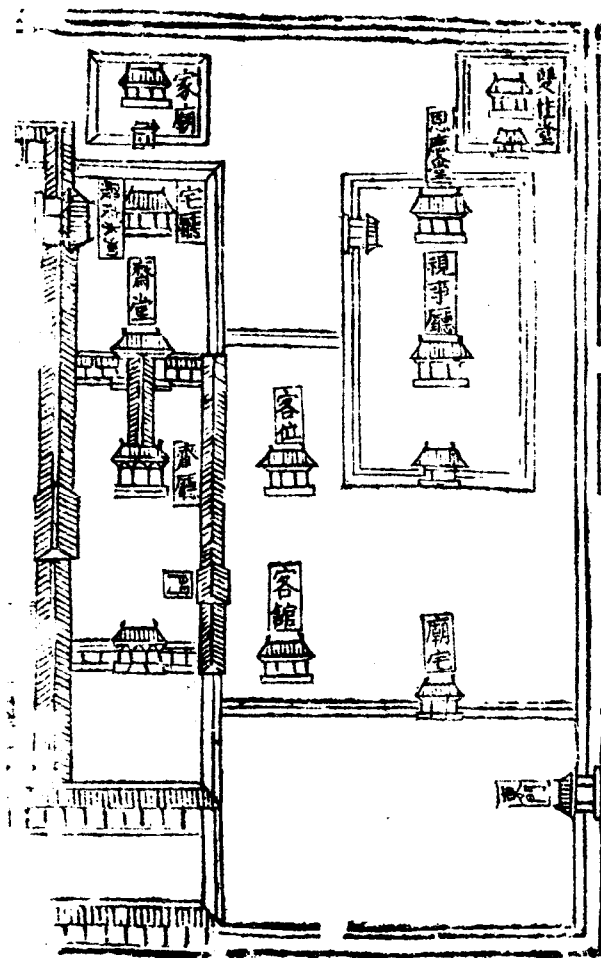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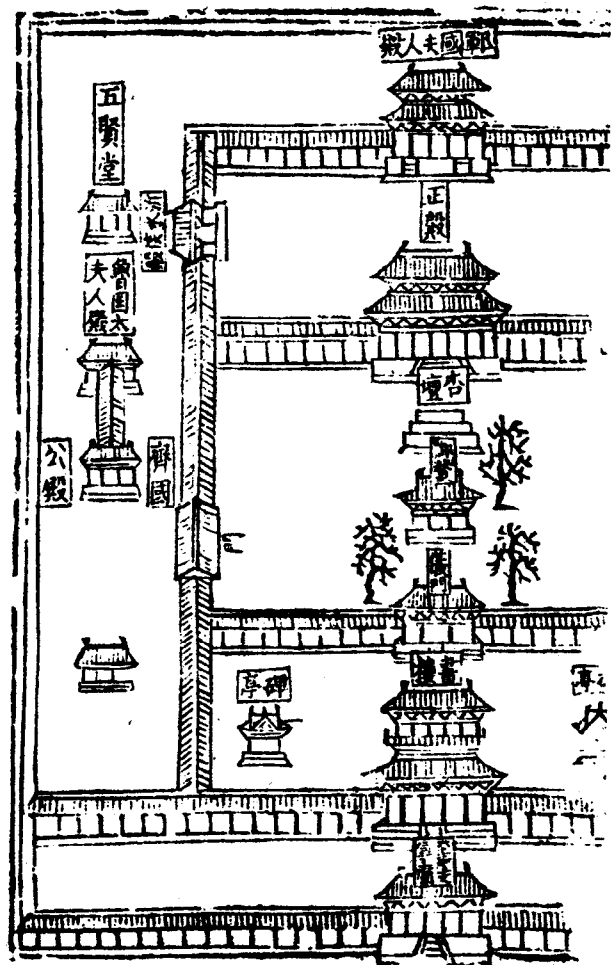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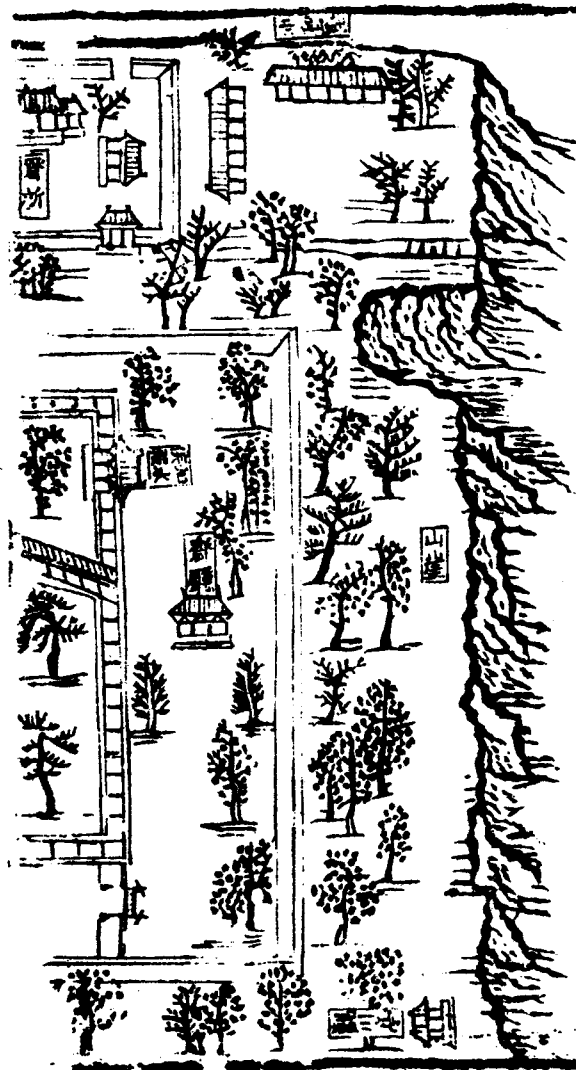
宋闕里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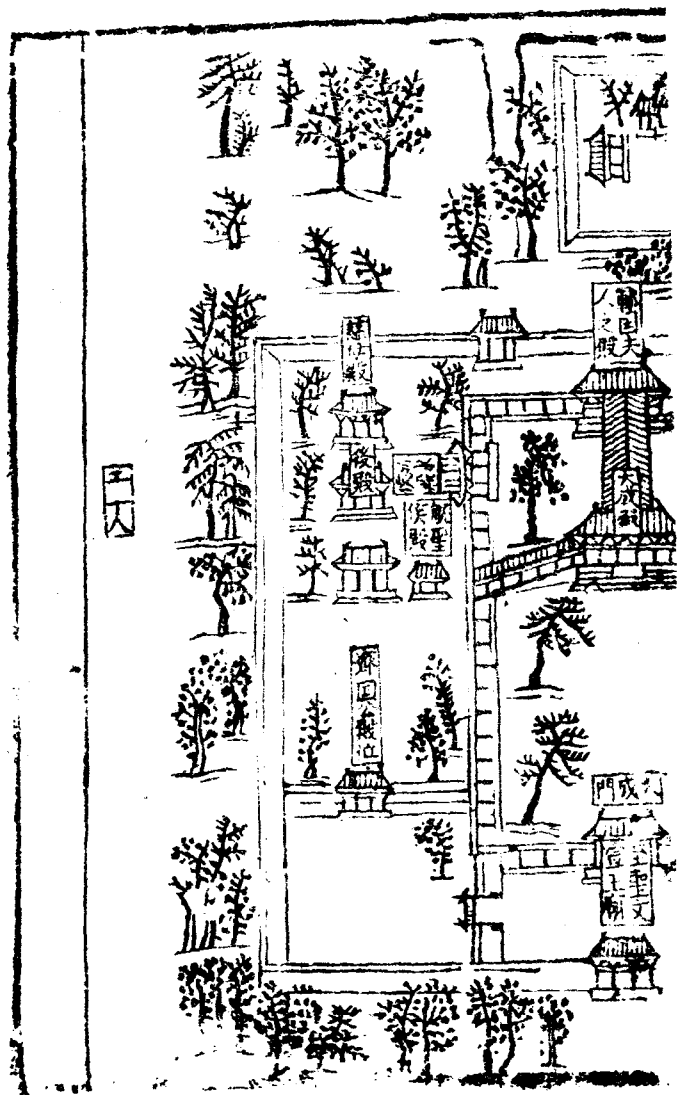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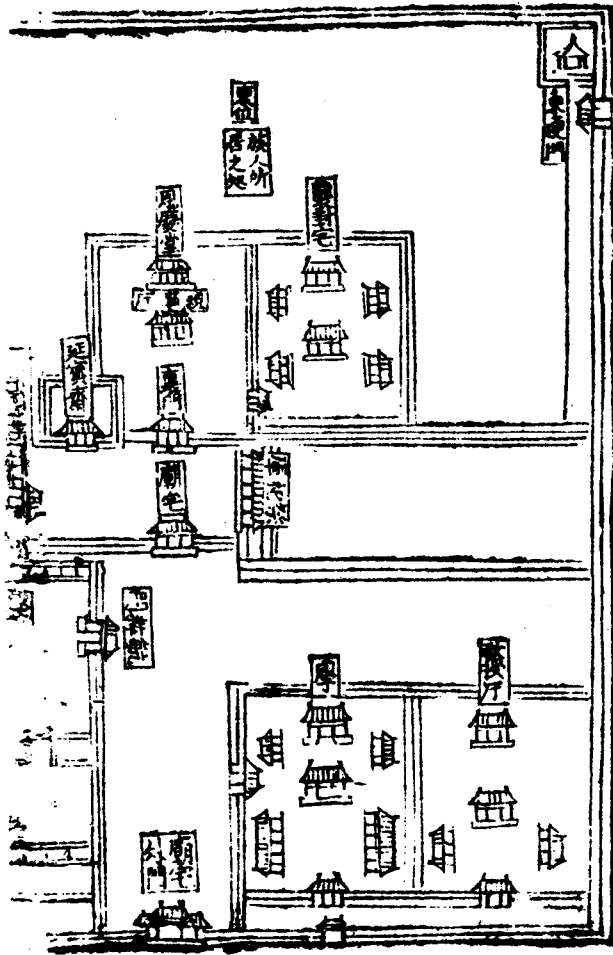
金尼山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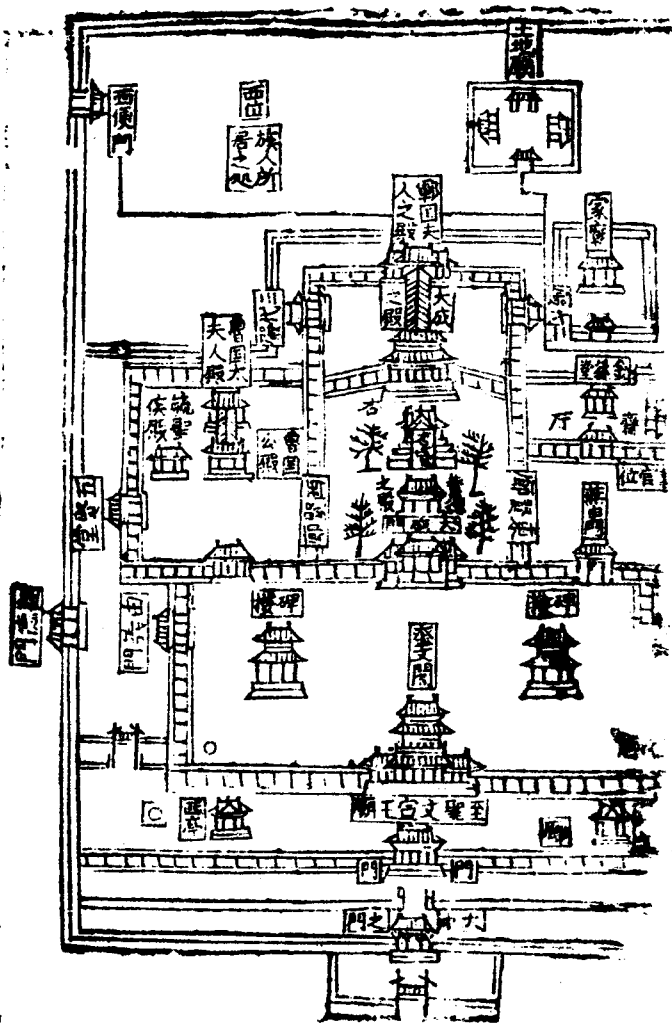




金闕里廟制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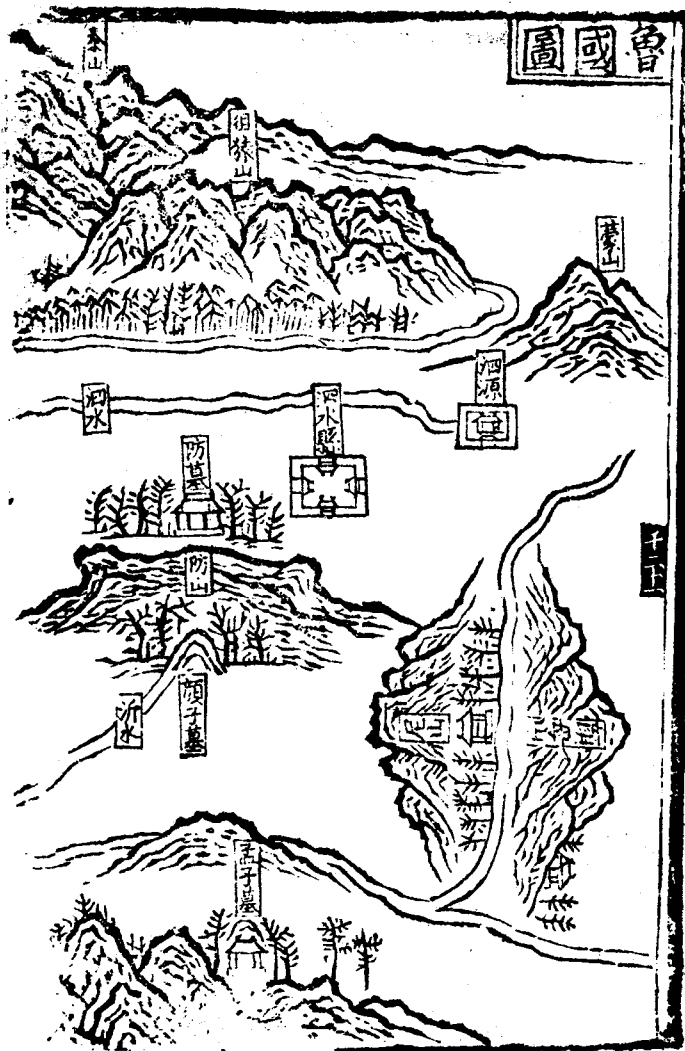
手植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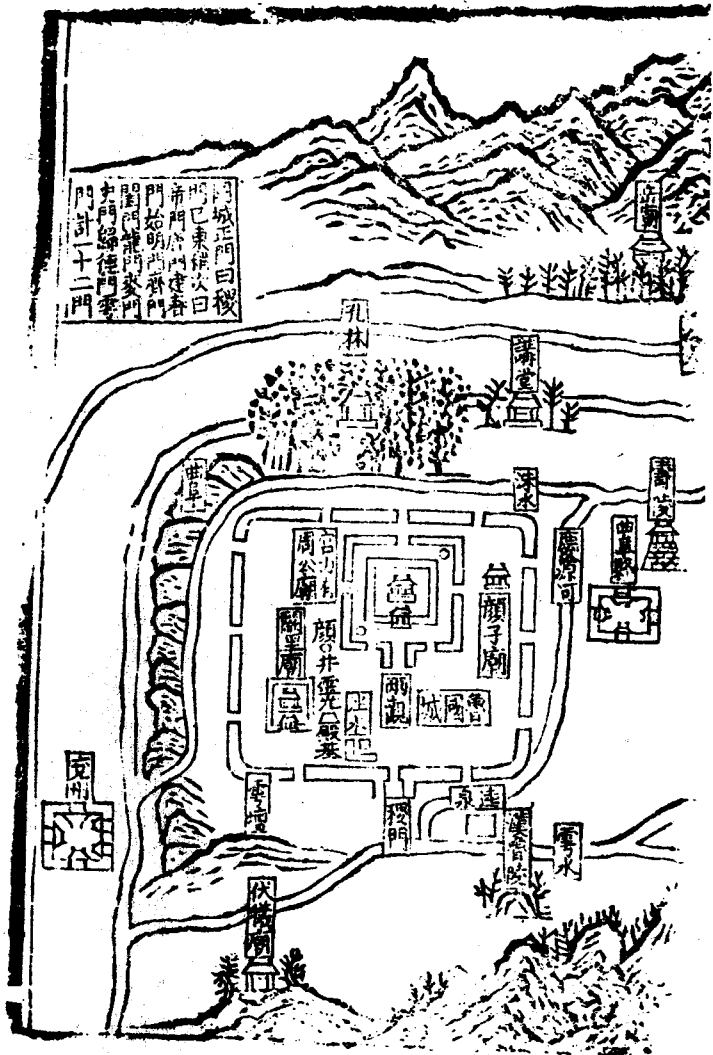


兩株在御贊殿前

一株在杏壇東南

會國圖





城正門曰棧
 門已東維次曰
 帝門齊門建春
 門始明門齊門
 關門龍門麥門
 中門德門雲
 門計二十二門

孔林

講堂

齊魯堂

漢

漢

益顏子廟

魯公廟

顏公井
顏先公廟

兩觀

國城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泉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一

先聖

至聖文宣王魯曲阜昌平鄉闕里其先宋人也世本
云宋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其子奔魯
爲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伯皮有
疾不任繼嗣遂娶顏氏禱於尼山得孔子魯襄公
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生而首上圻頂
故因名丘字仲尼二歲統卒孔子長九尺六寸腰
大十圍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手握天
文足履度字或作王字坐如龍蹲立如鳳跼望之
如仙就之如昇耳垂珠庭鬚脊三掌好脇一

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唇注頭隆鼻阜腴
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昌頰均頤輔疾駢齒眉
有一十二采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帝唐其顙似
帝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目腰以下不及禹
三寸有大聖之德生於周末計周之年當靈王二
十一年生敬王四十一年薨不當文武之時故曰
周末古史云孔子學極天人道窮祕奧龜龍銜負
之書七政五緯之事庖羲黃帝之能唐舜周公之
美孟軻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一人而已
魯大夫孟釐子病誠其嗣懿子曰孔子聖人之後
吾沒汝必師之蓋謂商湯之後也年十九娶宋國

并官氏女生伯魚魯昭公以雙鯉賜之榮君之賜
因爲名字伯魚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
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九年始爲邑宰十年爲司
空十一年爲大司寇攝行相事十四年誅魯大天
亂政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去魯凡十四歲魯哀
公十一年自衛反魯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山以
幣迎孔子乃歸刪詩書定禮樂成六藝晚而喜易
次彖繫象說卦文言韋編三絕教弟子於洙南泗
北門徒三千博徒六萬達者七十二人焉及哀公
十四年春西狩大野獲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
而作春秋文加褒貶而修中興之教麟見而天告

夫子將士徵也孔子病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子貢請見曰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晚也孔子因嘆曰太山頽乎梁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子後七日薨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葬於魯城北泗水爲之却流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守陵廟百戶弟子皆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者六年然後去弟子於廟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歲時奉祠於冢子孫嗣襲不絕

追崇聖號

魯哀公命 先聖曰尼父其誄云昊天不弔不憇遺
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孳孳余在疚嗚呼哀哉
尼父無自律

後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謚 先聖為褒成宣尼

公

和帝永光四年封為褒尊侯

後魏高祖孝文皇帝太和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謚

文聖尼父告謚孔廟

後周宣皇帝大象二年三月丁亥詔進封為鄒國公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 夫子為先聖

十一年詔尊為宣父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三十日追贈為太師

則天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封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詔追謚為文

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戊午朔詔加謚曰

玄聖

文宣王

春秋演孔子曰孔子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淡玄聖素

王之道遂取

五年十二月壬申詔改玄聖文宣王為至聖文宣

王

卅次

二代鯉字伯魚學通儒術魯哀公以幣召之稱疾不行年五十卒葬宣聖墓東宋崇寧元年追封為泗水侯其制曰孔氏之道萬世所尊鯉實嗣之親聞詩禮魯堂從祀厥有舊祠疏以爵封以示褒顯

三代伋字子思博綜古今有亞聖之才魯穆公師之兼孟軻之徒數百人穆公謂伋曰千乘之國欲以爲友何如伋曰古之人有道者事之豈曰友乎孟軻聞之歎曰求之爲友尚不可况召之乎穆公又以鼎肉遺伋伋不悅曰今君以犬馬畜伋也

以伋為國相時臣皆世襲淫寵遽相傾難不
訓乃嘆曰若作國相不得行吾大道則乃為相之
恥故不受謂穆公曰臣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
矣自此乃適衛值懸子問禮焉又魯人曾申問何
不仕伋曰道若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而
有屈已以富貴者恐不如亢志而貧賤於是在衛
衣緼袍無表二旬九食陳子方遺以狐白裘恐其
不受即言曰吾與人物如棄之耳伋辭曰吾聞棄
物於溝壑不肖者受之今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
魯雖師之不能委以國事嘗著書曰中庸表記年
六十七葬祖墓東南生白 宋崇寧元年追封為

沂水侯其制曰聖人之後孟氏之師作為中庸萬
世尊仰眷惟魯郡實有舊祠追加爵封以示褒典
元豐五年傳母兄若外監修祖廟因嘆曰祖伯魚
子思恢闡聖道皆有功於世而未有廟像誠吾家
之闕典乃輟已俸立祠堂塑二祖像

四代白字上通習羣書又善兵法方值戰國諸侯以
兵相尚齊威王召白為國相生求

五代求字子家通習儒道有遁世之志楚召不仕葬
祖墓東北生箕

六代箕字子京為魏相生穿

七代穿字子高又曰子順博學清虛沉靜有遁世之

志楚魏借召之不仕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蘭
言年五十一葬祖墓南生謙

八代謙又名斌字子慎仕魏為安僖王相秦莊公召
不行魏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子鮒
九代鮒字子魚好習經史該通六藝秦始皇并天下
分為三十六郡召為魯國文通君拜為少傅三十
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是時鮒知秦將滅藏其
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安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
嵩山後為楚王太傅卒於陳下三子長子諱字善
善不載中子貞幼子彥事高祖為將有功封蓼侯

子成嗣

十代貞字子忠該習古今有高尚之志徵為博士封
襄成侯年五十七生武

十一代武為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生延年及
安國

十二代延年博覽羣書無所不備武帝時為博士轉
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葬祖墓北生霸

十三代霸字次孺幼有奇才漢昭帝時為博士宣帝
時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司經遷詹事為高密相
是時諸王相在郡守之上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
關內侯食實封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
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居長安霸為人謙退嘗稱祿

位太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位霸讓至三四
上知其誠廼止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年七十二終
於弟上素服親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
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次子捷捷
弟喜皆列諸曹校尉少子光

十四代福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二葬祖墓北生房
十五代房封關內侯生均

十六代均字長平敦篤好學恬淡有大才為尚書郎
言辭清辯奏對成章平帝元始元年封魯國褒成
君食邑二千戶王莽篡位拜為太尉三辭疾乃得
還年八十一生志均弟奮字君魚武都太守

十七代志後漢光武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謚爲元成侯生損

十八代損後漢明帝永平十五年封爲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守褒成侯助祭焉後永元四年徙封損褒亭侯生耀

十九代耀襲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生完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早亡無嗣取母弟之子羨繼卅

二十一代羨魏黃初元年拜奉議郎又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奉祀葬祖墓南生震

二十二代震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奉聖侯拜太

常御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生嶷

二十三代嶷晉襲封奉 聖侯食邑二千戶生撫

二十四代撫晉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 聖侯為

豫章太守食實封一千戶生懿

二十五代懿東晉襲封奉 聖侯又從事中郎食邑

一千戶年六十一葬祖墓西生鮮

二十六代鮮恢廓有大度好學善誘誨宋文帝元嘉

十九年襲封奉 聖侯又改封崇 聖侯生乘

二十七代乘博學有才藝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

年封崇 聖大夫食邑五百戶生靈珍

二十八代靈珍後魏授秘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增封崇 聖侯食邑一千戶生文泰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 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

八葬祖墓南生渠

三十代渠襲封崇 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

月改封丞 聖侯後周宣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

公食邑一千戶生長孫

三十一代長孫襲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年六十四

葬祖墓西北生嗣哲

三十二代嗣哲隋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叅軍遷太

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改封紹 聖侯食邑一千

戶十二年授吳郡主簿帝崩揚州由是歸魯年七

十葬祖墓西生德倫

三十三代德倫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改封褒 聖侯

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 則天天授二年

十月二十日賜德倫勅書及時服年七十一生崇

基

三十四代崇基證聖元年襲封褒 聖侯中宗神龍

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生

璿之

三十五代璿之字藏暉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 聖

侯特授四門博士邵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

年制曰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所以弘

至教褒獎後嗣所以美前烈褒 聖侯璉之纂承
睿哲克履中庸三命益欽敦素憑於相業百代必
祀光寵祕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於土宇至德不
朽宜傳於帶礪可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
使者食邑一千戶生萱

三十六代萱兗州泗水縣令襲封文宣公生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德宗建中十四年襲封文宣公轉青
州司兵叅軍時遭叛亂陷於東平生唯睦

三十八代唯睦憲宗元和十二年東平兵解歸魯襲
封文宣公奉祀年六十五在祖墓東生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傳

士年五十七葬祖墓西南生振

四十代振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水部員外郎實封百戶年七十四葬祖墓北生昭儉

四十一代昭儉以任南陵縣尉授廣文博士又兗州司馬賜緋除秘書郎累宰曲阜實封百縑年六十葬祖墓西生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齋郎出身昭宗天祐中授泗水縣令陵廟主年四十二葬祖墓西北生仁玉

四十三代仁玉字溫如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尤精春秋為人嚴整臨事有斷九歲任曲阜縣主簿

兩考滿除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
儒廟及謁孔林召對數刻面賜章服白金雜綵復
授本縣令兼監察御史終於任所年四十五葬祖
墓東贈至兵部尚書三子曰宜曰憲曰勗

四十四代宜字不疑幼而聰晤懋情典籍十歲能屬
文加以厚重宏博未嘗狎小兒曹十九舉進士未
第然不惰其志而怠於學方謀再上俄鍾家禍哀
毀聞於鄉曲乾德間拜章闕下引家門故事特勅
授曲阜縣主簿秩滿赴調授黃州軍州推官時方
平吳地扼江岳咽喉乃至叅預兵機贊成時務皆
賴於宜焉受代而歸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監星

子鎮稅江左始平庶務不綱星子實江湖之會要
貨殖之都聚宜度其利害請營之為軍朝議以為
戶口少且外為縣遂命就宰之政成考績有稱轉
運使王明奏以言忠行篤不踰聖祖之規守決奉
公可稱明王之用伏望擢居朝列委以事權苟有
踈違臣甘連坐尋入覲乃執所著文賦上覽之甚
嘉焉顧問孔氏歷世之數具以實對上謂左右曰
家世有如此者乎特遷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誥略云朕以 夫子之聖其道猶天睠彼裔孫宜
其嗣襲况聞爾服勤素業砥礪官常乃諭善於東
宮俾增榮於闕里勉遵家法以荷國恩通判高密

郡是時帝方命大將作恢敞儒宮命內侍高品殿直各一人內品二人監督功役告成立碑於廟以紀其事宜上表進方物以稱謝詔荅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尊當予治定之初特展崇修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周行虔備貢輸慶茲輪浚省聞嘉獎不志於懷自高密歸闕遷殿中丞遇北鄙不寧王師問罪宜因督轄饋運臨舍刃之急固守朴忠陷於邊境歲寶雍熙三年也年四十六宜自爲政臨民不喜刑法故綽綽有善人之譽復友愛於兄弟至於飲膳不借坐則未嘗悅懌訓導諸子必委順而言之喜怒不形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優游翰

墨其所著述多播誦人口有子三人長曰延世次
曰延澤咸平三年進士登科次曰延渥因東封駕
幸儒廟賜同學究出身

四十五代延世字茂先魁梧有大度博學善於吟詠
雍熙三年因父沒邊境特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
縣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後叅調授許州長葛
縣令至道三年閏七月五日真宗諭宰臣曰先
聖及十哲七十二賢宜令重加綵繪仍咨訪宣
聖有何子孫呂端奏曰有嫡孫延世見任許州長
葛縣令詔與除曲阜一官使主祭祀是年九月戊
寅以長葛縣令孔延世爲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

并賜九經太宗御書祭器加銀帛而遣之詔本路
轉運使本州長史待文宣公以賓禮仍留三年十
一月內又准尚書劄子抽赴闕召上殿訪以家
故事授曲阜令封文宣公面賜束帛中金器物及
賜太宗御書并九經書乃重給祭器後卒於任所
年三十八生聖佑長編家譜所載月日
先後不同故兩存之

四十六代聖佑年十一景德四年八月十九日賜同
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五日詔封祀日賜
令衣綠次京官陪位 注初上謂宰相王旦等
宣尼孫聖佑止有出身未霑命服難列班次
令焉 授奉禮郎尋知曲阜縣令四年以聖

大理評事掌本縣錢穀出納之務後為光祿

天禧五年二月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恭

大夫卒於家無嗣以親堂弟宗愿繼世

宗愿字子莊贈諫議大夫延澤之子睦族和孝潔

誠於祭祀寶元二年九月為國子監主簿襲封文

宣公知仙源縣事兼管勾 文宣王廟仁宗至和

二年三月丁卯詔封 孔子後衍 聖公 刀太常

博士祖無擇言 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襲封

文宣公按前史 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曰褒

成襄亭崇 聖在晉宋曰奉 聖後魏曰崇 聖

北齊曰恭 聖後周及隋並封以鄒國唐初曰褒

聖開元祕追謚

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

宣公然祖謚不可加後嗣乞詔有司更定美號仍
下兩制更封宗愿而令世襲焉其制曰 孔子之

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
爵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均為褒成侯始

追謚

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

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而不一而不
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謚 孔子為文宣而尊

以王爵封其嗣褒

聖侯為嗣文宣公孔氏子孫

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

訓博採羣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正

於義為當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而始
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
尊儒重道不敢失墜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
重與宜改 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為衍
聖公生若蒙

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授仙源縣主簿襲封衍 聖
公熙寧元年二月四日以若蒙為沂州新太縣主
簿襲封奉 聖公生端友端操

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白身授朝奉郎直秘書閣襲
封衍 聖公管勾祀事詔曰 至聖文宣王四十
八代孫端友自書契以還爵於朝者多矣未有傳

世四十有八而不絕者也惟爾 文宣王之後次
當承襲宜錫文階并示寵渥往加恪慎務保厥榮
宣和三年十一月特轉通直郎除直秘閣賜緋章
服仍許就任關陞以示崇獎誥曰先聖古今之師
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殆未有能違之者朕
既法其言尊其道舉以爲治猶以爲未也又錄其
後裔以褒大之爾 先聖之系效官東魯積有年
矣通籍金闈陞芸華閣以示崇獎汝尚勉哉
四十九代璠字文老端友弟端操之子廢齊阜昌二
年補迪功郎權襲封管勾祀事天眷三年卒年三
十八葬祖墓西南生拯及摠贈榮祿大夫

五十代拯字元濟璠之長子也

金

熙宗皇統二年三月行省咨

文宣王四十九代孫璠已襲封未施行間身故令
長男孔拯次當襲封照依天眷官制合除文林郎
合封衍 聖公自古襲封不限年齒奏奉

勅旨准奏行時年七歲補文林郎襲封衍 聖公
管勾祀事終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年二十六在祖
墓西南無嗣弟摠繼世

摠字元會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 聖
公管勾祀事至二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召赴

闕下欲留任用力辭請專祀事於是特授曲阜縣令襲爵之後嚴緊祭祀敦睦親族一日即仰瞻

廟庭私自言曰生爲子孫而繆當嗣職坐觀隘陋寧不愧乎乃親率佃戶之東山採伐良材增崇林

廟尼山防山殿當廊廡五十餘楹明昌元年卒五

十三贈光祿大夫葬

祖墓西南

碑觀

後碑昔年歷

四十雖得數子不有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

曰今此非爾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是爾子

矣當名元措後如其言遂以所告名之次子元絃

五十一代元措字夢得摠之長子年十一

章宗明昌二年四月補文林郎襲封衍 聖公管
勾祀事 特旨令視四品其誥云 聖謨之大遺
範百王德祚所傳垂光千祀蓋立道以經世宜承
家之有人 文宣公五十一代孫元措秀阜沂祥
清洙流潤芝蘭異稟蔚爲宗黨之英詩禮舊聞蚤
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已成肆躡世爵之封
仍換身章之數非獨增華於爾族固將振耀於斯
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

三年四月奉 特旨襲封衍 聖公孔元措然已
令視四品其散官係八品仰超授中議大夫已後
襲封並准此例明年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勳

封其誥

夫子既没千八百年後人相承五十一世自近古以公其爵顧散階如彼其卑必也正名難於仍舊是以興百世之曠典峻五品之華資以爾有成人之風繼將聖之後當余定格會爾䟽封噫廟貌存焉克謹歲時之祀家聲久矣無忘詩禮之傳學有餘師善將終譽

明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章宗親行郊禮召赴闕侍祠位在終獻之次

承安二年二月勅襲封衍聖公年及十七兼

曲阜縣令仍世襲不得別行差占於是世襲曲阜

令

宣宗貞祐二年 車駕巡幸汴京七月趨赴 闕

下時方丁母憂三年七月起復遙授東平府判官
初有旨授東平府判候來春令尚書省奏若擬正
授是職緣目令多事之際未赴間恐曠廢本職事
務有無姑且遙授至春乃正授令往管勾祀事兼
元措見丁母憂有無特息起復於是遙授仍起復
焉十月二十五日 上曰東平府判元措與隨
朝除授平章高琪奏曰可有旨初與職事時 我
曾尋思待與隨朝職事來爲彖多勝奏 孔聖
墳塋見在河北若與本人隨朝恐廢祭祀可與附

近州府職事以此不得已與了東平府判我思目
今土寇未寧若謂廢祭祀與河北職事儻因而被
害却是絕了 聖人之後永廢了祭祀也如今與
隨朝職事者遂授太常博士其年實十一月二十
九日也興定三年秋滿復任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十一月授同知集賢院兼
行太常丞正大二年三月秋知集賢院兼行太常
丞四年秋滿復任六年十二月又任前職至天興
元年八月通歷三考九月一日改除遙授太定軍
節度使兗州管内觀察使兼行太常少卿天興二
年正月遷光祿大夫事改太常卿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二

歷代崇奉詔文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詔備見碑文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雖集學

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載感事思人意有慨

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為營

建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學

殘毀并下魯郡復修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

一介之善猶或衛其土隴禁其芻牧况

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

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

居近 孔子墓側其課役以給洒掃并種松栢六
百株

世祖孝武皇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曰

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
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
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
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志
待旦可開建 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
祭秩

南齊世祖永明七年二月己丑詔曰

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輝七代陶鈞萬品英

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
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陵夷淵塞非但洙泗涇
淪至乃饗嘗之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
鞠為茂草今學敷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
欽屬可改築宗枋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
奉 聖之爵以時繼紹

明帝永泰元年三月戊申詔曰

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
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
至德彌闡雖反袂遐嗟而桃薦靡闕時祭舊品秩
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

豈所以克昭大烈求隆風教者哉式循舊典詳復
祭秩使牢餼備禮欽饗兼申

梁敬皇帝太平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曰

夫子降靈體詰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功仰
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烝民制禮
作樂道冠群后雖泰山頽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
瀾千載猶在自國圖屯阻桃薦不修奉 聖之門
胤嗣殲滅敬神之寢簋簋寂寥永言聲烈寔兼欽
愴外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 聖後并繕廟堂
祗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

東魏高祖孝文皇帝延興二年春二月乙巳詔曰

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填者淮徐未賓 廟隔非所致令祠典頓寢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媒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常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

周宣皇帝大象二年二月丁亥詔曰大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

孔子德惟藏往道實工知以大聖之才屬大聖之運載弘儒業式次彝倫至如幽贊天人之理裁

成禮樂之務故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而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續猶有闕如可追封為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

陳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己未詔曰 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章之典竝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制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塗微靈寢志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愼息今雅道和熙由庾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閱筭開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

禮典改築舊廟葺房榱棟咸使惟新芳馨潔滌
以時饗奠

隋煬帝大業四年冬十月丙午詔曰 先師尼父聖
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
蘊茲素王而頽山之嘆忽踰於千祀至德之美不
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褒崇可立 孔子後為
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詔曰太德必祀義在方
冊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與若 宣尼天
姿叡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歇
惟茲二聖道濟生人尊禮不修孰明褒尚宜令有

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途經曲阜親祠廟贈先聖

為太師制

備見碑文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詔曰弘我王化
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
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
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
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至于今受
其賜不其猗歟鳴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
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紀寢遠

光靈益彰雖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
謂何 夫子旣稱 先聖可追謚爲 文宣王令
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 聖侯改封嗣文宣公
昔周公南面 夫子西面坐今位旣有殊豈宜依
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
諸州 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坐門人
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
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

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賜中書門下詔曰王
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
總百王而致治丕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丕揚

於鴻烈 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
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玄功侔乎簡易景鑠配
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為億載之師表肆朕寡昧
欽承可曆曆易嘗不遵守彛訓保乂中區屬以祗
若元付告成喬岳觀風廣魯之地飭駕數仞之墻
躬謁心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
寅是用徵簡冊之文昭聰睿之德聿舉追榮之禮
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
示朕志宜追謚曰 玄聖文宣王

是月二十七日詔曰朕以紀號岱宗觀風廣魯載懷
先聖實主斯文矧 仲尼毓粹之區光靈可挹而

曲阜奉祠之地廟貌攸存將申款謁之儀用表欽崇之至宜取十一月朔幸曲阜縣備禮躬謁

十一月二日封

文宣王

父叔梁爲齊國公

母

顏氏爲魯國太夫人制曰朕以祗陟岱宗親巡魯甸永懷先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唯降靈之所自亦錫羨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煥典章叔梁宜追封齊國公顏氏宜進封魯國太夫人遣都管負外郎王勵精虔祭告又伯魚母并官氏追封鄆國夫人制曰朕時行魯郡躬謁孔堂顧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旣渥眷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之

文尚闕封崇之數屬茲咸秩特示追榮垂厥方來
式昭遺範 并官氏宜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
遣官詣曲阜廟祭告

二年勅曰國家尊崇師道啓迪化源眷惟鄒魯之邦
是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登岱告成
回鑿歎謂期清風之益振舉縵禮以有加式咨誨
誘之方更盡闡揚之旨宜以所賜太宗皇帝御製
書與九經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物等並置於廟中
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與本縣令佐等同
共檢校如有講說釋奠並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污
此勅文仍仰刊之于石昭示無窮

是年五月一日詔朕乃者封山禪社昭列聖之鴻休
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言還於闕里遂躬謁
於魯堂瞻河海之姿粹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
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
胄併賜其寵榮祗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復念性
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先聖之名與廣嚴師之
禮兼朕親爲製贊以奉崇儒至於四科鉅賢並
起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仍命案察分紀遺烈
式盡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令中書門下樞
密院三司使兩制尚書丞郎待制直館閣校理分
撰贊以聞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二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三

崇奉雜事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守陵廟百戶即闕里

先聖之故宅而先聖立廟自此始也

前漢元帝初元中下詔太師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

百戶祀先聖

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畫先聖

及七十二弟子像

魏文帝黃初元年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卒百戶以

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宇以居學者

宋孝武皇帝孝建元年十月詔建仲尼廟制同諸

侯之禮

身

三千張一

梁武帝天監四年六月立先聖廟

元帝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置儒林叅軍

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廩餼帝工書善

畫自圖畫

聖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後魏高祖太和十三年立先聖廟於京師

陳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詔修復先聖廟

唐高祖武德二年立先聖廟於國子監

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建言周公仲尼皆聖人然釋

奠於學以夫子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

先聖以顏子為先師別祀周公尊孔子為

先聖以顏子為配

高宗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
案新禮 孔子為 先聖顏子為先師又准貞觀
二十一年以 孔子為 先聖更以左氏等二十
一人與顏子俱配 尼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
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 孔子為先師
顏子左氏為從祀據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子
夫子玄作先師 宣父周公迭為 先聖求其節
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
明文酌成康之奧說正 夫子為 先聖加衆儒
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比革往代之紕繆 仲尼生

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唐舜憲章文武弘至
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自漢以降奕葉封侯崇
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今請
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
詔從之

乾封元年皇太子弘請立

宣聖碑進表

備見碑文

睿宗太極元年親製先聖贊曰猗歟夫子實有聖
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
豈匏瓜東西南北命刻于石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

孔子為

文宣王仍

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嘗作詩云夫子何為

者棲棲一代中地鄰鄒氏宅住近魯王宮嘆鳳
時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真當與夢相同

宣宗大中五年國子祭酒馮審奏 文宣王廟始

宗立之睿宗書額武后竊政之日題大周二字請
削去從之

宣宗置右宮城承慶門其內曰承慶殿百福殿之西
有內 孔子廟

宋 太祖建隆三年詔 文宣王廟宜准儀制令立

戟一十六枝撰 宣聖贊曰王澤下衰文武將墜

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唐舜有德無位哲人其

萎鳳鳥不至

四年四月駕幸文宣王廟閱土木之功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御便殿顧謂近侍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修群祀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乃詔大將作恢敞儒宮命內侍高品殿直各一人內品二人監督工役告成以紀其事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遣吏部尚書張齊賢以太牢祭文宣王及十哲七十二賢鄒邑孔大夫

宣尼 母顏氏諸從祀先儒又賜御製書贊若夫撿玉尼山回輿闕里緬懷于先聖躬謁于嚴祠以爲易俗化民旣仰師于彛訓宗儒重道宜益

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聖德爰
刻鏤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
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實懋其用允
臧外中既畢茂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命御
書院模勒刻石及賜兗州曲阜縣廟九經書疏釋
文三史各一部令本州選儒生講說又賜太宗御
製書百五十卷及銀器八百兩仍以經傳賜兗州
二年遣入內侍省殿頭張文質齎勅太宗皇帝御
製書百五十七軸并內降金鍍器物九經三史及
疏釋文及昨赴 文宣王廟祭祀器物金鍍銀香
爐香盒并香藥緋羅銷金帕黃複等其賜書仍令

本州選儒生講說

二年賜曲阜縣廟桓圭一從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

三年六月入內供奉官周懷政等言曲阜縣廟碑并石壁磨礮就望以御製贊并羣臣所撰贊刻於壁從之

眞宗天禧二年五月勅委本州於本城內選差兵士四十人負寮一名於本廟巡宿守把防護官物并委轉運司於轄下州軍有衣甲器械處約度合消分數支與本廟

五年命轉運司支破官錢差撥兵士工匠修完本廟

及於 夫子之後選差朝官一人監督工役是時
傅大父中憲方任太常博士被選因乞封禪行闕
餘材皆橡樟榿梓之屬自是殿宇益加洪麗

仁宗初即位首崇儒術車駕幸國子監奠謁 先聖
退閱七十二賢贊觀東序及禮器

慶曆八年四十五代孫彥輔為曲阜宰被旨監修
祖廟奉安 齊國公像尚循舊衣御服乞正公命
九章之服 魯國太夫人與 齊國公同殿乞遷
於後殿奉安累賜三聖御製九經三史而無諸
般書籍乞賜全監書並從之仍命弟子以下禮數
未備並依禮圖改正以稱崇儒之意

嘉祐六年賜御飛白書殿榜并金字篆廟牌至廟

日設祭奉安仍賜御製祭文曰維嘉祐六年歲

次辛丑三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皇帝御謹遣

州通判田洵敢昭薦於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

難明誠明易粟敷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

德莫二教行萬世儀比一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

遐瞻墻仞逖仰門扉舊于飛染之蹤新茲標榜

之制命工庀事推策洵辰敢議形容蓋申崇奉仰

惟降格遙異鑒觀尚饗帝初寫牌巾櫛而書其

尊崇聖道如此是時傳先公文清先生宰鄉邑

因進詩百韻稱謝轉運使秘閣校理張師中亦

進寶奎耀文歌降詔獎諭

神宗元豐元年十月詔兗州常以省錢修葺宣聖祠廟先是州縣憚於申請廟久不修榱棟傾落人不堪憂至是始獲完葺祠宇一新以省錢修遂為定制

五年十一月賜度牒三十本給兗州修先聖廟及於本路差雜役兵土工匠運司奏四十七代孫沂州新太縣令若外監修

七年五月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况楊雄韓愈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

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勅中散大夫鴻臚卿孔宗翰奏今有管見雖干臣本家之事上繫朝廷典禮開陳如後

一臣伏見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自西漢以來有褒成侯之國魏晉以降又有奉聖崇

聖恭聖之號其名不一皆有實封或以百縑奉祀聖朝祖宗以來益加崇奉真宗東封禮畢親謁儒廟眷遇隆厚恩禮備至貴道之美冠映古今然名有未立必待聖朝而正之蓋襲封疏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且承襲之人皆取嫡長父死子封不必有德朝廷既許居外何能更戀

祖堂以至於法度不修庭宇頽弊恬不爲怪魯人傷之欲乞特下有司講求古今典禮議其所宜今後不使襲封之人兼領他職乃乞別立請俸終身使在鄉里如此則知其不可輕去必能嚴潔祭祀敦睦親族上以裨聖朝風化之美下以爲衰宗家世之幸

又臣寮上言切以魯中孔子廟貌國家之所常敬然而錫田之數不足以賙族人襲封雖存未免事奔走甚非所以尊崇之意也方朝廷日新盛德推獎名教仰惟先聖宜極尊崇伏望聖慈明詔有司講求典禮增錫土田之數別異世襲之人使天

下四方知朝廷尊崇之意而於聖化豈小補哉伏
候勅旨奉旨令禮部太常寺同共詳定聞奏付禮
部施行本部看詳前代典故自漢魏以來莫不封
孔子之後優賜田邑然未嘗明立制度故承祀之
禮有時而盛衰國家褒崇先聖日益隆厚真宗
嘗賜經史於其家使兗州擇儒生講授有以見祀
宗尊奉聖祀度越前代今衆官叅議合依所請
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則
朝廷崇儒貴道之本厚矣伏候勅旨

一合襲封人與除已有料錢寄祿官

如巴係幕職州縣官即与政合入官

專以奉先聖祠事爲職添支供給隨本資考每

三年理為一任用本路及本州按察官薦舉依吏部格關陞資任如朝廷非次擢用許依舊帶公爵出令以次合籠襲封人權主祀事

一添賜田一百大頃使其家依鄉原例自召人戶耕種更不用職田制爆之法

一依舊法添差廟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並依役人法

一差剩負每一番十人克衍 聖公白直

一賜田所入除供祭祀外修立則例置籍出納均贖族人仍委本縣官一負與衍 聖公同簽書管勾一賜監書一本置教授官一負於舉到學官人內差

或委本路監司保舉有行義人克令教諭本家子弟內舉人依本州學生例與供給如鄰近鄉人願從學聽

一行 聖公每遇親祠大禮及冬正朝會許赴闕陪位

一 改衍 聖公為奉 聖公仍刪定家祭寃服制度 頒降俾遵奉施行

一 白身合襲封奉 聖公者與除承奉郎

三省同奉旨並依所奏施行勅如右牒到奉行

崇寧二年五月朔四十七代嗣孫奉議
郎專主奉 先聖祠事襲封奉

聖公若虛謹續錄

叔祖父昔年編此既成欲鏤板藏於祖庭值建炎之事廟宇與書籍俱爲灰燼後二十餘年或見於士大夫家皆無完本甚可惜瓌宣和間嘗預檢討輒因公暇考諸傳記證以舊聞重加編次僅成完書比之舊本又取其事繫於先聖而非

祖庭者及以

聖朝皆纂集而附益之遂鏤板流傳非特成叔祖父之志將使歷代尊師重道優異之典昭昭可見不其韙歟正隆元年丙子歲五月甲午初一日辛丑朔四十九代孫瓌謹識

已三卷後
續文相續

哲宗紹聖三年勅轉運司支係省錢三千貫修完
本廟奏委四十七代孫宣德郎襲封奉 聖公若
蒙監修

崇寧四年八月詔太常寺考正 文宣王廟像冠服
制度用玉冕十二旒袞服九章畫圖鏤板印賜仍
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歷代以 先聖
與門人同服袞冕至是始服王者之服從國子司
業蔣靖之請也

大觀元年十二月詔立賞錢十貫禁採折林木許人
告捉

四年閏八月詔兗州改定瑕縣龔縣

舊瑕土縣龔土縣祀孔子名故改焉

政和元年奉旨 至聖文宣王改執鎮圭其廟舊立

十六戟今立二十四戟又曾參等所封侯爵與

宣聖名同甚失弟子尊師之禮改封者八人又旨

孔子弟子河内公等贊文并所封名犯 宣聖名

處並行改撰及改封又令運司於係省錢內應副

修完本廟及於本路諸州軍差雜役兵士工匠和

雇百姓修造委四十八代孫承奉郎襲封衍

聖公 端友監修

四年命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造牌御書曰大成

殿頒降本廟從四十七代孫文林郎舒州司戶曹

事若谷之請也又太學辟雍 先聖殿皆御書又

襲封衍 聖公奏朝廷稽考三代制禮作樂乞頒
降大樂許內外族人及縣學生咸使隸習并乞降
禮器以備釋奠及家祭使用至六年五月差四十
七代孫宣教郎若谷押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
器一副

宣和四年詔修太學 宣聖殿賜御製書贊云太學
教養多士嚴奉 先聖殿室滋圯作而新之命駕
輿謁系之以贊曰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
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九
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官瞻彼德容云孰不崇命刻
石於太學昭示無窮

金

天會五年

睿宗為右副元帥駐燕京雖戎馬未息首建太學

脩國子監

七年大軍入山東兗州堅壁而守是時

睿宗為都元帥次城下諭以禍福戒軍士以

夫子所生之地不得剽奪十八日撫定退師十九

日命曲阜知縣衡雄與縣吏等引詣宣聖廟既

至廟庭以建炎群寇之火皆為灰燼而殿火猶未

息

元帥乃登杏壇望殿火奠拜訖詣聖林時有軍

人發掘二代泗水侯墓方深六尺餘又伐破四十六代孫宋刑部侍郎墓

元帥親見遽命執縛乃奠拜先聖陵下周覽

久之以伐墓十二人隨行至廟南十餘里盡殺之

熙宗皇統二年禁官私占

先聖廟者載於制

條為不刊之典又勅行臺支撥錢一萬四千餘貫修宣聖殿仍委四十九代孫曲阜縣主簿環監督工役皆從權襲封端蒙之請也

四年行省支降錢一萬四千五百貫葺南京八作司見材修完本廟糊蓋大成殿至正隆二年以羨錢修兩廊及齊國公殿

天德初定禮儀凡職官到任謁廟先詣 宣聖廟奠
拜訖方許詣以次神廟於是著之甲令

正隆五年二月一日都省批隨處 宣聖廟宇多有
損壞官司不用心提點修完致有如此委隨路轉
運司佐貳或幕官一負專一管勾遇有損壞即便
檢修

世宗大定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國子監起請

孔子廟大成殿 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充國
公像冠九旒服九章檢到唐郊祀錄開元二十七
年八月詔追謚 孔子為 文宣王仍內出王者
袞冕之服以衣之按周禮王者之服袞冕十有二

旒其服十有二章諸公之繅旒九就今 文宣王

冠服已依典故其充國公鄒國公一體粧塑九章

服擬遷鄒國公像於 宣聖之右與充國公相對

准上冠服粧塑宋崇寧四年賜孔子冠服冠十

於禮為備 故金所賜章數

十八年以皇統修廟羨錢付本廟修 鄆國夫人殿

是年給降襲封衍 聖公印

二十一年召襲封衍 聖公摠赴

闕奉

勅旨特授曲阜縣令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奏立 宣聖廟碑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奉

特旨比聞曲阜縣 孔聖廟興蓋多年門廡位次
阨陋損壞差彼處官提控修補所用錢於 東嶽
香錢內支如已後更有損壞委本縣逐旋申部支
錢修補續奉

特旨 夫子廟以係省錢修蓋又降到錢八萬三
千貫有奇修建樓殿廊廡等四百餘間仍設廟學
教授六月十三日有司以

特旨修蓋 宣聖廟宇令本廟具隨代支給地土
增損數目本廟言舊有賜田二百大頃因值兵火
除見在外不知下落四十八大頃八十六畝已申

上
司
後
承
戶
部
符
於
徐
州
豐
縣
區
村
張
村
新
村
潘
村
李
村
慕
義
六
處
貼
撥
數
足
計
准
今
時
官
畝
一
百
二
十
三
頃
二
畝
一
分
五
厘
七
毫
泰
和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給
到
按
察
轉
運
司
憑
驗
所
得
物
並
入
祭
祀
庫
衍
聖
公
掌
其
出
納

是年七月尚書省令置下馬牌於廟門首

四年歲次癸丑十一月十有一日四十

九代孫省差權襲封管句祀事釋謹續

錄

是年提刑司降到尚書禮部符該

奏行條理節文刺史州已上無 宣聖廟處許依

自來朔行起蓋舊有廟處若有損壞亦許修完今
緣隨處廟學官司多不為意以致傾壞兼照得明
昌三年七月再定

奏行提刑司條理內該

委提刑司勉勵學校宣明教化若廟宇傾頽學舍
弊壞即生負何以勉勵恐無以

上副興崇學校之意行下各路運司照驗依應施
行如廟學有損壞去處支贍學錢修完如不足或
全闕據合用錢數疾速行移本運司關支省錢應
副修完無得疏駁

五年修廟功畢羨錢一萬四千有奇申乞回納奉

特旨別置事產爲已久添修之用置到地六十大
頃房屋四百餘間俱隸曲阜悉蠲稅力所收入縣
倉庫衍 聖公與縣次官同掌出納

是年修廟功畢兗州節判張毅以尼山 先聖所生
之地廟宇頽毀幾盡遂聞于

上於是出羨錢四千有奇以曲阜簿劉燁奉符承
郭仲容奉符令劉格監修踰年告成惟正殿雖加
修葺而舊制卑陋有所未稱崇慶元年孟春亦新
作之工畢於貞祐元年之季秋其錢稱已費之數
六年勅翰林學士党懷英撰修廟碑文及書丹篆額

碑文見
碑門

是年有司講定儀禮檢舉唐開元禮褒 聖侯位於
文官三品之下禮閣新編元祐間襲封奉 聖公
開寶禮在寺監長官之下別作一班今儀亦列於
寺監長官之下

七年十一月承省部符廟學生移籍太學同品子例
承安元年十二月一日降襲封四品印記

五年正月奉

特旨襲封衍 聖公兼世襲曲阜縣令五年內祀
事不闕縣事修舉特轉官一階

泰和元年二月十日有司以 先聖廟東南半宮地
六十四畝一分二厘以克釋奠之費

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行山東路尚書六部申明條
格云襲封衍 聖公止合管句祭祀兼縣事自餘
軍儲等務皆次官掌之

大安元年十月八日兗州下曲阜縣襲封衍 聖公
明有 條理管句祀事兼縣事外不得別行差占
亦不合巡捕螟蝗若已後但有橫泛差遣有妨祀
事逐旋申覆

宣宗興定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京師完中城遷立

宣聖廟尚書省委襲封衍

聖公以董其

役未幾告成廟宇廊廡講堂學舍煥然一新道
蔡水以圍其廟取辟水之制云

元光二年襲封衍 聖公元措時任同知集賢院事
申請詳定侍 朝班次禮官議依前代典故當視
襲封衍 聖公四品職班寺監長官之下

地三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三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四

林廟親祠

前漢高祖十二年十二月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諸侯卿相至則先謁然後從政

後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

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樂帝親御講堂命皇太子

諸王說經

孝章皇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守幸魯以太牢祠孔子

安帝延光三年三月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於闕里

魏高祖孝文皇帝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庚申幸魯城
親祀孔子廟命兗州爲孔子起園栢修飾墳
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唐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京途經曲阜親幸祠廟追
封先聖爲太師其廟宇制度卑陋宜加修造仍
令三品一人以太牢致祭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親征慕容超至兗州城將破夜
半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高祖曰陛下明
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自喜曰夢兆如
此可不務乎因躬督將士戮力攻城至午而城果
陷車駕旣入有司請從王方鳴鞘而進因取別巷

轉數曲偶過 夫子廟帝意豁然謂近侍曰寡人所夢殆 夫子乎不然何取路於此因駐蹕外堂瞻禮 聖像一如夢中所見高祖大喜因叩頭再拜近臣或謂天子不當拜異世陪臣高祖曰 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以夢告寡人得非 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因幸闕里復再拜及留所奠酒器銀爐等於廟及幸孔林又拜之及勅兗州修葺祠廟林禁樵採

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勅告報皇帝封禪畢駕至兗州曲阜縣謁 先聖廟其文宣公伯叔兄弟子姪並許陪位取十一月一日幸曲阜

阜縣備禮躬謁是日廟內外設黃麾仗帝服韠袍
行酌獻之禮宰臣親王而下文武百官各立班於
殿庭孔氏家族並陪位初有司定儀當肅揖帝特
再拜以伸崇奉之意百官皆拜又幸叔梁大夫堂
命刑部尚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二子先儒帝歛
衽北面式瞻粹容仍顧廟制度嘉嘆久之立殿之
西次召孔氏子孫撫諭周至復幸孔林以樹木擁
道降輿乘馬至 文宣王墓奠拜詔加謚曰玄
聖 文宣王祝文進署仍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
奉塋廟又詔以御香一合并爐及親奠祭器留於
廟中翌日又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以太牢致祭

賜其家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孔氏子孫賜官各有
差以四十六世孫同學究出身及許造酒以奉祭
祀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詔車駕幸曲阜縣謁
文宣王廟日扈從臣僚竝於廟內立石刻名

學廟親祠 皇太子附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釋奠於 先
聖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甲子親釋奠

穆帝升平元年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權以中堂

為太學

孝武帝寧康三年十二月癸巳帝釋奠於中堂以顏

子配

前秦苻堅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

宋世祖孝武皇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開建

仲尼廟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後魏太祖天興四年二月命樂師入學習儻釋奠於先聖先師

世祖大武皇帝始光三年二月起太學于城東祀

先聖以顏子配又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伐至

鄒山以太牢祀先聖

孝明帝正光二年二月幸國子學講孝經三月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顏子配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

二年三月丁亥詔曰

見詔文門類

可追封

孔子為鄒國

公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

陳宣帝太建三年秋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祭酒以下齎帛各有差

陳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辛丑釋奠於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

唐高祖武德三年六月一日詔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孔子廟一所四時致祭

七年二月十七日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貞觀十四年二月十日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

二十年二月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張復胤爲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爲終獻既而就講弘智談孝經忠臣孝子之義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玄宗開元二十八年二月五日勅文宣王廟春秋

釋奠宜令三公行禮著之常式二十日國子祭酒
劉瑗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皆合赴監觀
禮請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

高宗總章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皇太子弘釋奠於太
學

永隆二年二月丙午皇太子親行釋奠禮

開曜元年二月十九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

中宗景隆二年七月皇太子親釋奠於國學

睿宗太極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親釋奠開講
筵

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庚辰車駕幸國子學謁

文宣王禮畢外輦將出西門顧坐講左右博士李
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曰陛下六飛
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坐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帝幕
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
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自上甚悅賜帛百疋

淳化元年十一月辛國子監奠謁 先聖

真宗咸平二年七月辛國學奠謁 宣聖

大中祥符七年五月王旦言請用先天節禮畢詣

至聖文宣王廟行禮望下禮官參酌儀制

仁宗慶曆四年五月辛國子學謁 先聖特再拜

天聖二年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 至聖文宣王其

後再幸有司言舊儀肅揖而特再拜

哲宗元祐元年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行釋奠禮
一獻再拜

宣和四年三月二日車駕幸太學奠謁

金

熙宗皇統元年二月戊午日

帝謁文宣王廟奠祭北面再拜謂儒臣曰爲善
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以其道可尊使萬世高
仰如此

章宗明昌四年八月丙午

諭旨宣徽院曰明

日親釋奠有司擬肅揖朕以宣聖萬世帝王之

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裊朕將拜焉

丁未 上詣 文宣王廟行釋奠之禮北面再拜
親王百僚及六學生負陪拜詔從祀官分奠七十
二弟子

初議定

上親奠謁不宜用牲牢既而禮官云遵豆脯醢之
數既係中祀若止用二遵二豆似太踈簡禮體未
稱擬全用十遵十豆於是備數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四

孔子祖庭廣記卷第五

歷代崇重

前漢元帝初元中下詔太師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

百戶祀先聖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破董憲還幸魯使大司空祀

先聖

桓帝元嘉三年二月司徒吳雄等奏請孔子廟置

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饗禮出王家錢給

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太常

丞監祠詔可其請

魏志齊王傳正始二年帝初通論語五年講禮記通

各使太常以太牢祀先聖於辟雍以顏子配
西晉武帝泰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
祀先聖

東晉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侯孔巖四時祀

孔子如泰始故事

南齊明帝永泰元年詔增仲尼祭秩

後魏顯祖皇興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書令兼太常

高元以太牢祀先聖

後魏時有懷州廟學碑碑額刻太上皇巡狩祭

宣聖文碑中述

宣聖迴車事迹云是孔安國立祠其處按迴車事

傳記不載獨此碑見之碑中記魏賜田於此州以養孔氏子孫比曲阜林廟又載孔氏子孫名字碑石頑曠歲久頗缺落宣政間一刺史移此文於石今在州西北二十里夫子陂廟基上陂即賜田處也意謂太上皇巡狩郡國時必以河內如曲阜有孔氏子孫有賜田故祭其廟與不然何此文不見於他郡而獨此州刻之也姑記其略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令魯郡以時修葺

先聖廟宇又遣使致祭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修

宣尼廟於

克州給戶二十克享祀焉

高宗乾封元年十二月上遣司稼正卿扶餘隆以太

牢之奠致祭於先聖

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以奉歲

祀又以三十四世孫崇基取鄒魯之邑百戶收其

租稅用爲享薦

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子學謁先聖詔右散

騎常侍褚無量講孝經禮記文王世子篇

十三年封禪回幸

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其墓今

天下州縣立廟因廣大本廟

二十六年詔諸道鄉貢舉人見訖就國子監謁

先聖先師遂爲常禮

二十七年封 文宣王遣三公持節冊命令撰儀注
緣昔周公南面夫子西面今位既有殊坐豈宜仍
舊補其墜典永作常式自今已後夫子南面而坐
內出王者袞冕以衣之二京之祭牲太牢樂宮縣
舞八佾州縣之祭牲少牢而無樂

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事辭稱皇帝
謹遣

肅宗上元元年以歲旱罷中祀小祀而 文宣王然
爲中祀至仲秋猶祀之於太學

代宗永泰二年八月修國子學祠堂成釋奠命宰相

及常叅官六軍將軍就觀焉

德宗正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
正元間每年春秋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

宣宗大中元年有事于南郊 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復封百縑克春秋享奠

遼太祖神冊三年戊寅五月建 孔子廟佛寺道
觀四年八月 帝謁 孔子廟命皇后太子分

謁寺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詔加
修飾祠宇乃塑繪 先聖先師先儒之像親撰
先聖贊有司請改樂章竇儼上十二樂曲祭

文宣王用永安之曲

景德四年四月甲戌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判太常禮院李維言天下祭社稷釋奠長吏多不親行事及闕三獻之禮其非爲民祈福尊師設教之意也望令禮官申明舊典詔付有司且言按五禮精義州縣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並刺史縣令爲初獻上佐縣丞爲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爲終獻若有故以次官通攝又云祭社稷與釋奠同性用少牢致齋三日今請悉如故事詔從之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朔每日破乳香一分付

本廟於先聖殿上焚燒

是年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備禮躬謁又幸 叔梁大

夫堂又加謚 先聖為玄聖文宣王祝文特進名

并詔修飾祠廟其廟內制度未合典禮因茲改正

又詔廟內常用祭器或壞可盡易之仍筦官以太

牢致祭其文曰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

月戊午朔四日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御

謹遣推誠保德功臣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

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

張齊賢致祭于 玄聖文宣王朕以有事岱宗畢

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教之素風躬奠謁於

嚴祠特褒崇于懿號仍令舊相載達精誠昭薦吉

獨用遵典禮以充國公顏子等配尚饗

三年二月詔開封府諸縣祭 玄聖文宣王廟禮料

並從官給

是年六月丙辰頒諸州釋奠儀注并祭器圖

大觀六年五月差四十七代孫宣教郎若谷押賜堂

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其名數則壘一洗一

勺全帨巾二篚全壺尊二龍勺冪各全血盤一象

尊犧尊簋并蓋簋并蓋登瓦并蓋箱篚並各二劍

鼎三并蓋柶三籩十冪全豆十蓋全胙案八爵三

坫全此禮器也祝一推全敵一篲全編鍾編磬各

一架柶篋崇牙流酥等各全搏拊鼓箎塤笛簫巢

笙和笙一絃琴三絃琴五絃琴七絃琴九絃琴瑟
各二此大樂也是時及祭告之日甘露降于殿庭
簷牙欄楯松檜花木遍滿上下凝結如珠精瑩射
日累日不晞即具祥異申奏

政和間賜祭服四時遇仲月吉日祭

先聖則衍

聖公前期排辦祭料名物視州縣釋奠之數祭之
前一日族中長幼應預祭者各致齋其日五更請
從上尊長二人與衍 聖公爲三獻各服其服行
禮別請近上族人分奠十哲七十二賢二十六先
儒文中子凡執事作樂之人皆陪位禮畢焚幣三
獻官易常服遲明家長以下皆詣 齊國公 魯

國夫人 鄆國夫人 泗水侯 沂水侯 殿各具
蔬果常羞酌獻三奠訖徹樂

天下節鎮州縣學皆賜堂上樂一副正聲樂曲十
二章春秋上丁釋奠於 先聖則學生登歌作樂

金

世宗 大定十四年正月六日禮官議國子監春
秋仲月上丁日釋奠於 文宣王依唐開元禮合
用祭器 文宣王充國公鄒國公每位邊豆各十
犧尊一象尊簠簋各二俎二祝板各一皆設案七
十二賢二十一先儒每位各邊一豆一爵一兩廡
各設象尊二摠用邊豆各一百二十三簠簋各六

俎六犧尊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尊皆有坫壘二洗

二篚勺各二冪六正位并從祀籍尊壘俎豆等席

三十領豆尊席用葦俎每祭用羊三豕三酒二十瓶

及用登歌雅樂曲迎神三奏送神同沽洗宮初獻

盥洗沽洗宮初獻外殿降殿同其曲南呂宮奠幣

沽洗宮正配位酌獻與亞終獻通用沽洗宮樂工

三十九人並於大樂署借用獻官祭酒司業博士

克時或以禮部太常寺國子監官攝

大定二十三年二月國學成祀先聖於國子監之

廟以尚書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行事稱

上謹遣直學士呂忠翰攝祭酒克亞獻官待制

任偶攝司業克終獻官

章宗明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有司言典禮所載州

郡通祀

宣聖廟今隨州府雖亦循例於春

秋仲月釋奠然別無官破錢物其所用牲幣酒脯

等往往滅裂乞除刺郡已上無宣聖廟處自來

已許荆行起蓋其春秋釋奠無贍學公用錢處並

官為應副

是年六月以國學釋奠祭器名數頒下曲阜廟從充

州節度副使高鎮之請也

三年四月尚書省奏定國學釋奠依典故三獻官

以祭酒司業博士克祝辭稱

上謹遣

醑位視
文稱節

續皇
帝遣登歌用太常樂工其獻官并執事預享者並
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服

五年六月初四日禮官議曲阜縣 夫子廟修蓋已

畢自來祭享行三獻之禮 獻官初 聖公止用

公服親族二人各止儒服及別無音樂即目國學

釋奠依古禮用法服及登歌雅樂 宋政和間曾

賜本廟三獻官祭服及登歌之樂令族人及學生

閱習 方今尊崇 聖道度越前昔其襲封衍

聖公特授中議大夫爵視四品更新廟貌所費鉅

萬而三獻止用常服及無雅樂恐未相稱緣係

朝廷尊師重道 特恩異禮合取 勅裁下議有

司

六年四月八日 勅有司賜衍 聖公以下三獻法

服亞終獻以本族最長人克仍給登歌樂一部歌

二簫一箎一笛一塤一巢笙二和笙二簫一編鍾

一編磬一一絃琴一三絃琴一五絃琴一七絃琴

一九絃琴一瑟一祝一敵一搏拊一麾幡一迎

神沽洗宮來寧之曲其詞云有功者祀德厚流光

倚歟將聖三綱五常百代之師久而愈芳靈宮對

越神其鑒饗盥洗沽洗宮淨寧之曲楚楚祀儀斯

徵奠綴爰清其持麴玄投悅非持之清精誠是況

神之來思式欽嘉齊降外南呂宮肅寧之曲衣冠

襲封玄王之宗春秋陳祀玄王之宮清洙或洎東
山或童此封此祀承承無窮奠幣沽洗宮溥寧之
曲仰惟聖猷宏賜尊顯宿燎設懸展誠致奠旅幣
申申於粦洗腆崇報孔明不墜敬典酌獻 先聖
沽洗宮德寧之曲巍巍堂堂道德孰儷屈於一時
信平聲於萬世王號尊崇公封相繼消辰之良絜巖
以祭酌獻充國公宮調同前好學替心簞瓢樂內
具體而微人進我退洙泗之鄉神之所在其從聖
師廟食作配酌獻鄒國公宮調同前醇乎其醇優
入聖域祖述唐虞力排揚墨思齊斯民果行其德
祀為上公茲宜配食亞終獻酌獻宮調同前法施

於人修經式誨如明開盲如聲破聵捷遲襄周光
華昭代儼然南面門人列配送 神沾洗宮歸寧
之曲籩豆威儀孔將孔惠三獻備成四方所視神
保是饗永光闕里神之聿歸貽厥孫子仍遣太常
樂工教孔氏子弟各執其藝以備祭祀

是年八月二十七日命兗州節度使孫即康行一獻
之禮策祝告成其文曰 國家禮重儒術道尊

聖師闕里廟貌于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施庶
幾鑒格永集繁禧初有司 奏定二十三年修
國子監 宣聖廟畢命右丞張汝弼祭奠今乞差
本處長官致祭依釋奠禮其祝板告以修崇廟宇

頒降法服雅樂之意 從之至是行禮

是年有司 奏定衍 聖公初獻法服依四品用六

梁冠亞獻終獻七品用三梁冠登歌用二十五人

將太常寺附餘鍾磬笙竽等修葺降下令本廟親

族子弟及學生等閱習

明昌間 朝廷刊定 釋奠 先聖禮冊頒降州郡

元光初 京師 先聖廟成復粧飾 先聖十哲塑

像其賢像欲圖之於壁慮久而易壞 朝廷特

命以素縑繪之而各成以軸遇祭懸展

正大二年 詔改開封府學為 太學增置儒生

奏定釋奠 先聖三獻以祭酒司業博士克祝辭

稱上

謹遣登歌用太常寺樂工獻官及監祭

監禮並法服執事陪位官公服學生儒服次年行

禮始復舊制

禮樂器備

大蒙古朝

皇帝聖旨節文據龍襲封孔元措

奏告燕京南京等處尚有太常禮樂官及工人

等乞行拘刷事往奏若有前項人等并家屬用鋪

頭口起移赴東平府地分住坐分付孔元措收管

令本路課稅所量給口糧養濟就於本廟閱習

聽候

朝廷不測用度并自來有底禮冊詞章樂器鍾

磬等物盡行拘刷見數申 奏

一各處若有未見人數逐旋拘刷

扎魯火赤也可那演胡都虎斡魯不衆扎魯火赤
那演言語據襲封衍 聖公孔元措來申

宣聖子孫歷代並免賦役見有一十五家歷代
舊有地土六百頃免賦役供給祭祀又看林廟戶
舊設百戶見有十戶不構洒掃等事如文字到
日仰孔元措依舊襲封衍 聖公主奉

先聖祀事仍提領修完

祖廟據孔氏子孫一十五家 亞聖顏子後八家

鄒國公後二家廟戶依舊百戶計二百二十五戶奉

上絲線顏色稅一碩軍役大小差發並行蠲免上項戶計
盡行豁除不屬州縣所管

諸路曆日銀一半修

宣聖廟益都東平兩路盡數分付襲封孔元措修完

曲阜

本廟

宣差東平路萬古嚴實課稅所長官張瑜申稟

朝省

丞相領省耶律楚才重道出于特意

古燕義士蕭元素與

朝廷斷事官

丞相耶律丑山為師友獨蕭元素詣

以為先容具道其所以然儒教由此復興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五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六

族孫

滕字子襄鮒之弟也長九尺六寸漢高祖十二年征黥布還過魯封為奉嗣君亦嘗為孝惠帝博士終於長沙王太傅

襄鮒第子也為孝惠帝博士至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延年

成鮒子彥之子歷位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本傳世承家法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訓房第侍中安國受詔續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編摩古訓使永

垂來嗣帝重違其意遂拜大常其禮物如三公焉
在位數年著書十篇為賦二十四篇而卒又作書
與弟及戒子皆有義焉

安國十一世孫也治尚書為武帝博士魯共王壞

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
孝經悉還孔氏故安國承制作書傳又作古文孝
經傳亦作論語訓解至臨淮太守安國生卬卬生驩
吉成帝詔世為殷紹嘉公子何齊哀帝紹嘉公為宋公
光字子夏十四世孫霸之少子年未二十舉為議郎
舉方正為諫大夫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奉使稱
旨上信任之轉僕射尚書令綏和中拜丞相受博

山侯印綬哀帝即位益封光千戶平帝立徙光爲
帝太傅明年徙爲太師歸老于第光年七十元始
五年薨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謚
曰簡烈侯子放嗣博山侯

子建僖之曾祖父也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
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
心子有衣冕之志各從所好請以此辭歸終於家
安光武建武十三年以殷紹嘉公爲宋公

僖字仲和章帝初拜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祠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
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

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
 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
 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
 帝大笑曰非 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
 中詔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後拜臨晉令三年卒
 二子長彥季彥好章句學

詳見漢傳

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時人為之語曰魯孔子好
 讀經兄弟絃誦略不停學士必欲就聲名不師孔
 氏焉能成延光二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
 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
 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熾陛下宜修聖德慮此

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季彥聞之曰吾豈容媚
勢臣而欺人君乎年四十九終於家

秩字仲淵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六月由太常為司空
昱字元世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自霸
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昱少習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
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位公車
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弃官卒于家

震字元上十九世孫為博陵太守終尚書侍中

宙字季將十九世孫仕至太山都尉

有碑

謙字德讓二十世孫郡諸曹吏

融字文舉二十世孫宙之子也河南守賀進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嘗為北海相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歲餘復拜太中大夫卒年五十六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嘆曰楊班之儔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議論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

二十五篇

備見漢傳

衍字舒元二十二世孫也少好學年十一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晉元帝引為安東叅軍專掌記室書殷積而行每

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
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於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
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焉於時元明二帝
並親愛之以太興三年卒于官年五十三凡所撰
述百餘萬言子啓廬陵太守

備見晉傳

惠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以為奉 聖侯

邁宋孝武帝大明二年以為奉 聖侯邁卒子奉

俱反

嗣

靈珍二十八代孫後魏文帝太和十九年改封為崇

聖侯

長北齊顯祖文宣皇帝天保元年六月辛巳詔改封

崇 聖侯為恭 聖侯邑一百戶以奉祀

英哲陳廢帝光大元年十二月庚寅以兼從事中郎

為奉 聖侯奉祀

巢父字弱翁三十七世孫廣德中為左衛兵曹參軍
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為荆襄副元帥署
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權給事中為河
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
史大夫為魏溥宣慰使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
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卹之從子戮戡戡備貞
惟助三十八代孫唐憲宗元和四年二月以為兗州
參軍

幾字君嚴擢進士第鄭滑盧群辟為判官入為侍御
史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憲宗異其言俄兼太
子侍讀改給事中再遷尚書左丞論罷蚶菜即拜
嶺南節度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散騎常侍
還為左丞以老自乞後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
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貞子遵孺温裕温裕天平
節度使遵孺

子緯

備見
唐傳

戡字君勝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疾歸洛陽未幾李
吉甫鎮揚州表置幕府後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
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
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

之矣未幾卒年五十七追贈司勳員外郎子温質

為太子少保

備見唐傳

戢字方舉擢明經書判高等為校書郎陽翟尉累遷

湖南觀察使召授右散騎常侍京兆令歲旱文宗

憂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樹帝悅詔兼御史大

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温業温諒俱進士第

備見唐傳

温業字遜志擢進士第大中時為吏部侍郎求外遷

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

居朝矣後為太子賓客

榮三十八代孫唐武宗會昌二年為

子國

監丞襲

文

宣公

緯字化文擢進士第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
運保乂功臣鐵券恕十死兼京畿營田使昭宗進
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
封魯國公又進兼太保後擢吏部尚書以司空門
下侍郎輔政疾乞歸田里帝動容詔使者送緯至
堂視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至莎城以病還都家
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
贈太尉子崇弼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備見唐傳
憲仁玉次子 宋建隆初任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
轉運使終於開封浚儀知縣

世基太平興國二年賜同本科出身

冤克州叅軍大中祥符元年詔為安州應城縣主簿
謂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詔進士謂同三傳出
身

延祐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詔習學究延祐同
學究出身

延魯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詔習學究延魯同
學究出身

延齡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詔習學究延齡同
學究出身

延渥隰州清化縣令

延之擢進士第殿中丞

勗字自牧仁玉次子舉進士第博學有長者之譽大
中祥符二年正月以殿中丞知兗州曲阜縣兼檢
校先聖廟賜緋魚袋辭日賜絹及衣月給如通
判例東封謁廟求孔氏子孫令主看廟宇勗時通
判廣州經度制置使寶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以
秘書監分司南京管勾兗州仙源縣文宣王廟
事為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歷官五十年仁愛于其
民孝友于其家卒年八十九累贈吏部尚書五子
長道輔贈太師延齊延範皆不仕無子次良輔太子中
舍次彥輔國子博士良輔二子長宗壽曹州節度
推官次宗質不仕彥輔一子宗毅不仕

道輔字原魯勗之長子祥符五年登進士第嘗為龍
圖閣直學士復召為中丞道輔直道獨立朝廷尊
嚴嘗知諫院上書請章獻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
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後帝廢
后乃極諫黜知兗州及再入為中丞勘官者馮元
士事盡法不徇景祐初以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
知鄉縣後知鄆州中路得疾卒年五十四葬 祖
墓西南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帝言道
輔明肅太后時事者帝亦記其生平所為贈尚書
工部侍郎累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二子長舜亮
為中散大夫次宗翰為朝散大夫知兗州奉 祖

祀道輔不好鬼神機祥事初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以近人衆傳以爲神以聞於朝刺史率其屬往拜之蛇果出道輔舉笏擊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曰神蛇尚殺之不可犯也後徂來山石介作擊蛇笏銘云

文見碑文卷末

金入仕

端肅字肅之四十八代孫篤志好學不樂進仕翰林侍講党懷英舉端肅閑居鄉里年德俱高雖不習科舉其讀書養道該通古學堪任國子小學教授

明昌四年三月十二日

召赴闕特賜進士及第補將仕郎以年老乞歸

瑋字德純四十九代孫博學才優尤工翰墨常為廟
學正貞祐二年以四舉終場賜同進士第萊州招
遠縣主簿

擢字用之五十代孫通貫經術性質純古登大定二
十二年進士第待闕萊州掖縣令

章宗皇帝以 聖人後特授太學助教俄丁內難
服除補省掾秩滿授右三部司正終於刑部主事

世系別錄

樹九代生子聚

聚字子彥十代封蓼侯

臧十一代文帝時為太常嗣蓼夷侯

琳十二代嗣蓼侯位至諸史

茂十三代關內侯

黃十三代

豫州從事方之曾祖

宣十四代漢宣帝元康四年封長安公

掾十四代列校尉

喜十四代列校尉諸曹

永十五代漢末大司馬封字侯

壽十五代王莽時封合意侯

立十五代

奇字子異十六代

字侯永之子也

元十六代為校書郎

尚十六代為距太守

嘉十七代城門校尉

方字廣平十七代豫州從事

疇字元矩十七代為陳相

澍字君德十八代魯從事

仁十八代以文學為議郎遷博士南海太守

旭字延壽十九代中為相史

訢字定伯十九代魯戶曹

誦字仲助十九代為魯相史

術字子佑十九代爲魯史

翊十九代舉孝廉拜御史遷樂陽令

豐十九代爲御史兼門下侍郎

又字元雋二十代魏諫大夫

淮二十代爲功曹吏

允二十代桓帝時魯都督

允字伯序二十代魯都督

綱二十代靈帝建寧中爲魯掾

暢二十一代靈帝建寧中爲魯掾

恂字士信二十一代晉東平將軍衛尉

郁二十一代後漢冀州刺史

演字舒光二十二代中書郎

揚二十二代下傅亭侯

啓二十三代廣陵太守

愔二十四代宋祠部郎中

默之二十六代廣州刺史

景進二十八代魏功曹掾

白鳥二十九代魏興和三年鄉丞

靈龜二十九代後魏國子博士

碩三十代治書侍御史

安三十一代北齊青州法曹參軍

穎達字仲遠三十二代國子祭酒曲阜憲公

本傳不該族屬世系有之故載於此

志玄三十三代國子司業

志幻三十三代禮部郎中

志亮三十三代中書舍人

惠玄三十四代國子司業洪州都督

琮三十四代洪州都督

立言三十五代禮部郎中

慎言三十五代黃州刺史

務本三十五代滄州崇光縣令

如珪三十六代海州司戶參軍贈工部郎中

岑父三十七代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

惟時三十八代兗州都督參軍

載三十八代擢進士第

溫質三十九代四門博士

溫憲三十九代舉明經

溫裕三十九代天平軍節度使

溫資三十九代太子少保

溫諒三十九代擢進士第

溫字延休四十代晉成帝咸通二年登進士第

溫字司言四十代登第殿中侍御

溫字徵夫四十代晉成帝咸通十四年狀元

溫字受之四十代明經及第

溫字佐化四十代登進士第散騎常侍

照四十四代晉成帝咸通十一年登第

昌序字昭舉散騎常侍

昌明字昭儀四十四代唐光化二年登第

晃四十四代參軍

宗簡四十六代太子中舍

宗翰四十六代中散大夫鴻臚卿

粹亮字君亮四十六代登第中散大夫贈特進

旼四十六代仁宗慶曆七年八月丁未賜汝州龍興縣處士粟帛隱居縣之龍山強陽城性孤潔喜讀書里田數百畝遇歲飢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人皆愛慕之見旼于

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
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
賜又給復其家盜嘗入收家發其廩粟收避之縱
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爲盜掠奪其貲收追盜與語
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
虎豹或謂之曰子母夜行此亦可畏收曰無心則無
所畏

若虛字公實四十七代登進士第奉議郎襲封奉聖

公事
雜錄

若拙字公智四十七代進士出身金州司理

若深四十七代迪功郎濟陰簿

煥字宏之四十七代奉直大夫

博字厚之四十七代朝散大夫

忱字誠之四十七代儒林郎

恂四十七代奉議郎

端朝四十七代太學博士

傳四十七代朝散大夫知邠州軍州事

若初字公慎四十七代登第

琰字粹老四十九代中順大夫忻州同知金初從事

太師梁王麾下以功補官王以聖人後特授文資

瓌四十九代承事郎行開封府祥符簿

瑀字湯光四十九代承直郎

撫字伯順五十代 廟學錄

摯字莘夫五十代 廟學正

元順字存之五十一代 廟學錄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六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七

澤及子孫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二年正月幸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民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其宿奉高命褒成侯助祭列在東后

明帝永平十五年賜褒成侯損并孔氏男女錢帛章帝元和二年賜褒成侯及諸孔氏男女帛

孝安帝延光三年幸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悉會褒成侯以下賜帛各有差

桓帝永壽二年復顏氏 聖舅并官氏 聖妃錄發

詳見碑文

魏文帝黃初二年魯郡 孔子廟外廣為室宇以居

學者

後魏文帝太和十九年四月幸魯詔拜孔氏四人顏
氏二人為官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 聖侯邑一

百戶以奉祀

南齊世祖永明七年詔奉 聖之爵以時繼紹

梁敬帝太平二年詔搜舉魯國之族以為奉 聖後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立後承襲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命襲 聖侯祭 先聖皆服玄

冕朝會位同三品

高宗乾封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闔門勿事

中宗神龍元年命孔氏子孫世襲褒 聖侯

玄宗開元十三年幸 孔子宅詔每代長子一人承

襲兼賜一子官二十七年命文宣公任兗州長史
代代勿絕

肅宗上元間詔凡大祀其褒 聖侯在朝位於文官

二品之下

憲宗元和十五年詔 文宣王家與一子官

武宗會昌五年有事于南郊 文宣王後與一子出
身

宣宗大中元年有事于南郊 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復封百縑克春秋享奠

僖宗乾符二年有事于南郊 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十月詔免兗州曲阜縣文

宣公家租稅先是歷代以 聖人之後不預庸調

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至是孔氏許于州

以聞帝特命免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賜孔氏銀二百兩帛三

百匹俵散諸房田一百頃又詔近屬授官及賜出

身者六人

二年春賜文宣公家祭寃服

仁宗即位之初謂輔臣曰 孔子廟自祖先以來皆

以子孫世知縣事奉祠祭今乃不然非所以崇儒

術尊 先聖之意其詔自今仙源縣復選孔氏子弟為之

皇祐三年七月八日詔兗州仙源縣國朝以來世以孔子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自今宜復于孔氏子弟中選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勅白身合襲封人與除承奉郎專以王奉先聖祠事為職添支供給隨本資次每三年理為一任用本路及本州按察官薦舉依吏部格關陞資任如朝廷非次擢用許依舊帶公爵出令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每遇親祠大禮冬正朝會許行聖公赴闕陪位又命別差兵士

每一番一十人克行 聖公白直刪定家祭冕服
制度頒降又添賜田一百大頃其所入除給祭祀
外修立則均贍族人仍委本縣官一員與行 聖
公同簽書管句又賜經史等書一監建學舍廟之
東南隅置教授官一員令教諭本家子弟內舉人
依本州學生例優與供給

八年三月十六日勅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外
有新賜田一百頃除朝廷已有旨揮撥二十頃克
廟學供贍生員外有八十頃內撥二十頃克歲時
祭祀支用十頃置買 殿庭簾幕什物外五十頃
歲收穀粟等貯縣倉依時出菜置曆收管錢物遇

修補廟宇支用本州逐季郡官與奉 聖公點險

崇寧三年十一月六日勅 文宣王之後常聽一人

注兗州仙源縣官崇寧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旨至

聖文宣王之後特與親屬一名判司候縣令孔若

虛是時為具名聞奏今後事故即最長承襲尋保明

四十六代孫宗哲係本家白身最長遂除興仁府

乘氏縣主簿誥曰進士孔宗哲朕欽崇 先聖廣

其世恩爰俾若虛以名來上錫汝一命往其欽承

政和間賜家祭寬服三獻官各一副單夾全

金

熙宗 皇統二年四月一日勅免孔子子孫賦役

初尚書省

奏權襲封孔端立言

孔子子孫漢

唐以來並免賦役身丁等事

典其餘免丁之家不
同謂自古免克軍役

臣等

叅詳

孔子之後舉天下止有一家他人難以羣

例有無依前代體例施行從之故有是命

五年准行臺尚書戶部符克州申

孔子廟宅

賜

田二百大頃自宋時不曾輸納稅役至廢齊阜昌

五年斷勒拘權二稅并役錢

故金天眷元年孔若鑑等陳狀乞將本廟賜田蠲

免稅役後來孔端立等陳狀又該宋承唐後亦免

本家賦役尚書省奏奉

勅旨依前代體例施行本部者詳

孔子廟宅

賜田合依前代體例施行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

勅百 夫子廟以係省錢修蓋仍設教授一員於
四舉五舉終場進士出身人內選博通經史衆所
推服者克生負許孔宅子孫不限人數年十三已
上願習業者皆聽就學已習詞賦經義准備應試
人依州府養士例每人每月支官錢二貫米三升
小生減半支給如兗州管下進士欲從學者聽曾
得府薦者試補終場舉人免試入學仍限二十人
為額庶孔宅生負等有講授養育成就人材委是
有益於治并給 賜監書各一部合用人力於充

州射糧軍內選差常令數足不摘差打減所須什物並依太學例官爲應副仍令本縣官以時點檢若有關少損壞畫時申移本州添修委本州進士出身官提控學校事據所屬應副生員請給人力所須等物委提刑官點檢有無奉行滅裂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七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八

姓譜

昔契以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而賜姓子氏至周成
王時以商之帝乙長子微子啓國於宋啓卒立其
弟微仲衍微仲衍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
公申生濬公共或作閔公恭及煬公熙濬公共生
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卅子勝卅子
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者其字也而
先儒以謂當時所賜號者誤矣孔父嘉生木金父
木金父生祁父或曰罍夷五世親盡別爲公族祁
父因以王父字爲孔氏而生子孔防叔避宋華督

之難奔魯為大夫因家於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
鄆大夫叔梁紇大夫長子曰孟皮或曰伯皮有疾
不任繼嗣次子則先聖是也自先聖没子孫
世為魯人同居祖廟先公文清先生嘗推原世
譜以謂本姓本於子姓者是姬姓者非如鄭有孔
張衛有孔達姓氏同而族異又皆出於姬姓實在
子姓之先皆非先聖之後

先聖誕辰諱日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即魯襄公二十二年當襄
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十月庚子
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

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又

顏氏之房聞奏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感生

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即魯哀公十六年也當哀

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聖薨四月乙丑即

今之二月十八日先儒以謂己日者誤矣蓋四月

有癸丑乙丑無己丑五月十二日乃有己丑以乙

為己字之誤也方先聖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

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係衰周而素王顏氏異

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至哀公十四年西

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先聖

視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衿叔孫
聞之然後取之繫角之絨尚存麟見而天告

先聖將亡之證也

先聖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

門而歌曰泰山頽乎梁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
下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
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
也遂趨而入嘆曰賜汝何來遲夫明王之不興則
天下其孰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
人於兩楹聞昨暮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殷
人也後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逮宣和六年甲辰
一千六百有一年矣

母顏氏

叔梁大夫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鄆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娶并官氏

先聖年十九娶於宋之并官氏

先聖小影

家譜云 先聖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

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或作王
字坐如龍蹲立如鳳峙望之如仆就之如外耳垂
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脇參膺河目海口山臍
林背翼臂斗唇注頭隆鼻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
聲澤腹昌頰均頤輔喉駢齒眉有一十二采目有
六十四理其頭似陶唐其頰似虞舜其項類臯陶
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肖有文曰制
作定世符運今家廟所藏畫像衣燕居服顏子從
行者謂之小影於 聖像為最真近世所傳乃以
先聖執玉塵據曲几而坐或侍以十哲而有侍掇
蓋捧玉磬者或列以七十二子而操弓矢披卷軸

者又有十指從行而乘車圖皆後又追寫殆非
先聖之真像

給灑掃廟戶

魯哀公十七年因立廟於舊宅置守陵廟百戶

後漢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

魏文帝黃初元年詔置吏卒百戶以守衛之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

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

以給洒掃

後魏孝文帝延興三年給十戶以克洒掃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先聖廟戶二十以奉饗祀

睿宗太極元年以兗州 隆道公祠戶二十供洒掃

玄宗開元十三年東封回幸 孔子宅給復近墓五

戶令天下州縣立廟賜百戶洒掃

二十七年詔賜百戶洒掃百縑克春秋享奠

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洒掃五十戶

懿宗咸通四年給洒掃陵廟五十戶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幸林廟以廟側數十家爲洒掃

戶及勅兗州修葺祠廟禁 孔林樵採

宋 眞宗景德四年詔兗州舊以七戶守 孔子墳

宜增至五十戶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回幸林廟奉直給復十戶以奉築域

是年十一月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坐廟

仁宗慶曆四年三月勅於本縣中等人戶內差廟戶五十克本廟洒掃諸般祗應

哲宗元祐元年十月五日勅依舊法差洒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並依役人法先是四十六代孫宗翰奏家門事論廟戶以謂熙寧中朝廷裁減役人議者欲役錢寬剩而不知王者崇儒貴道之本遂減作三十人其看林戶止有三人竊緣夫子墳林一千六百餘年子孫皆葬於其間周圍十餘里喬木參天近年以來多爲盜賊斫伐州縣旣不留意看林戶又以減省洙泗之上識者傷嗟方當朝

廷全盛之時天下被其惠澤鄒魯 聖師之舊地
衰歇如此臣昔在慶曆中年雖稚齒曾記一事梁
適知兗州日乞以廂兵代廟戶又裁減人數方是
時章得象為宰相范仲淹為叅知政事執政欲從
梁適之請獨仲淹云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
朝廷崇奉 先師之事仁義可息而此人可減吾
輩雖行他人必復之如此執政遂已尋有中書劄
子令差足人數當時天下無賢不肖莫不稱之故有是命
金廟戶食直官為應副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八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九

鄉官

孔氏鄉官其來遠矣考於傳記驗以譜系并林廟碑刻始自東漢桓帝以十八代孫樹為魯從事厥後逐代有之終漢世十有一人後魏迄唐有八人焉或任兗州郡守或為曲阜縣令開元二十七年以三十五代璉之任兗州長史詔代代勿絕宋初迄建炎則鄉官尤多太宗淳化四年除四十五代延世為曲阜縣令制曰叔敖陰德尚繼絕於楚邦臧孫立言猶有後於魯國豈聖人之後可獨遠於陵廟乎許州長葛縣令孔延世鍾裔孫之慶仕文理之朝能敦素風

甚有政術宜任桑梓之地以奉承_三嘗之儀可特授曲阜
 縣令仁宗即位詔自今仙源縣選孔氏子弟為之崇寧間
 勅吏部文宣王之後常聽一人注兗州仙源縣官於
 是孔氏鄉官不絕至於父子叔姪兄弟更相為代漢
 五代不見鄉官歷任年月無復備錄姑以唐宋至
 故金任鄉官者詳列於後

唯昉唐元和四年為兗州叅軍規孫門

璩之 兗州長史規次

萱 兗州泗水縣令同上

齊鄉 兗州功曹叅軍同上

唯旺 兗州叅軍同上

策 曲阜縣尉 同上

昭儉 兗州司馬累宰曲阜 同上

光嗣 兗州泗水縣令 同上

仁玉 周廣順三年任曲阜縣令 同上

宜 雍熙三年任曲阜縣令龔封文宣公 同上

延世 至道三年任曲阜縣令 同上

冕 祥符元年為兗州參軍 見孫族

勗字自牧 祥符六年知仙源縣事 請創立學舍從之

道輔 祥符九年知仙源縣事 同上

聖佑 天聖三年知仙源縣 見

良輔 天聖五年任仙源縣主簿 同上

彥輔 天聖八年任仙源縣主簿替親兄良輔慶曆八年以衛尉寺丞知仙源縣替親姪宗禎未滿間奉勅差修 祖廟

宗愿 康定元年知仙源縣慶曆三年以大理寺丞

再任

見

宗禎 慶曆五年以將作監丞知仙源縣

宗翰 嘉祐元年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仙源縣熙

寧三年以尚書屯田郎中提點京東路刑獄公事

十年以尚書都官郎中提點京東路刑獄公事元

祐元年以朝議大夫知兗州

洵 嘉祐四年以屯田員外郎知仙源縣

宗壽 治平四年任仙源縣主簿紹聖元年以右宣

德郎知仙源縣

若蒙 熙寧三年以襲封衍 聖公任仙源縣主簿

拱見

若外 元豐元年任仙源縣主簿又五年以新太縣

令監修 祖廟 增廟

若古 元祐四年任仙源縣主簿 後更名傳

若谷 大觀二年以文林郎任仙源縣丞

宗哲 大觀二年以從事郎任兗州觀察推官

宗一 政和三年任仙源縣丞

傳 政和五年以朝奉郎任京東路轉運司管句文

字

端節 宣和元年以宣教郎任京東路轉運司句當

公事 中大天嘉閣

壩 宣和五年以通奉郎任仙源縣丞

端問 宣和七年以迪功郎任仙源縣丞

松 建炎二年以宣校郎簽書泰寧軍節度判官廳

公事

金鄉官

若鑑 天會八年以迪功郎任仙源縣主簿

瑀 皇統二年以登仕郎任曲阜縣主簿

壤 皇統五年以將仕郎任曲阜縣主簿

淵 天德二年以承直郎任兗州司法叅軍

玠 天德二年以忠勇校尉任曲阜縣尉

揔 大定二十一年授曲阜縣令見世次

元措 承安二年二月

勅襲封衍 聖公兼曲阜縣令仍令世襲同上

廟中古跡

先聖廟在魯城西南隅去城二百餘步東至舊曲阜

縣二里郎 先聖舊居之宅實魯哀公所立歷代
東封告成行幸儒廟皆駐蹕於此自漢唐以來雖
巨寇擾攘不敢暴犯如赤眉過魯亦解甲燒香再
拜而去

手植檜三株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
尺其文左者左細右者右細一株在杏壇東南隅
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其枝盤屈如龍形世謂之
再生檜晉永嘉三年枯死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
乾封二年又枯死至宋康定元年復生

手植檜贊 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照道一動化機
此檜植矯龍怪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紂治亂如

一昔百代公蔭圭璧

太常博士米芾

撰

貞祐甲戌春正月兵火及曲阜焚我祖廟延及三
檜幸收灰燼之餘携至闕下分遺妻弟省知除
開封李世能乃命工刻為先聖容暨從祀賢像
召元措瞻仰追悼之極再拜以識其歲月云正大
甲申仲秋望日五十一代嗣孫太常博士衍聖
公元措謹述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厄而復
亨六籍厄於秦至漢而復興正道厄於晉宋齊梁
陳隋之閒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

葦擾曲阜焚 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於一
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屋也况
聖師之手植乎衍 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
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
常在也豈特一木哉三年六月晦門弟子趙秉文
謹記

鄆國夫人并官氏殿昔為 先聖宴居之堂按論衡
及魯人相傳云 孔子將亡遺秘書曰後世一男
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至沙
丘而亡始皇至魯觀 孔子宅至沙丘而崩又按
世家 孔子卒諸儒講鄉飲酒大射於 孔子家

其所居堂魯哀公十七年因立為廟後世即其廟藏先聖衣冠琴瑟車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昔太史公嘗適魯觀先聖廟堂車服禮樂諸生習禮於其家以至低回留之不能去漢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先聖舊宅以廣其宮聞金石絲竹之聲乃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書此其地也

杏壇在先聖殿前即先聖教授堂之遺址也昔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詵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

置几前其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訢問荅云

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 夫子所以

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

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

壁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漢明帝

東巡幸 先聖宅亦嘗御此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於堂上後世嘗以為殿 宋天聖二年傳大父中

憲監修 祖廟增廣殿庭因移大殿於後講堂舊

基不欲毀折即以頌甃為壇環植以杏魯人因名

曰杏壇

先聖舊廟有松柏檜歷周漢晉榮茂如雲至

金大安三年季冬入東蒙移松一千株

廟外古跡

魯之古跡至先聖者載之

多今止以事系於

防山在廟東三十里周圍八里高二里直山之北三里餘乃齊國公墓先聖生二歲而齊國公卒葬於防山先聖母逝殯於五父之衢鄒人輓父之母告先聖父墓子曰古者不祔葬焉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聞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

尺今墓前有 齊國公廟廊廡祭亭凡二十餘間
每歲時子孫祭饗焉

尼丘山在廟東南五十里周圍一十里即 齊國公
與 顏氏禱於此而生 先聖者也 先聖生而
首上圻頂如尼丘山頂之圻宋皇祐二年封山神
為毓聖侯制曰元聖肇興誕自東魯雖天之生德
蓋云默定而岳之降神實應精禱兗州泗水縣尼
丘山崇岡秀阜雲雨所出儲丕祐於商後孕全氣
於孔族挺毓睿哲為万世師當崇五等之封俾均
四瀆之秩列於祀典以求神休攸司奉書往申昭
告宜特封毓聖侯仍令本州差官往彼祭告破係

省錢增葺祠廟及造廟牌安掛春秋差官致祭
真廟東封王欽若言祭 文宣王尼丘山山上有
紫雲氣長八九丈詔遣入內殿頭楊懷玉祭謝今
尼丘山五峰下有 齊國公 先聖并毓 聖侯
廟在焉

顏母山在廟東南五十五里周圍一十里高三里乃
齊國公與 顏氏禱於尼丘山嘗遊此而休息焉
山去尼丘山五里魏地形志亦言魯縣有顏母祠
堂迄今在焉

魯城之西南隅即 先聖之舊宅也昔魯人泛海而
失津至於曹州遇 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特以

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且以告魯侯
侯以爲誕俄而群鵲數萬銜土培城侯始信乃城
曲阜訖而齊寇果至事載十六國春秋其說神異
雖先聖之所不語然魯人尚能言之所謂疑傳
疑者於是亦綴而不遺

廟東南二里魯城有門曰高門昔齊人選女子衣文
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高門外季
桓子微服往觀受其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

俎於大夫

先聖遂適衛

史記云高門詩云皋
門魯圖云稷門

魯宮城雉門之外曰兩觀春秋定公二年杜預注雉門公宮
之南門兩觀闕也昔先聖爲魯司寇攝行相事

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
下者是也

五父衢在廟東南五里昔先聖母殯於五父之
衢者此其地也

先聖學堂在廟北五里泗水纏其北洙水由其南皇
覽云諸弟子房舍并瓦猶在周敬王三十六年

先聖自衛返魯於此刪詩序書定禮樂繫周易至
三十九年因魯人西狩獲麟而春秋絕筆因曾參
孝行而作孝經二經既成先聖齋戒於此堂下
面北斗而拜告備於天紫微於是降此堂又有赤
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有刻文先聖跪而讀之

其辭曰孔提命作應法魯記所載 孔子講堂者
即此堂也昔漢光武東巡過魯坐 孔子講堂願
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吾太僕之室也今學已廢
遺址存焉

矍相圃在廟西南一百二十步周圍二里高一丈昔
先聖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焉晉太康志曰矍
相圃在魯城內縣西南近 孔子宅是也今圃中
猶存舊井皆石為之

廟西南二百步魯城有門曰歸德世傳四方諸侯慕
先聖之德而至者多入此門故魯人因以名之
廟東南魯城有門曰端門 先聖將歿謂子貢曰端

門當有血書子貢件候之果有血書云趨作法
孔聖歿周姬士慧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
不滅子貢以告先聖趨往而觀之化為赤鳥飛
去

廟南十里魯縣有二石闕曰闕里蓋里門也後漢董
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光武及拜鮑永為魯
郡太守永到大破之惟別帥彭豐不肯下頃之
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永異之
謂魯令及府丞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豈
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也乃命人衆修
鄉射之禮請豐等共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

圖求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求覺手格殺曹

圖經載調里在孔子廟東南二里有門
關廢址雙立舊城因名曰關里

廟東三里有廢井圍五丈三尺深八十尺石爲之按

史記云季桓子穿井得缶中若羊問先聖云得

狗先聖曰以某所聞羊也木石之恠夔罔魃水

之恠龍罔象土之恠羶羊也

陋巷在廟東北三百餘步巷之北有井世傳爲顏井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

先聖屢賢之此蓋顏子所居之地也熙寧閒嘗構

亭井之北命曰顏樂亭士大夫聞之如司馬溫公

二蘇輩二十餘人或以詩或以文或以歌頌皆揭

以牌

林中古跡

先聖沒公西赤爲之識及掌其殯葬焉含以踈米三
貝襲衣一十有一稱加朝服一章甫之冠珮象環
徑五寸而緝組綬桐棺四寸栢棺五寸及以告備
於天所受黃玉葬于魯城北一里泗水上藏入地
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泗水爲之却流
旣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
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
夫子言曰吾見封有若夏屋者見若斧矣若從斧
者也馬躡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封尚行

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皇覽曰 孔子冢去城
一里冢瑩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三十步高一丈
二尺如鳥郊馬鬣今增周圍五十餘步高一丈五
尺瑩中不生荆棘刺人草樹以百數皆遠方徒弟
各持鄉土異種所植魯人世世無能名者惟楷木
為多其餘則皇覽所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兔檀
之木也群弟子三年喪畢或去或留唯子貢廬於
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百有餘
室因名其居曰孔里世世相傳歲時奉祠不絕真
宗東封王斂若言祭 文宣王詣墳致奠得芝五
本詔遣入內殿頭楊懷玉祭謝復得芝五本

先聖墳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為之 先聖沒戒門弟

子為虛墓後果遭秦始皇發冢有白兔出於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北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溝

祠壇昔 先聖沒弟子於冢前以瓴甃為壇方六尺至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始易之以石至唐以封禪石壇易之今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讀

先聖墳東十步曰二代伯魚墓又南少東十步曰三代子思墓商人尚右故也真宗幸 孔林顧問二冢子孫對以伯魚子思墓帝太息躊躇而退

駐蹕亭在 先聖二代兩墳之間真宗東封回駕幸

闕里顧問 先聖墳何在子孫引導鑿輿躬至

孔聖林奠謁畢坐於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
有古碑字多殘缺帝命詞臣拂藪辨認盤桓久之
輦路真宗幸 聖林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至

先聖墳釋奠再拜今自林前石橋直趨駐蹕亭
有輦路皆甃以石

楷木廣誌云 夫子沒弟子各持其鄉土所宜木人
植一本於墓而去冢上特多楷木楷木出 海今
林中楷木最茂間有因風摧折者人或得之 爲
手板

舊廟宅

至聖文宣王廟外三門榜即 宋仁宗御篆也三門
之後曰書樓藏賜書之樓也樓後御路東西有二
亭其東宋朝修廟碑其西唐碑次儀門內曰御
贊殿輿興年傳大父監修
輿輿素立此殿次後曰杏壇杏壇之後即
正殿殿榜乃仁宗御飛白也其後 鄆國夫人殿
殿東廡泗水侯殿西廡沂水侯殿祖殿廊西門外
齊國公殿其後 魯國太夫人殿殿後五賢堂
祖殿廊東門外曰齋廳即真宗東封回幸儒廟駐
蹕之殿奠謁待次之所也回鑿次兗州詔去其鴛
許本家為廡族人遇仲祭致齋於此遂名曰齋廳

廳廊之東門外其南客館其北客位齋廳之後齋
堂堂後宅廳孔氏接見賓客之所由客位東一門
直北曰襲封視事廳廳後恩慶堂堂乃中丞典鄉
郡日侍致政尚書公會孔氏內外親族之所徂徠
先生石介有碑以紀其事恩慶堂之西曰家廟堂
之東北隅曰雙桂堂先公仲父舊讀書於此堂皇
祐元年同賜弟故以名之諸位皆列居於 祖殿
之後并恩慶堂之東西自 祖廟并諸位所居舊
皆勅修後以諸位屋宇日廣皆自營葺矣除諸
位外 祖廟殿庭廊廡等共三百一十六間
仙人脚明昌元有異人履玄白鳥瞻拜 先聖於

廟門外竝立石上甚有喜色既去其石足跡存焉
有文曰仙人脚次年奉 勅修廟此亦

金朝崇奉

先聖修廟之應也

泰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 先聖降誕之辰前期

一日率闔族敬詣

尼山廟祭奠日方午刻俄聆

殿上當空有樂振作比金石絲竹之聲凡在一舍
間皆聞之而駭然蓋

朝廷崇奉

德感所致也

金修廟制度

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

鄆國夫人殿自皇統

大定以來建之其制猶質素至明昌初增後位城
殿殿廡皆以碧瓦爲緣外柱以石刻龍爲文其藻
拱之飾塗以青碧每位皆有閣至於欄檻簾櫳並
朱漆之齊國公位僅與正位同又朔二代三代
相殿毓聖侯殿五賢堂奎文閣之屬煨然一新與夫
廳堂黻舍門廡凡四百餘楹方之前古於此爲備
貞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兵災及本廟殿堂廊廡灰燼
什五祖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廟學正
瑋洎族人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中有群
鶴翔鳴良久而去田夫野老無不見之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九

孔氏祖庭廣記第十

廟中古碑

後漢碑四

司徒臣雒司空臣羌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

崇聖道勉。

上字磨滅 甄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五

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褒成

俟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

置百戶卒史一人與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

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

辭對故事辟雍禮夫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

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

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
愚以爲如瑛言。夫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
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欲加寵子孫敬
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置
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
如故事。臣雖臣矣。愚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
日壬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二十七
日壬寅。司徒雒司空矣。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
者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
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年

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卜守

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慶不司徒司空府壬寅詔

書為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

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為

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

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等雜試龢脩春

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

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上司

空府讚曰魏魏大聖赫赫彌章相之瑛字少

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

稽古若重規矩之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

世孫麟廉請置百戶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戶吏
舍功垂無窮於是始。

後漢鐘太尉書

永壽二年魯相顏勅復顏氏并官氏絲發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泥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
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維顏。育。
寶。制元道百玉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
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驢思嘆叩師鏡顏氏
聖舅家居魯親里并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
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絲發以
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

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丘君於是造立禮
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番洗觴觚爵鹿俎桓遵欶
禁。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杼玄汙以
注水沔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
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耀敬
咏其德尊其大人之意遠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
傳億載其文曰虜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
○元孝俱祖紫宮大一所授前閨九頭以外言教
後制百王獲麟未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
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
日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識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

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遠越紀思修造禮樂
瑚璉器用存古舊宇慤勤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
○○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汙水通。注禮器
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訖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
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旁及皇代
刊石表銘與乾輝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
窮聲垂億載

建寧元年相河南史君碑

魯相孔晨奏出王家穀祀 夫子碑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二十日巳酉魯相臣晨長史
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蒙厚恩受任忝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
弘德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享飲酒
泮宮畢復禮 孔子宅拜謁 神坐仰瞻棖桷俯
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
臣即日以奉錢脩上案食醜具以叙小節不敢空
謁臣伏念 孔子乾川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
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
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志制故作春秋以明
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儀臣以爲 素王稽古德
亞皇代雖有褒成卅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

臣伏見臨辟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爲社立稷而祀皆爲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矧乃孔子玄德煥炳光于上下而本國舊君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禋祀餘。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報稱爲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府昔在仲尼卅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

承弊遭衰黑不代倉。不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
魯養徒三千獲麟。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
諤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
定六藝象與天談。鈞河撻洛却揆未然魏魏蕩蕩
與乾比崇

魏碑二

魏黃初元年制命二十一世孫羨為崇聖侯奉家祀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
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
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
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

兼紹

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

孔子二

十一世

孫

議郎孔羨為崇聖侯以奉

孔子之祀

制詔三公曰昔

仲尼姿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

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

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

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

乃退考五代之禮修

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

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

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

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衰成之後絕而莫繼

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

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
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
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
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
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焉騁
想真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
絕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
廣大包於無方。○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
人咸和神氣烟煴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
駿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大皓遊龍以君
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爲夏后西伯

由歧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
微絕興脩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况神明之所
福作宇內之所觀欣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
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
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頌騰聲於
千載况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
未下輿而褒美 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
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純體黃虞舍夏包商降
救厚下土。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
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絕寢廟斯
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

宗聖以紹厥後脩復舊堂豐其普宇莘莘學徒爰
居爰處王教旣新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
洪聲豈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選瑞我邦家內光區
域外被荒遐殊方○○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
應期 仲尼旣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
○于億載如山之基

魏陳思王曹植詞 梁鵠書

東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延修 孔子廟碑

粵若稽古睿后欽明文思衡宰邁德丕顯九功成
事故能庸勳親賢官方式叙惟大魏徙鄴之五載

皇○興和之元年天○○咨寅寅出日寔惟濟岱宣
風敷化義屬英良以郡理思優敏實惟舊德昇朝
收民物望斯允必能絃歌鄒魯冠制廣我郡公
使持節都督兗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當州大都
督兗州刺史姓李諱珽字仲珽趙國柏仁人也其
先帝高陽○○柱史之胤左車之綿御名瑤光休
彩赫奕於上齡若水嘉祥扶疎於季葉君以資解
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叅軍仍廣諮議
叅軍事定相雖三州長史東郡汲郡恒農三郡大
守司徒左長史中散太中大夫營構都將雖兗二
州刺史所在恩○○訓在廣易地而貞馥不移君

鳳舉雲翔風期如一斯寔天懷直置妙與神同悒
然不樂思仁未深刑平惠和詎爲淳唐派葉重光之
貴氣韻優峻之奇政績緝熙之美既備於史傳與
清頌故不復詳載焉君神懷踈爽風度絕人學業
○○源並深趣操○寒枯俱秀故其竦覓部也當
未泱旬言觀孔廟肅恭致誠敬神如在遂軻車曲
增飲馬沂流周遊眺覽尚想伊人○○然有唐派
意乃命工人脩建容像 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
皆不得及門也因歷叙其才以爲四科之目生既
見從沒唐派於易辭起予者商紛淪於文誥是則
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言不聞

於耳所以雕素十

磨滅四字

其側今於

磨滅四字

奉進儒冠於諸

徒亦青矜青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舊

訓竣似還新至如廟宇疑靜靈姿嚴麗

磨滅五字

以踰七

磨滅

不能出夫道繫於人人亡則道隱斯大義以之

而乖微言以之而絕今

聖容肅穆二五成行升

素陸離

磨滅七字

微啖而。言左右若承頰而受業是以

觀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

○一隅也天誕

聖哲作民師

磨滅五字

闕里璠沫泗至於

歎鳳鳥之寂寥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

道德之不行乃正雅頌修春秋刊理六經懸諸日

月。○載之。○莫不得其。○以述作服其訓以成

身浴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
号曲阜是唯魯都雖宮觀荒毀臺池蕪沒然其廟
庭也蔚。林於九冬罩脩柯於百刃類神枯之侵
漢同梧宮之巨圍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
逐春來而風開翠葉既李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
無代不加脩繕億載以寧神君清明在躬精思
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唯營飾宣質經七
如虔。岱像崇奉玄宗敦素前七興存廢絕視民
如傷。之仁壽體士懷以幽詢任萬物以為心。
直靈津孤麗虛光獨散者。○一月之明可影百
川一人之鑒縱橫萬趣爰自刺舉未或斯同然丹

青所以圖盛迹金石所以刊不朽。不鐫珉瑤

焉述府州

唐憲

今士民等略序義目樹碑廟庭俾後

來君子知功業之若斯焉乃作頌曰二儀肇判人

倫攸舉邈邈

玄王誕茲聖

御名

祖習堯舜憲章文

武聲溢九天化潭八字祖習。窮神盡妙化。

伊何。存。同麗景搏天孤昭無異岱宗巖

巖特峭重山隱寶深霞祕暉在哀之葉自衛言歸

德生於子文實在茲彝倫禮樂尅叙書

詩歷派

灰管

流氣良木其。緬踰千祀以存恕尅諸靈意不有

伊人孰云脩置惟君體道布政優優白鳩巢室赤

雀棲樓禮罔。備智無不周器冠後哲風邁前修

既繕 孔像復立十賢誠兼岱宇懃盡重玄仰
聖儀之煥爛嘉鴻業之嬋聯長無絕兮終古永萬
億兮斯年

興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訖功

齊碑一

乾明元年隸書碑磨滅不可讀

隋碑一

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廟記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散於英華遂崩淪
於禮樂天生 大聖是日 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
無帝王之位膺期命世塞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謨

爲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東
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啓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
蹤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惟新偃伯修文
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
郡主簿嗣哲封紹聖侯皇上萬機在慮兆庶貽憂
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之
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
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修靈廟即曲
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
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
於媯滿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

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孝宣
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
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為咸陽之布衣寶南國
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
道藝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鶴之文章莫不成
誦在心借書於手金作玉条之刑法桐囚木吏之
奸情一見仍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曜時虧滿
月之明越劔潛光每動衝星之氣爰降詔書迺除
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
息抑強扶弱分富恤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
德之所感霜電無災化之所行馬牛不繫鱷魚夜

放早藪漑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嗤
龐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潛忽輕五斗之俸於
是官曹無事因園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觀泮
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虔聖道敬致明
神粉壁椒塗丹楹刻桷可謂神之所至無所不爲
振百代之嘉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鑄金石之文永
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澆俗
薄樸散淳離世道交堙仁義爭馳書士詩逸禮壞
樂虧降生大聖再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已
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
君清德遠聞温温玉潤苾苾蘭芬淵才亮美拔類

超群時逢上聖以我爲令導之以德行之以政用
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兒多字鄭奸雄竄伏
賦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
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弈圓淵方井綺窓畫壁因頌
成功遂歌美績共弊穹壤永固金石

大隋大業七年辛未歲七月甲申朔二日乙酉
濟州秀才前汝南郡主簿仲孝俊作文

孔子三十一世孫孔長名三十四世孫孔子歎
○○○

唐碑十四

大唐贈泰師魯國 孔宣公碑

秘書少監通事舍人內供奉臣崔行功奉勅撰
文

奉勅直秘書行祕省書學博士臣孫師範書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
理攸興是故雕刻爲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
若其聯語棄智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則禮
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
典墳取俊夫軒轅已謝子姒迭微步驟殊方質文
異轍及流爨起譟箕服傳詆憲章版蕩風雅淪喪
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仗柯未遠粵惟

上哲降生圯運理接化先德克造物財成教義彌
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
幽顯垂訓以霑動植自歎起臨川道窮反被西峰
琰玉幾燼蒼山東野条萊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
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聞郊裡之禮還緝跨巢脊
之逸軌邁龍鳥之遐風瞻白雲而升介丘翬蒼螭
而過沂上而令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下哀
榮方縟斯乃命為罕說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魂
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知龍蛇之蟄潛
契於天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
唯孔泰師乎泰師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有

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爲大司馬弗父
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
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泰師若
夫天命玄鳥玉筐隆其睿哲瑞啓白狼瑤臺繁其
錫類武王覆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來
林之樂茲恭喻戶臣之鼎高讓挹延吳之風令御名
昌源煥乎已遠至如象緯凝質則傳說巫咸嵩華
降神而申伯吉甫在於郊臨巨跡鬱符中野之祥
水帶丘阿遙均反宇之慶緼乾坤之精粹陶陰陽
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勛文命有喻於儀
彤子產臯陶微詳於具體孟孫言其將聖泰宰辯

其多能神關繫表性與道合時初撰履已訓魯卿
年未裘裳先窺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遵下問龍
如藏史或訪禮經碧淮長弘言詔易象曲臺相圃
廣陳揖讓之容師摯師襄屢辯興亡之極網羅六
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該至蹟陳庭矢集
懸驗遠飛季井泉開冥占幽怪新萍汎日能對於
楚賓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際微妙
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策求不可以筌蹄得及其譽
聞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鄰化諸侯
之法冬官效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展
其刑政溝疏墓道且抑季桓田歸汶陽遂凌齊景

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
留連於韶管然而高旻不惠彼日浸微起哀怨於
王風絕歸飛於鳴鳥是邗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興
憂問津匪倦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
不接雙雞之膳晏平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玉終
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
焚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
鐸之意既而在斯興感用輟棲遑狂簡斐然彌嗟
穿鑿旋駮舊館掃筵闕里杏壇居寂緇林地幽知
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所載方閱舊文睢鳩在篇
遍詳雅什河漢鞞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外

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關
厲物伯夷餒死猶可敷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
想管仲小器歎微之於征伐信立德立言泰上謂之
不朽曰仁與義前哲以之周旋覆篲爲山喻天階
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蝕以鳴謙茨嶺峒山寄言
於獨善收情風御未涉於通莊妙臻數極作侔易
簡是知縫掖迺兼濟之塗華袞非爲政之要及其
愚智齊泯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辯鳳衰東魯陪
臣奄成麟斃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寤奠楹
將萎傷其溘慮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殞石況
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

制詞永錫敷遺之誅及延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
迭遷六籍無准席閒初闋已舛微言入室且分端
乖大義秦人蛙沸遺燼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翦
元封有述殘缺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陵受
命先訪於膠庠譙郡膺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南
度泉鵝北飛鷄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交喪中原
翦覆東序南雍鞠爲茂草六樂五禮皆從燬室欽
若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勲
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寧亂集剗舟創浮芹藻之
詩先遠戎衣初卷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而
撫璇圖文明而膺寶歷夏啓挹其光北姬誦讓其

惟清化入龍沙風移鯁海金丘展畫瓊田薦賅潛
 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籀虞庠殷塾暨賓
 虬叟蓬嶺石渠朋延悖誨垂衣裳而疑想虛旒續
 以永懷至於大道浸微小康遂往羸譏紫。謬踐
 云阿劉風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間然建
 武永平業非盡善而迺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
 有孚載顛觀下之訓齊設肆類群望孝享之義益
 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逾切詔象中而徵萬玉譯
 荒外以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鷁共羽翠華遠昇結
 席虛位上帝儲祉泰壹有暉山祇傳聲海神會氣
 九皇之況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迺使朱鳥詳

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鸞鏘風過大庭以省方
掩洙上而觀執宴居莫辨祠堂巋然見馬驪於荒
墳識櫬檀於古塚歎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祀
言敷典訓廣命杼材贈以泰師式旌幽壤改製神
宇是光令德于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
乾封之元年也攝提貞歲句蒞獻節兗州都督霍
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庀徙揆日䟽閑薤遠
接泮林之舊墳削靈光之前殿徂來新甫伐喬木
而韻流嚶岱吠泗濱採怪石而喧浮磬頰紫施絢
黝黛飛文沓拱重櫺春窓秋幌陰欄積霧複閣懷
煙几仍度室席尊函文壽宮詹然粹容有穆至如

襄城有訪七聖接其駢駢汾水言遊四子真其衡
輒將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
顏子侍側似發農山之談季路承閒如興浮海之
說西華束帶尚以要賓言偃揚裘猶爲得禮避席
延其不敏捨瑟睠其幽情共列升堂齊叅觀與歲
時蘋藻復雜昌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
聿隆三善博望邀裾肅成講義發揮鎔造幽贊事
業而以周穆之觴王母尚勒西奔漢帝之展稷丘
因書東嶽遂迺思建隆碣上聞天宸言由國本理
會冲情副震宮之德聲命芸閣以紉頌玄堂闢兮
神靈優揚教思兮兩儀配煇皇綱兮融帝載堯可

履芳舜爲佩畫而明兮夜而晦于嗟業兮麗萬代
其詞曰赫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
循性稱教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佯偃草爰畫先
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尚
日新絳無聲臭厲有彝倫水火朝變憲章時革周
廟傷禾殷墟悲麥褒艷紕雅羸荷淪曠散亂記言
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賓筵恪嗣銘鼎家
承蹲龍運舛振鐸冥膺闕典攸緝斯文載興廣訓
三千徧干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
聞與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在智伊妙惟神迺幾
羊因魯觸鳥向陳飛那傳頌管編照書韋卜商承

絢顏子叅微克則不追昌亦遂往名教替發心靈
汎輝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悴造泣山隕復仰三
統昌日千齡聖期裡宗有昊展禮崇基覲宣時邁
神絨孝思絳螭承蛇翠鳳翻旗上浮龜蒙遙集鄒
魯翹勤真跡惆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斧綸賁
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楫翬翼林舒雕攏繡栢圓
井方疏泝童浴早泮鳥鳴初俎豆蠲潔丹青藹如
墨檢前蹤莊放遺轍於昭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
祠陰沉像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

上碑陰大唐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太宗文
武聖皇帝詔曰 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

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人以來
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歷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于
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
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抑惟通典可立
孔子後為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嫡子德
倫為嗣主者施行 皇帝以乾封元年正月二十
四日下詔曰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于後代化成
天地玄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 宣尼父孔丘資
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已濟俗弘道佐時
應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歎因獲麟而興
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鳩業於

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歷祇奉睿圖憲章
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
得八表又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
東巡回輿西土塗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願
爲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寔寢荒蕪餘基尚
在靈廟虛寂微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
若孔子者也微禹之嘆旣深褒崇之道宜峻可
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惟新儀刑
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
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旣承胤嗣有異常流
其子孫並宜免賦役主者施行 右皇太子弘表

稱臣聞周師東邁商間廷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
門致抱開之想况泣麟曾躅歌鳳遙芬被縟禮於
昌辰飾殊榮於窮壤者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統極
稟粹登樞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爲無事均
雨露之莫私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
靈臺所以偃伯延閣由其增絢尚齒尊賢邁鴻名
於萬古興土繼絕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
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畎會玉梁陰路指
沂川塗經闕里迴鑿駐畢式監唐禹之姿闢續疑
旒載想温良之德於是特紓宸渙贈以太師爰命
重臣申其奠醑廟堂卑陋重遣修營褒聖侯德倫

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迹濫撫軍舊烈遺塵
躬陪瞻肱雩壇相圍欣覲前聞又昔歲承恩齒胄
膠塾歷觀軒屏具到門徒想仁孝於顏曾彌深景
慕採風猷於竹帛翼啓顓蒙所以輕敢陳聞庶加
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
以前恩重茲干請竊謂 宣尼之廟重闡規摹柱
奠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挺而萃琰莫
題言猷靡暢訪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惟
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旣傾祖述勛華
三千勵其鑣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
汾川遺碣獨擅於無慙峴岫餘文孤標於曠瘞伏

見前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曾徽事資刊勒敢希
鴻澤令樹一碑徂遼海清夷。無致發山東豐稔
時踰恒歲况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
爲多許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
識昧恒規言慙通理塵黷聽覽追增悚戰勅旨依
請 維 乾 封 元 年 歲 次 景 寅 二 月 戊 戌 朔 二 日 己
亥皇帝遣司稼正卿扶餘隆以少牢之奠致祭

先聖孔宣父之靈惟神玉鉤陳貺靈開四肘之源
金鼎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岳以騰
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宣創九流
睿乃生知靈非外聳於是考三古褒一言刊典謨

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鐘鼓之音載和父子爰親
君臣以穆蕩乎渙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
至聖矣夫朕以寡德嗣膺神器式崇祗配展義云
亭感周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杼軸洙泗如抱
清瀾留連舞雩似開金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
疑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
堂宇卑陋仍令修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
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肩而爲友
聿陳菲奠用旌無朽梅曙霞梁杓春月牖德音暢
而無斲形神忽其將久儻弗昧於生前亦知榮於
身後尚饗

真主

儀鳳二年七月訖功

孔氏祖庭廣記第十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十一

開元七年 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推大抵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者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多徒合緒連禍則黃帝與聖首出群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戢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鱉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扶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郇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

若是也故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 夫子之德
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
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 夫子且沐其亭
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
不如勿運固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
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 夫子且會其文
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致則
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
以丕訓固曰經營乎三代者也意虞舜之美不必
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
而毀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

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交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借理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敷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業畢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可稱取興爲大者已我國家儒教浹寓文思戾天伸吏曹以追尊逮禮官以崇祀俟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

敦悅施於方國光復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
成侯璿之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
墜于緒或餘波明隼克揚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
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翦一則
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
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嶽歟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
拜陳齋祭首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石以爲表
克州京兆韋君元珪字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
風績休有名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賢操孤興
清節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昭
字子亮相門克開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

錄事叅軍東海徐仲連功曹咸陽蓋寡疑倉曹太
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
履玄兵曹太原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
甫恮東海于光彥主曹滎陽鄭璋叅軍事博陵崔
調扶風寶光訓河東裴璿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
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丞河
閒劉思廉主簿吳興施文尉清河晏弘楷等官序
通德儒林秀主昇堂觀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
廓經始其詞曰元天陰隲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
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沙荐虛軒黃底定
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 夫子應聘刪詩

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濟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
美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借作
元功濟古至道納來首出列聖席卷群才大名震
曜廣學天開蒸嘗不寓誦習窮垓帝念居室以
光壽宮建矣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相德斯崇
乃刊聖烈克廣休風

朝散大夫使持節渝州諸軍事守渝州刺史江
夏李邕文正議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守宋
州刺史上柱國范陽張庭珪書

大唐開元七年歲在己未十月乙酉朔十五日
己亥建

開元二十八年 文宣王廟碑曲阜縣令張之宏撰

郝邕書

天寶元年充公頌張之宏撰包文該書

貞元十四年任安謁 夫子詩

長慶元年任晚謁 先師題名

長慶三年崔濤謁 先師言

太和五年李虞題名

太和七年兗州刺史李悅謁 夫子文

會昌元年兗州刺史李玘題名

會昌六年兗州刺史高承恭題名

咸通十年兗海節度使曹翔題 先聖廟記

咸通十年魯國公修 廟記

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溫裕奏伏以禮樂

儒季教化

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弘闡文明遵尚祀

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

宣廟即 素王舊宅興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

廟宇精嚴禮物具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歉都廢

修營徒瞻數仞之墻纔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闕

於釋奠而揖讓頗紊於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

於盼饗俎豆之設嘗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

墜臣忝爲遠裔叨領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戎鎮望

闕里而無由展敬瞻 廟覓而有願興功臣今差

人賫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
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獲遂幽懇克申私誠伏
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
請無任悃迫屏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鄆
曹濮觀察使牒奉勅鄒魯故鄉俎豆遺教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温裕雖持戎律宛有家風屬兵車
之方殷飾聖門以弘教墻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
私財不煩公用綽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詔嘉獎
餘宜依。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

咸通十年九月二十八日牒咸通十一年三月

十日建

新修曲阜縣

文宣王廟記

攝鄆曹濮等州館驛巡官鄉貢進士賈防撰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 夫子三十九代孫

魯國公節鎮汶陽之三載秋霜共凜冬日均和里
閭無梓鼓之聲耆艾有袴襦之詠道已清矣政已
成矣於是瞻故鄉以徘徊想廟兒而怱悵乃謂僚
佐曰伊子聖祖寔号儒宗英靈始謝於衰周德教
方隆於大漢爰因舊宅是構靈祠粵自國朝屢加
崇飾文棖繡栴雖留藻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
摧之勢故老動淒涼之思諸生興嗟嘆之音今忝
鎮東平幸邇鄉里雖無由展敬而敢忘修營既而

飛章上陳請以私俸葺飾由是命工庀事飾舊加
新浹旬之間其功乃就門連歸德先分數仞之形
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睥容穆若更表溫恭列
侍儼然如將請益丹楹對聳還疑夢奠之時素壁
高標宛是藏書之後槐影踈而市晚杏枝暗而壇
孤不假大夫幽蘭自滿無煩太守刻草全除稷門
之舊業俄興闕里之清風再起旣可以傳芳萬古
亦可以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霸王之道言其德
也莫踰於湯武語其功也無尚於桓文墳土未乾
而丘壠已平子孫縱存而蒸嘗悉絕夫子無尺
寸之地微一旅之衆修仁義者取爲規矩肆強梁

者莫不欽崇生有厄於樓遲歿居尊於南面而樵
蘇莫採廟臬長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絕則 夫子
之道既可彰於積善魯公之德寔無愧於聿修防
目覩靈蹤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烈而難
名承命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菲才謹記
景福二年滅黃巢紀功碑

宋碑十一

太平興國八年重修兗州 文宣王廟碑銘并序
起復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制
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呂蒙正奉勅撰翰林待
詔朝散大夫少府監丞臣白崇矩奉勅書并篆

額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亦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乎我先師 夫子其無位之聖人歟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靡有爲之跡雖章禪代之風未替繇是堯舜禹湯苞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強盛干戈靡戢黔首疇依繇是 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 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萬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遑列國卒不見用得非

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
幸乎向使其位用其道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
侯兩觀之下誅其正仰墳羊躡土木之祇楛矢驗
蠻夷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
黎庶矣奚一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
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爲太
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爰因蔡以厄陳遂
自衛以返魯于是刪詩書讚易象因史記作春秋
大旨尊王者而黜霸道威亂臣而懼賊子然後損
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蕪而穢者芟而
夷之紊而亂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郭郭垂萬祀

之措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
皆識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昭焉蕩蕩
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 夫子之道乎故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如 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
惟幾不測孰能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
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
原倣擾寓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爲戰鬪之場五岳
飛塵竟以干戈爲務周雖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
我 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儒風屬在昌運我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續寶位
也以狗齊之德兼睿括之明物攬英雄之心苞括

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仁
於天下侮士取亂清大憝於域中復新右之土疆
真王匍匐而聽命伐并汾之堅壘兇豎倒戈而係
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祲氛秦壇再陟展三代之
縟禮亂則弔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
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
禮脩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慎一日躬次萬機近
甸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群生疊疊
但樂於天時萬彙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
千古躡轡百王謂皇道旣以平華夷又以寧爾乃
凝神太素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真如之理閒

則披皇墳而稽帝典奮睿藻以杼宸章拓王之能
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
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脩群祀金田之列
剝崇矣神仙之靈宇修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
加營葺闕孰甚焉况像設庠而不度堂廡陋而毀
頽觸目荒涼荆榛勿翦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
可以藏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巋然之勢傾圮窳
以民何所觀上乃鼎新規革舊制遣使星而葺事
募梓匠以俾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觀夫繚垣雲
矗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闕鑿其特起綺疏
瞰野朱檻凌虛眈眈之邃宇來風轆轤之雕甍拂

漢迴廊複殿一變惟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
度也登其筵則豆邊簠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
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衆賢以配以侑
凜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岱嶽雲斂則
重櫨疊拱丹青晃日月之光龍楠雲楣金碧焜燿
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于今爲盛
繇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明君之
作事也不爲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
世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
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祭
爲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昌

不用則士我后膺十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爲家一
之日二之日訪黎蒸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
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
絕于是睠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僅罕倫比
遂使槐市杏壇之子笕鼓篋以知歸褒衣博帶之
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耗民力時以
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興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夫
秦修阿房惟矜土木之麗楚樂章華但營耳目之
玩何同年而語耶將勒貞珉合資鴻筆臣詞慙體
要學謝大成彤庭猥廁於英翹內署繆司於綸誥
頌聖君之德業雖効游揚仰 夫子之文章誠慙

狂簡恭承睿旨謹杼銘曰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
魯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尼丘兮德鍾于天挺
生夫子兮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
肩苞聖人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糾謬
繩愆智冥造化兮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
言將聖多能兮名事正焉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
仰之彌高兮鑽之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間時
不見用兮吾道迤邐麟身非應兮反袂漣漣梁木
其壞兮歎彼逝川王爵疏封兮衮冕聯翩百世嗣
襲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后兮化泱無邊崇彼廟貌
兮其功曲全高門有閔兮虛堂八筵吉日釋菜兮

陳彼豆籩雕薨畫棋兮旦暮含煙海日一照兮金
翠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玄千乘萬騎兮轟轟
闐闐謁我新廟兮周覽踟躕肆觀群后兮岱宗之
前

景德三年勅修 文宣王廟

中書門下牒京東轉運司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兵
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欽若奏
諸道州府軍監 文宣王廟多是摧塌及其中修
蓋完葺者被句當事官員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
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為本訓民之道庠序居
先况傑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

廟貌之不嚴即典章而何貴恭以睿明繼統禮樂
方興咸秩無文徧走群望豈可泮宮遺烈教父靈
祠頗闕修崇久成廢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為置對
之司混捶撻於弦歌亂桎梏於邊豆殊非尚德有
類戲儒方大振於素風望俯頒於明制欲乞特降
勅命指揮令諸道州府軍監 文宣王廟摧毀處
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仍令曉示今後不得占射
克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負等在廟內
居止所貴時文載耀學校彌光克鞞鼓篋之聲用
洽舞雩之理候勅旨牒奉勅宜令逐路轉運司摺
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牒至准勅

故牒

景德三年二月十六日牒刑部侍郎叅知政事

馮拯尚書左丞叅知政事王旦

至聖文宣王贊并引奉勅改謚曰
製御書并篆額

若夫檢玉介丘迴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嚴
祠以爲易俗化民旣仰師於彛訓宗儒尊道宜益
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
刻鏤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
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實茂其用允
臧外中旣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章東封

幸林廟等勅扈從臣寮名姓並列于碑陰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御書院奉勅模勒

刻石

大中祥符二年賜太宗御書監書器物詔碑

兗州仙源縣至聖文宣王廟新建講學堂記

泰寧軍節度行軍司馬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

常侍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成昂撰

昂志從師學觀夫子顏幾識其門因事贊言當

會歸髣髴是生足矣假天與幸於百歲固心無吝

於一日也戊戌秋迺帝恩允臺中郎就戎典午卜

老東蒙庚子春預從御禮備負亞獻陪祭于廟

屬中有工度堂構始思賁新成俟酬宿願初匠事
云畢幾造至極比求乎一意何權畜閒年而趨無
所得豈 聖道藏密不可見乎將大權反合難為
狀也幸覽韓公愈處州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
孔子焉然以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佐享豈如
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已
下北面拜跪薦祭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又以自古
多有以功德得位而不得常祀不得位而得常祀者其祀事皆不如
孔子之盛所為有生人以來未有如 夫子者其
賢過於堯舜者韓以孟子言其效歟昂適不得已
但廣明孟意觀實賢過之言耳夫道以無用妙以

神名德涉有動率以形累 聖人有以見其本知其末以無不可以無顯必因有明以有不自於有生必待無造然有以形為局有極無以神用運無窮蓋神者無不應者也應設至微不可以有極測有者有所係者也係設至大不得與無窮稱若乃無有混融短長之相取處無窮以觀有極者窮窮則理應生變變則易故為新神行而理通雖復堯舜之應曆有期文武之卜世有數將無窮也居有極以計無窮無窮者通通則物或有矜矜則轉得為失形滯而物窮雖復天地以覆載能常日月以運行能久恐有極也大哉我 夫子貫本末以研

幾持中正而應動恍惚萬變優游一致物當萌壞
我得經緯於後先理在會通我得彌綸於終始斷
街群有用出至無豈固時來以必位叙而後伸其
道也夫故以言乎見者莫窺以言乎作者莫覩爭
者見之不得奪讓者見之不得與高之者不知其
然抑之者不知其以舉過不及者進退賢不肖者
跂俯猗歟知後之世侯一方子百里者可祭而不
可瀆刑四海化兆民者可則而不可侮為師之善
盡垂百王主善之慶永貽萬古老氏所云善建者
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言至矣杜牧
亦嘗有言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

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昂也愚敢體神而明之稱
夫子道乘變而文之為講學堂記當聖書壯哉斯堂
也棟宇崇崇戶牖空空師席斯正學人斯同淵乎
玄旨淡乎素風云誰有極極我無窮

宋景祐四年七月八日重立承奉郎守將作監主
簿孔彥輔篆額

朝賢送行詩碑

五賢堂記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知兗州兼勸農使管句
景靈宮太極觀提舉鄆濮等五州兵馬魯郡開
國賜紫金魚袋道輔撰并書姓孔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鎮地五賢所以輔聖萬
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雖廣非五
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
正道繇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 聖人與
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
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
有薄食 聖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否則 聖人
建大中之道開泰之苟 聖人之道壅則五賢迭
起而輔導之 先聖沒當戰伐世法令機祥巫祝
之弊亨楊墨之迂誕莊列之恢詭窮聖汨常三騶
孫田術勝於時則 我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

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原，俾諸子變怪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顧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圯缺。揚子惡諸子以知舛詆訾，聖人獨能懷二帝三王之迹，以譏時著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揚之力也。兩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革。文中子澄其源，兆興王之運。韓文公制其末，廣遵道之旨，致聖教益光顯。夷夏歸正道，雖諸子詭譎情惑，欲攘其法，戕其教，榛其塗，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

楊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羣
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譖其間或譏其
作經或短其脩史彼徒能毀之弗頤已之弗逮也
達者以爵位爲虛器太過者人猶嫉之况抱道德
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否無傷於
體日月雖食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
時則唐舜禹湯之爲君臯夔伊呂之爲臣功濟當
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遇道行
於後世矣亦猶歲旱則澤之益甘夕暗則燭之益
明亂則賢者益固歷代以斯爲難也孔聖之道
否而五賢振起之今五賢堙蔽振之者無聞焉道

輔道不及前括而以中正干帝皇幸不見黜而與
進異以賢者心輔於時躋於古以茲為勝矣方事
親守故國為儒者榮嘗謂伏生之徒以熒傳訓功像
設於在東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說翊大道非諸
子能致及反不及配闕孰甚焉因建堂事收五賢
所著書圖其儀叙先儒之時薦庶幾識者登是堂
觀是像覽是書肅然革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此矣
時景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重立景祐元禩道輔
自海陵遷守彭城明年更此郡為五賢建堂立
石今報政之餘侍膳之暇復得自書之爾弟將
仕郎將作監主簿彥輔篆額

致政尚書公祭 先聖文

恩慶堂記

創塑二代祖祭文

創塑三代祖祭文

手植檜文獻焚廟中古跡

金碑四

重建鄆國夫人殿記

先聖之夫人曰并官氏子孫祀於寢宮舊矣宋祥符
初旣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季未殿

國家皇統九年始以公錢修復正殿後八年又營兩
廊而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為鄆國殿之用而未給

也大定閒

天子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禮興廢墜上曠然欲以文致太平襲封公摠躍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撫白有司而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破廣為狹剗崇為庳絲是才得故時羨錢為殿費襲封公蹴然曰是規撫者豈能稱前殿為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為職顧不得以尊達雖然我其可不力乃與族祖端脩親率廟丁載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戲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貝柘中椽者以千數又與族兄播市材于費于丞凡焚櫺棋榭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一日皆榴死適可

爲楹棟之材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克瓦甍聖稅與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瑋爲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爲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襲封公得以盡其力粵十九年冬殿成奉安之日士庶咸會顛首聚觀邦人族戚更贊迭助父老嗟歎至或感泣以爲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襲封公以書走京師屬懷英爲之記懷英孺情多故末暇作也居逾年襲封公被

召至闕下未幾得以舊爵宰鄉邑將歸固索鄙文則叙其修殿本末而爲之說曰嗚呼聖人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

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
風動教化皆由此始 吾夫子出著之六經實綱
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 推尊以爲人倫之
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
靈者其奉事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
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爲教然貪
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
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侈靡僭越制度耗蠹齊
民有司者不以禁而 吾夫子之宮教化所從出
而有司乃以爲不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
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 夫子萬世之師也

今休明之代不患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
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鍛之役有以發是言君歸
其并刻之庶幾貪畏而惑於異端者知所復焉

二十一年春正月十有二日承務郎應奉翰林

文字同知制誥兼充國史院編脩官武騎尉

賜緋魚袋党懷英記并書奉政大夫中都路都

轉運支度判官驍騎尉賜緋魚袋趙天倪篆額

五十一代孫承務郎兗州曲阜縣令襲封衍聖

公管句先聖祀享武騎尉賜緋魚袋摠立石

金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同修國史上

護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党懷英奉

勅撰并書丹篆額

皇朝誕受 天命 累聖相繼平遼舉宋合天下為一家 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粵自

太祖暨子

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粹美之

主上紹休

祖宗以潤色洪業為務即位以來 留神政機革其所當革興其所當興飭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

法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歸
文明之治以爲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
箕謁先聖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夫子
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迺今遺祠
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有
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爲
錢七萬六千四百餘千詔並賜之仍命選擇
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亟成而
責以可久不期于侈而期於有制凡爲殿堂廊廡
門亭齋廚饗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叙有次像設
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于棨座欄楯簾櫳罍

恩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
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勑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
年春踰年而土木暮構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
先是羣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捏素易
之又明年而衆功皆畢固有遺制焉

上既加恩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
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
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
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賜遣使策祝以崇成之
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
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

之生所以表

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并書于右又廟有層閣以備皮書願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

示四方

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

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

今幸以諸生

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絜楹計工謹諸歲月而已乎敢竊叙上之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

之而後系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六經

以俟後聖降周訖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為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

下
流不知六藝者 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
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泐其
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
績常與時政高下洪惟

聖上以天縱之能典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
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信於 夫
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
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祠有封洒掃有戶給賜有田
禮則修矣未有如 今日之備也初廟傍得魯廢
池發取石甃以爲柱礎鉅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爲
鋪首浮漚諸飾繇是省所費錢以千 計者萬四

千有竒方復規畫爲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粵自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爲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

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睠闕里祠宇弗治矧其舊制旣隘且庠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衆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効功隘者以闕庠者以崇崇焉有制闕焉惟法即舊以新增其十八植植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

有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于世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祠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極

祝文維明昌六年歲次乙卯八月癸丑朔二十七日
已卯

上以謹遣朝列大夫知秦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祭使提舉學校常平倉事護軍富春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寶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孫即康取昭告于至聖文宣王今重儒術益尊

聖師闕里廟兒于以新之雅樂具舉饗服章施庶
幾鑿格永集繁禧

尚饗

前同云云敢昭告于 兗國公宅廟告成 神之式

燕肆頒樂服以煥聲明殊別上儀表章崇教儼惟

亞 聖作配 先師春秋二嘗祀祭百世

鄒國公祭文國家思弘文治崇禮 聖師通詔有司一新祠廟祀以
法服泰以雅音惟 公脩食是用昭告

孔聖杏壇二字碑承 旨學士党懷英篆

銘開州刺史高德裔撰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

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

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林中碑

斷碑一磨滅不可讀二代墓前

前漢碑二

居攝二年墳壇記二各為龕徑直三寸深半寸一

曰上谷府卿一曰祝其卿各十餘字在龕內

後漢碑十一

延平元年孔翊碑

永興二年婺州從事孔君德碑在 先聖祠壇前

永興二年都尉君元子孔謙碑

皇漢帝元永壽三年青龍建酉孟秋之旬。布。德

帝拜。臣曾曾玄玄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慶聖

素主受象乾坤至于周衝吳。文德叅耀。

應皇神。勿救孝外出天。徵符洞虛論。道慶

落復。天若闔門。豈精歷星宮雷動玄。

聲。震春秋既成效以獲麟功定道著慶真精

皇。河雒猶慮教。二百。經元德浸潭

孝。滋。秦漢制作萬世。力志誦受命以天意

流慶徒三千素王以下至于。聞名。耳。若

見非天挺三五。九。德慶脩慶賢慶以。

顯。以無。韓君。氏墳。思惟。之嘆念。

苗。為世敦慶廟并墓。曾玄。曾宅。

慶祭
知幾字

廟并墓

。

曾玄。

曾宅。

。

。

。

神廟堂。○舊域庫室磨滅不二輿朝。○。○。歷。○

父長承法而制以遵古常巢聖磨滅不唯深且。宅

廟悉備敬。菓磨滅不之情和其以。○。墓以磨滅不

君於磨滅不有制度國。以。壇法不磨滅不作大井

。○。○。方磨滅不以和磨滅不韓君德政磨滅不蘭芳青

雲磨滅不及孔弱惠閔。窮磨滅不飢寒磨滅不望著茂行

顛。○。○。獨。○。景。○。○。表石勒銘磨滅不漢磨滅不子子

孫磨滅不石府君諱勅字叔節。○。○。字仲則弟。○

字子臺長史李亮字。○。河南磨滅不長磨滅不東海

。○。謙字季柏河東臨汾人。○。○。府卿任城磨滅不字

。○。○。左尉趙福字。○。北海尉磨滅不字子雅漢中鄭

人丞駱景字子驥右尉。○○。子輿九江人

永壽三年韓勅修孔子墓碑

延熹七年太山都尉孔宙碑

建寧二年博陵太守孔震碑

建寧四年河東太守孔宏碑

建寧四年博陵孔彪碑

孔子十九世孫孔扶仲淵碑

博士孔君諱志碑

孔乘字敬山碑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十

十

十

百十

十

路會鹿鳴於樂崩復長幼於酬酢。○。○。稔會遭
篤病告困。○。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
月乙未。○。○。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制
窳夕不華明器不設凡百。高。○。○。述於是故
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要石勒銘示後但有彝式
其辭曰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章
貢登王室闔閭是更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及綏。○
縣。儀以康於。時雍。茲。方帥彼凶人。○。○
○。南嶽孔鑄山有夷行豐年多稔稱彼兕觥帝
賴其勲良斯是皇。○。○。乃委其榮忠告慤勤
屢省乃德恭儉。終篋篋不敕生播高譽歿。○。○

○永○不刊億載揚聲碑陰有門生故吏名

延熹七年正月庚○○

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

君諱震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然以正帥禮不爽好惡不愆○衷○○脩身踐○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而不俗郡將○其所履前後○召蓋不得○乃翻爾束帶弘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昌長疾病留宿○還○○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踰臯○喪致乎哀謹

畏。服竟還署。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灋可黜。度日恪位。所在祗肅。拜治書御史。膺臯陶之。怒九字。速。用既平。博陵太守郡阻。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以敗。劉寧張丙等。白日攻剽。家不命君下車之初。磨六字。削四凶。以勝殘。乃。爰。桓桓折馬。蠲害醜類。已彈路不拾遺。民以發號。施憲。每合天心。之所惡。不以強人。義之所欲。不以禁人。百姓樂政。而歸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還下邳。相河東大。舉此。孔君子風也。未。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大和。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代。

有實若虛固執謙儒以病辭官去位閑○以孝竭
○餘暇○彈琴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
上帝集謀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疾彌
流乃殯乃○○世○建寧四年○月辛未○○○
哀哉魂神超邁窈兮冥冥遺孤切絕于嗟想形○
○哀○念不欲○君善嘯咷靡○復○夫逝往不
可○兮○○○識○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
置易建八卦○肴繫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讚
所見于時頌慶滅九字王沛等○信好古敢詠顯○乃刊
斯石銘銘洪基貽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穆穆
孔君大聖之胄惇懿允元叡其玄秀維嶽降精誕

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恠異郡刺史日兩
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
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制
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乱
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
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
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
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
正之氣或鐘於物或鐘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
不滅烈烈然弥亘億万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

草在魯則為孔子誅少正卯刑在齊在晉為董史
筆在漢武帝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
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
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
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
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又佛老微聖
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恠蛇死妖氣
散噫天地鐘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
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
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
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

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滯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金

故贈正奉大夫襲封衍 聖公孔公墓表

至聖文宣王五十代孫諱摠字元會曾祖諱若蒙襲封奉 聖公贈朝奉郎伯祖諱端友朝奉郎直秘

閣襲封衍 聖公宋建炎二年冬祀大禮赴揚州陪
位值兵火隔絕其弟端操之子璠已襲封訖長子
拯皇統二年三月補文林郎襲封衍 聖公無嗣其
弟摠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 聖公管
句 先聖祀事公三歲而孤幼穉警悟及長力學自
強通春秋左氏尤喜韓愈詩文談論簡尺多引二
書先輩多稱譽之公職在嚴奉林廟草木居人無
敢輒犯宗族之間少長有禮人敬其勤復畏且愛
一日願瞻 鄆國天人殿私自言曰生爲子孫而
謬當其職使之隘陋如此寧不媿於心乎乃親率
佃戶携斤斧之具東之蒙山躬親指畫採伐中椽

桶者旬有餘日連車接軫以歸起西廟尼山兩處
鄆國夫人殿及大中門家廟齋廳祭祀庫計五十
餘楹彩飾圖繪畢備

朝廷聞公名召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公力辭職專
祠事不宜妨職任之不專則特授曲阜縣令未到
任歲大旱既到任甘雨三日而止稼穡益茂歲仍
大熟公精勤吏事縣署至所居住返十五餘里及
曉治縣無一日稍闕差科甚勻訴訟無滯親族有
訟即移佐官無少看向意諸村當首人舊驗物力
差當公預令定奪相次明以公文告示比至其人
已自承認交替不復更至庭下每歲夏絹九丈尺

小戶舊例合併全疋輸納隨村首目皆自斂掠公
止令依市價積筭和買使併起納盡革舊弊縣城
摧壞官計工修築公戒董役者曰慎毋圯廬舍壞
冢墓若廬舍有礙當隨地築之冢墓頽壞當以已
俸完之二者旣安吾心亦安矣其有不成葬穴無主
暴露枯骨當遣使厚葬之有碑曰叢冢邑人春冬
祀之葬畢是夜夢衆人來謝內一人稍前云嗟哉
莫雲之弗及旣寤遣人搜求又得千餘副復夢來
謝公年歷四十得數子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
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田年庚月丁日所生則
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公儉於奉已厚於賓客周惠

困窮不問家之有無娶泗水孫氏 宋副樞孫
之孫後贈魯郡太夫人又娶泗水侯氏二子長即
元措今襲封衍聖公次元紘業進士後封魯郡太
夫人女一人適兗州宣武韓昺公享年五十三終
奉直大夫以子貴贈正奉大夫嗚呼 孔子之澤
及於無窮

國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又豈止五十傳哉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同修國史
上護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
伯戶致仕党懷英撰書丹并篆額

中奉大夫同知集賢院事兼翰林修撰同知制

誥史公奕補亡

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

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
祀來時不能挈負 祖庭廣記印板今
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

壬寅年五月 望日

門生 曹國王恕 重校

門生 冀州伊莘 重校



此光聖五十一代孫龍封衍聖公元楷夢澤所編前
載元聖八年四十六代孫宗翰家譜舊引宣和六年四
十七代孫傳祖庭雜記舊序家譜與雜記本各自
為書夢澤始合為一復增益門類冠以圖象并載
舊碑全文因祖庭之名而改稱廣祀蓋仙源之文獻
至是始備書成於金正大四年丁亥張左丞行信為之
序鐫版而京此則蒙古壬寅年元楷歸闕里後至
雕之本也壬寅為元太宗六皇后稱制之年金之
亡已十載矣蒙古未有年号但以干支紀歲在宗

則為淳祐二年也此書世無傳本茲於何夢
華齋見之紙墨古雅字畫精審予所見金元
槧本未有若是之完美者向嘗據漢宋元石刻證
聖妃當為祥官氏今檢此書并官氏集見未有作并
字者自明人刻家語妄改為并沿謬到今莫能更
正讀此益信元和舊刻之可寶嘉慶六年歲
在辛酉五月五日庚辰嘉定錢大昕題



嘉慶六年四月十日孫步衍堂觀

跋二

此記正大四年詔力一行宮樓奉旨資政續編
銜名金元列銜多左行也重裝時宜移其半頁
於前合之年自四月廿三日觀於何夢華三
吾鴻景齋中因題記長生羅中添

甲治
稽觀

嘉慶甲戌五月廿七日七十三老人吳中島敬觀



余往閱讀書敏求記始知牧翁所亟

稱者有東家雜記祖庭廣記諸書然

遵王皆以為未見既後葉九來假得宋槧

本東家雜記繕寫遂著于錄若祖庭廣

記仍無有也余收書郡故家得宋槧本東

家雜記自謂所收較遵王為勝惟祖庭

廣記僅從素王事記見其摘錄數條仍

以未見全書為憾今夏五月余自都門歸

錢唐何夢華示新自山東曲阜攜書為

僑寓于吳中何固孔氏塔也其奩贈中
有元板孔氏祖庭傳記五冊裝潢古雅籤題
似元人書因出以相示余詫為驚人祕笈
蓋數年來所願見而不得者一旦見之已
屬幸事乃夢華稔知宋槧本東家雜
記已在余處謂此書是兩美之合爰割
爰投贈之書之日適夢華將返杭余贈以
行資卅金今向後士禮居中如獲雙璧玉
矣余檢萊竹堂書有孔子實錄五冊文

淵閣書目有孔子實錄一冊伏讀

跋四

四庫全書提要類

傳記

存目有云孔氏實錄

一卷永樂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末一條云

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

皇帝聖旨于南京特取龍衣封孔元措

令赴闕里奉祀

案元措以金瓶奉祀

存龍封衍聖公此書或即

元措所撰歟今取記是書與之悉合方

悟向來藏書目所云孔子實錄孔氏實

錄即此孔氏祖庭廣記也特所記冊

數卷者數多字異不同或有完缺之異
亦余於古書因緣巧合往往類是向此書
之得雖導之不以遜余之創獲即敢不
詳述原委以志余幸此書裱托過厚圖
畫皆遭俗手補壞因損裝重脩織悉
皆還舊時面目首冊次序紊亂各以原
注小號順之結銜一葉舊分兩半葉離
明佳木夫已正其誤今以合之錢少詹之題
跋孫觀察之看款皆於此華時乞題
今悉存其舊他日當并東家稊記求

幸楫先生作摠跋俾兩書並藏文宣事
迹繁然大備乎今日儒者可以改具考覽
後人可以舉名籍紀載缺如之憾東澗
老石得而此云議已
嘉慶歲在辛酉季秋月己未日黃丕烈識

跋
五

書中顏玉涇行小影謂聖德最真昨同年
友張子和送戴山書院未嘗得宣和聖
像贈余石刻之与板本纖毫無二蓋信祖庭
廣記為得真也東家雜記首列杏壇因說
下附琴歌一首反疑後人偽托遵王二作疑信參

事法有以夫

美圖天識



咸豐七年四月辛巳昭文邵淵耀敬
觀近得燕園鈔本據以校勘正訛甚
多知元繫之致足珍也



四部叢刊續編史部

漢丞相諸葛
忠武侯傳

上海涵芬樓景印吳
興劉氏嘉業堂藏宗
刊本原書版高二十
一公分寬十七公分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廣漢張

氏

撰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蚤孤從父玄依
劉表亮從玄來荊州元死遂家于南陽隆中
幼與潁川徐庶元直及石廣元孟公威游學
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
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
也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鄉欲還亮
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消搖而

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牀下而德公亦稱之爲卧龍沔南名士黃承彥謂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時人爲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建安十二年左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左將軍於新野左將軍深器之庶

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左
將軍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左將軍遂詣亮凡三
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
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
識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則不已也
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
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
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非惟天
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

五作作

二

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
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
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
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
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
著於四海揔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
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

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
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
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
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曰善於是
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
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
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琮長子琦不自安
問亮以計亮不對它日獨與升高樓撒梯而
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
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

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左將軍曰攻琮荆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荆人多歸之眾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

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

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

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并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群下推左將軍爲荊州牧治公安孫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往見之亮以爲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既歸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亮關羽等留荊璋命左將軍擊張魯十七年返兵擊璋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

趙雲等泝江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左將軍會圍成都平左將軍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群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亮佐益州政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

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
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
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而知榮
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左
將軍領兵向漢中亮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左
將軍嘗急調兵亮以問蜀部從事楊洪洪曰漢
中益之咽喉今日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調
兵何疑亮乃表洪爲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
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洪初爲李平
功曹及平遷掾爲守洪已爲蜀郡洪門下

書佐何祇有才智舉郡吏數年拔守廣漢時
洪猶在蜀郡也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
類如此二十一年曹操爲魏王二十二年操
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
操兵於漢中亮帥群下上左將軍爲漢中王
表聞漢帝時孫權稱藩於操遂襲殺關羽取
荊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誅劉封封本寇
氏之子王至荊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之後
與孟達守上庸關羽呼封達自助不肯往後
與達忿爭達叛降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

凶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故勸王正其罪而
誅之是歲冬曹丕篡立改元黃初明年傳聞
漢帝被弑漢中王發喪制服群下請稱尊號
王未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
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
午即皇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爲丞相錄尚書
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
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
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
明天下君其勗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禘祭

高皇帝以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帝不豫三年春召亮會永安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戒敕太子且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奉遺詔太子即位于成都改元建興封武鄉

侯又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亮發教
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慮廣忠益也若遠
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失違覆而得中猶棄
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
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
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
之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初
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
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
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

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
嘗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簿胡濟
也自昭烈駐永安具人懼有後圖復來請和
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權有異計尚書鄧芝見
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申具好亮
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
誰亮曰即使君也白遣芝往孫權悅通好如
初■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
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以秦宓
爲別駕王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譙周爲勸

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
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輦閉戶不出
及亮辟置輦而致之既至力求去亮於座與
書曰曹丕篡弒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
也欲與群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丕方大
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閉境勸農
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
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
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微乃留亮
更薦爲諫議大夫先是益州郡渠帥雍闓殺

太守而附吳吳以闔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
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闔不能進
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太守朱褒越雋
夷王高定皆應闔亮以新遭大喪亦撫而未
討閉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歆等抵亮
諷使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略
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
四十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滯不在衆寡軍
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
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

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春始率衆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守伉永昌太守並封亭侯進兵越雋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闔餘衆以拒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旣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虺人不復反矣遂至滇

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加夷

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又更

廢殺之罪自知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

不亦可乎迺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為官屬

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

亮世夷不復反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

武以俟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

立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姦

人懷自厲強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

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
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
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
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
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
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內
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
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
下無主則我帝命墮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睿
之德光續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

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建位易
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
不墜于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
統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
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
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
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
財授方任能以叅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
欲奮劔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殞
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

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
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
授之以旌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
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
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強衆跨州
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
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
賊効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
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卹災
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

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
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
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
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
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
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
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小
大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
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
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此前世之明

驗也若其沉迷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
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帥吊其
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
朕意焉亮命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辟尹
默來敏爲軍祭酒霍弋姚弋等皆入幕府並
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
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
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長
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爲不然
且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亮奏以爲亂政廢爲

庶民徙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辯深
惟根本至對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
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
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正之士忘
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
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

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小大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

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効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

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
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
之任也願陛下付臣以討賊興復之効不効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
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
陽亮以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
運於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爲

亮言叛人王冲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未必不爾亮復以書遺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群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魏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

以西可定也亮以爲不如從坦道平取爲正
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爲
疑兵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軍郿亮身
率大衆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
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響震群臣
莫知計所出魏主睿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
馬步五萬拒亮初越嶺太守馬謖才器過人
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爲亮言
攻心爲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曰馬謖言
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爲不然以謖爲參軍

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謾督諸
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
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
用遂大爲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
持收合諸營遺棄而還亮屯去謾數里徐行
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收謾下獄戮以
謝衆爲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
琬後詣漢中問亮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
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
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

何用討賊耶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

黃蘗等兵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不至重

傷

賜雲位號旌賞

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寇將

軍封亭侯上疏自列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

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

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

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郵事多闇春秋

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

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

師衆才五萬或勸亮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

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能不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為倉掾使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亮以孫權破曹

休魏兵東下上疏曰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
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
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
臣而不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
偏全於蜀郡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

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
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
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
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
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
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
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
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
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
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

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
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
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
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
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羗散騎武騎一
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
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
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
疲而事不可息則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

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
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
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
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
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
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
之明所能逆睹也遂出散關急攻陳倉魏遣
曹真救陳倉張郃繼之曹亮糧盡引去魏將王
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亮遣

將軍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
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退遁遂拔二郡蜀
人皆以賀亮亮愀然曰晉天之下莫非漢民
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
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詔策亮
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
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
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羗興復二郡威震
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
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

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吳孫權僭
稱尊號其群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爲
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
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
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
深便將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
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
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
者孝文甲詞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通
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

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
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
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
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
高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
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
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
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
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徙
府營於南山下原山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

於成固八年夏魏使大司馬曹真由斜谷率諸將數道並進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與真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前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平後事會天大雨餘月棧道斷絕魏主叡令真等引師退亮使司馬懿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于陽谿是歲亮遷蔣琬爲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琰託志忠雅將與吾共贊王業者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以林牛流

馬及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軻
比能比能至北地石城應亮魏曹真有疾魏
主叡請司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
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
之三月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
悉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
淮曜等徵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
上邽東懿斂兵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隨
亮至鹵城又登山掘管不肯戰其下謂懿曰
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

月使郤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寨中道向
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陣番兵適交
叅佐俱言賊衆彊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
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
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
臨征難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是去者願留
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使魏延高翔吳班
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
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亮
與戰又敗之射殺郃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

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糧
運不繼平遣參軍報亮未還亮承以退平聞
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
帝謂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筆書疏
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篡
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
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焉平子豐時爲亮幕
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契漢
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
思負一意君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

初平嘗與亮勸受錫進爵亮報之曰吾本東
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討
賊未效知己未荅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豈
其義乎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
升可也亮自是歲冬以連年出師息民休葢
勸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郿門三年而後用之
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
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
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
之功所至管壘井竈園溷藩籬障塞皆應繩

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
豔過於丁寧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
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
校簿書主簿楊顥直入諫以爲疲神碎務亮
謝之及顥死爲之泣涕三日十二年二月亮
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
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于渭水之南據武
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
每患糧運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
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

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遺
巾幘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杖節
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
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
餘日會秋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
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
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
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
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

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文偉即費禕也初
琬爲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
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
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
願加察乃解禕爲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群僚
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特
命禕同載衆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
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疾病授長史楊儀
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墜于
營中亮薨年五十四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

人往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旆鳴鼓
若將北向者懿復引退不敢逼儀得結陳去
入谷而後發哀秦人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
仲達懿按行亮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
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
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
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
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
建殊功於季漢叅伊周之巨勲如何不乎事
臨垂克遘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

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
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侯初亮
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
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
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
下訖如其言亮爲相十四年昭烈及後主即
位才兩赦或言大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惠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
益於治亮所廢李平常冀得自補復聞亮薨策後

人不能發憤死廖立亦垂涕歎曰吾終爲左
枉矣亮旣没吏民歌思不忘多請爲亮立廟
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
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成都後主不
聽步兵校尉習隆等表曰亮德範邇遐勳蓋
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
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
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
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
聖懷所以爲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

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
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
是始從之時亮薨二十有八年矣亮作八務
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
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開府
作牧權制計筭南征北出綜覈訓厲貴和傳
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名篇之目又作八陣
圖蓋黃帝太公丘井法人莫曉也亮駕馭諸
將曲盡其情昭烈嘗命黃忠爲後將軍亮曰
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超張

飛親見其功尚可喻旨羽遙聞之將不悅昭
烈不聽頃之策羽為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
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
延楊儀皆小人之難養者且不相能然延驍
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
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沒乃舉兵相
圖以死亮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
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
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曰亮之
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

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表暉稱之曰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樊建稱之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亮子瞻嗣爵

廣漢郡張拭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

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三
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猶未
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
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
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
幼讀書獨觀大畧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曾
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卧隆中不求聞
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

於草廬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
身許之昭烈與侯相周旋一以道義而志勢
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
盛也侯恢復規摹先務爲根本之計方建興
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
軍旅將發拳拳之憂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
復曲折專以官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賢
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
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侯之
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

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其聞
過惟恐不及見善若出諸已用人各盡其器
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斬之
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既被廢放沒齒懷德
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河南惟賢是
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
家之所有僅足子弟衣食之奉及其既沒內
無餘帛外無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
者其正大之體豈不具哉侯之事後主小心
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為權

彼懷姦稔逆竊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明而
謂侯敵哉侯之規摹至使耕者雜於渭濱而
軍無私焉輿圖之復已恢恢然在目矣不
幸薨謝匪大數然歟或謂侯勸昭烈取荊州
爲不義不知劉琮旣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固
魏之荊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
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
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掃禽亂賊直餘事
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
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爲拔出者而猶未免

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與者耶然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微消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闡而不章幸雜見於他傳及裴松之所注因哀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實其妄載非實者則刪之庶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

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
年號爲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予
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
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其傳者之誤故不
復云

予旣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
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爲後主寫申韓
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伯業
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亦美矣而予
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

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深意矣然侯曾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時有萬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可得而理方曹氏篡竊之際孰爲天下之大綱乎其惟誅賊以復漢室而已侯旣以身從帝室之英胄不顧強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渝管樂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率天下明尊王之義協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之

時必能正名定國撫其民人爲天吏而討有罪以一天下之心其肯趨一時之近効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爲功莫大乎是其心度與侯絕相遼邈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拔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見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等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侯在草廬一見昭烈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侯之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爲己任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則天下諸侯內懷它圖者吾固

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也歷觀諸國劉氏不能守荆益是誠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荆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伐之則夫誰敢不服然昭烈之爲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操荆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有未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譎計取之予知侯於此時蓋亦有龜勉不得已焉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大

義榛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
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
故予推明其本心證以平生大節而削史之
說有近於霸術者區區妄意扶正息邪而不
自知其過也然侯之於學爲未足者柰何知
有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爲未盡未能盡其
心則於天下之事物有所不能徧該而以一
貫之也故昭烈譎取劉璋於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之道終爲有媿侯當此時處之亦有未
盡焉若夫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冊所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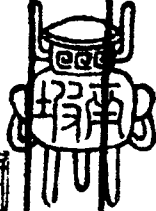
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

昭烈之喪冢宰所贊者乃固謬之

其學之未至歟然則當斷之曰若

大而學未至者也故備列於此以

講焉



紹興陸忠
惠即出家

增補
卷之三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京氏
世家





此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冊計三十三番宋刻精妙裝
潢古雅吾郡文三橋藏書也茲從武林購歸與明刻本
練川志並得索白金八兩去余友陶蕙樾實玉成之練
川志雖明刻然破損不堪觸手無暇裝潢此冊稍有蠹
眼紙或脫釐命工整理之加以緝面俱然觸手如新
矣余讀書錄解題見此書入于傳記而述古堂書目
亦載之近則罕有傳今刻此宋刻當是侍講初雕
登諸所見古書錄中不誠為吉光片羽乎

庚申冬季

美園黃丕烈



甲戌初秋有裝潢工人送鋪首以青紙五十六文買得破書一冊
內棟上舊鈔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冊持以質余余
竊藏宋刻勘之疑亦一本蓋行款既不同而字句間有改易
此所擠入字鈔皆無之或舊鈔法未修今古也遂用別帛

校其異至此命有破損全補字可據以校其誤而未全補
者更可據補白謂書有未刻竟廢舊鈔也 漢若祀
單表以書世忽八十年矣



跋

是書向少傳本四庫未著於錄阮文達以影宋寫本進呈其提要謂前後出師表與今所傳字句間有異同必有古書足據云云陸存齋亦以影宋寫本刊入十萬卷樓叢書取校是刻頗多未合其歧異之字則是本多係剗版擠補疑此爲已修之本而陸氏則從未修之本傳錄修補諸字義自較勝陸本頗多訛誤或當時讎校偶疏然是本末葉四行缺十九字卻賴陸本補完是則藏書者固當新舊並蓄歟海鹽張元濟

校勘記

葉次

行次

本書

十萬卷樓本

一

前四

元死

元作玄

前六

每晨夜從容

夜作起

前九

逍遙而耕隴畝

稍長躬耕隴畝

後十

見左將軍於新野

野作序

五

前九

留守荊州

無守字

後八

可以弘濟

可作當

六

前六

亮以問蜀部從事

無從事二字

楊洪

前十

洪已爲蜀郡

墨丁作巴字

八

前三

曠闕損失

失作矣

後八 通好如初■亮引 墨丁作初字

一時名士

九 後一 雍闓殺太守而附 附作降

吳

十 前八 今直易勝耳 耳作矣

後二 父兄死喪 死作犯

後三四 又吏累有廢殺之 無此十九字

罪自知數重留外

人終不相信

十一 前一 弘毅忠壯 弘作宏

後二 大軍北出 北作此

奮戈先驅 戈作伐

十三

前二

他如詔書令律

他作也

前七

今姚椽並存

椽作椽

後二

臨發上疏

無臨發二字

十四

後三

躬耕南陽

耕下有於字

十六

前九

臨終謂亮曰

無亮字

十七

前三

貶雲位號

無此四字

後三

若不能然者

無能字

後四

但勤攻吾之闕

勤作動

後六

於是考徵勞

於是作是以

二十

前一

亮遣將軍陳戒

戒作式

前二

亮次建威

威作武

二十一

前五

彼高當分裂其土

高作上

前八 不得盡西此之為 此作北

利

後五 大雨餘月 餘作踰

後十 以木牛運木牛流 無上三字運作制

馬

二十二 前一 皆亮所制也 無此五字

後九 至木門 全作之

二十三 前十 君推心從事 無君字

後六 益勸農講武 無勸字

二十四 後六 亮有疾日侵密表 侵下有劇字

帝

後九 更來求決耳 來作在

後十 所問者公琰其宜 無者字其作者

也

二十五

前八

皆稱賢相云

無相字

後四

懿按行亮營壘

無營字

二十六

前三

薄田五十頃子弟

頃下有須字

衣食

前八

或言大惜赦者

大作太

前十

常冀得自補復

無上三字有當字

二十七

後一

尙可喻旨

喻作俞

二十九

前二

與侯相周旋

與侯之相交

前三

無纖芥形迹

無猜疑之迹

前四

方建輿初

方作至

前六

拳拳之憂

憂作心

後九

豈不具哉

具作宜

三十

後四

與夫燭微消患

與夫燭照數計

三十一

前四

意其傳者之誤

其作是

三十二

前三

而自以為功

自作目

前七

故於手寫申韓等

上三字作可比其

書

前八

一見昭烈

規時度勢

前十

內懷它圖者

它作異

後二

劉氏不能守荆益

無荆字

三十三

後一

以日易月下空白

有後世之大失也而

七字

後二 乃固謬之下空白 有禮茲可見四字

後三 當斷之曰若下空 有侯者體正四字

白

後四 故備列於此以下 有與朋友共四字

空白